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 第十七號



Vol. XXVI, No. 17. September, 10, 1929 民國十八年九月十日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稿簡章

一　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或介紹外國學說而附加意見其文體不拘文言白話均所歡迎

二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　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敘明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五　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預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致薄酬如下

（甲）每篇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乙）酌酬書券或本雜誌

（丙）尤有關係之稿特別從優議酬

七　投稿揭載後其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數目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八　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九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　投稿者請寄上海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東方雜誌社收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十日初版

編輯者　錢智修

發行者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印刷所　東方雜誌社　上海閘北寶山路五百三十八號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大書坊

廣告價目表

等第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地位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圖表中及首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正文中 正文後
全面	六十元	四十八元	四十元	三十二元
半面		二十八元	二十四元	十八元
四分之一			十四元	十一元半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價表

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　每冊定價一角三分半　郵費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書價連郵費 國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
全年	廿四	三元	四元六角
半年	十二	一元五角五分	二元三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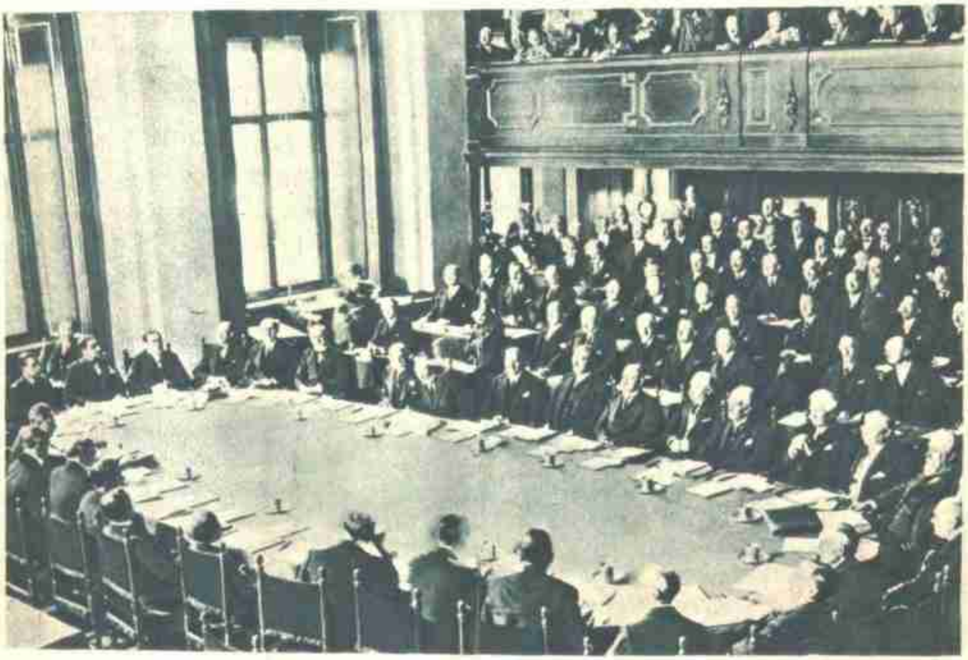
新疆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海牙賠償會議



海牙會議開會時之情形



海牙會議閉幕時之情形

（右方立而讀議定書者為英代表漢德森）

海牙賠償會議之各國代表（一）











上右爲英國外長漢德森夫婦，上左爲法首相兼外長白里安，中圖正中爲德外長斯德萊斯曼，下右爲比首相爵斯派（左）及外長海門斯，下左爲意國代表團，左立者即意財長馬斯可尼。

海牙賠償會議之各國代表（二）







上右爲英國財長斯諾登夫婦斯諾登即在大會中激烈反對揚格計畫中之分配辦法者也。上左爲法國財長謝隆〔右一〕下圖爲德代表團，自左至右第二人爲德財長希爾福定

一九二九年國際聯盟大會之中國代表團



前列自右至左第二人爲蔣作賓，第三人爲高魯，第五人爲伍朝樞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八年九月十日發行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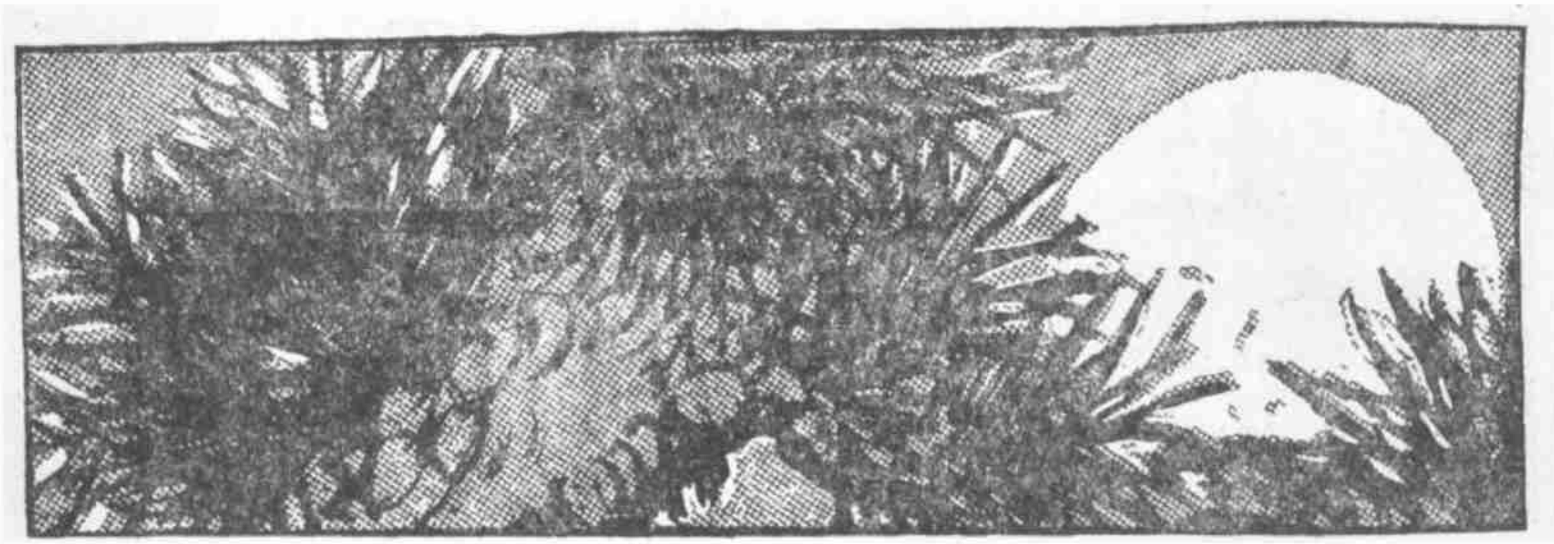
海牙賠償會議……二幅
海牙會議之各國代表……八幅
一九二九年國際聯盟大會之中國代表團……一幅

國際

最近撤廢領判權的交涉……大同（一）
第十二次國際勞工大會的經過……育幹（三）
英德法比間議定「萊茵撤兵協定」……頌華（七）
海牙賠償會議的經過……幼雄（九）
海牙會議的前夜（巴黎通信）……愈之（一三）
海上法權問題與愛麥郎案（美國通信）……張培均（二二）
中國市制概觀……顧敦鍒（三三）

世界論壇

蘇聯軍備論……Y. Danilov（四三）



蘇俄的前途……L. Trotzky（四九）

蘇俄的新危機……F. A. Mackenzie（五三）

蘇俄的「絲芬克司」……加卜倫（五九）

現代哲學鳥瞰……張東蓀（六五）

桓寬鹽鐵論經濟學說今解……唐慶增（七九）

新語林

歐洲大陸上的間諜案……哲生（九一）

中亞細亞考古探險者斯坦因……哲生（九四）

蕭伯訥箴工黨黨員……頌華（九七）

關於愛因斯坦……湯德衡（九八）

滔基——有聲影片的流行問題……微知（一〇一）

■箸的使用……盈（一〇三）

瓶花（小說）……鶴君（一〇五）

■愛迪生老當益壯之言……哲（一一三）

復讐以上（劇本）（菊池寬著）……胡宜閑譯（一一五）

附錄

中比間關於比國交還天津比國租界協定……（一三三）

已嫁女子追溯繼承財產施行細則……（一三四）

時事日誌……（一三五）



最近撤廢領判權的交涉

自從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第一次撤廢領判權的照會正式送交五國政府以後，民間對於此事的呼聲，也便高唱入雲。因此六月間日內瓦國際勞工大會以及八月中阿姆斯德丹的國際商會大會，我國代表都曾提出廢除領判權的議案，以徵求各國代表的同情。但國際勞工大會各國的代表大都以為大會僅能處置社會及勞工問題，該案涉及政治問題，無法受理，以致毫無結果。至國際商會中，則來者非實業領袖，卽政府要人，對於該案尤無同情的表示，故亦以三十五票的少數又致失敗。

我們再據外交部最近發表的五國覆牒原文看，更可以知道她們仍多推諉延宕之詞，而誤解之處亦復不少。現在摘錄幾段英美法三國復牒中的原文於後，以見她們態度的一斑。

英國覆照稱：「甚願與中國政府會同調查治外法權之通盤問題，以便審視現時於此項路程中可為若何之更進步驟。惟本國政府查採用泰西法理國律典籍之頒佈，乃祇在向來所有關於外人在華居住各項特別管理辦法可能概行放棄無虞以前，應行完成全部工作中之一部分而已。且諒此種革新法律事項，欲使其生效而能切於實用，則不但秉政者必須對於泰西法理，有明悉及贊許之態，卽大衆人民亦必同一明悉而贊許之。……既欲維持通商口岸制度，則輒須存有一種治外法權制，乃為當然聯帶者也。」

美國照會稱：「因本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民所持之友誼，及意中欲早日放棄其領事裁判權，對於此全個事件，一向注意，尤注意於該報告書發表後貴國實行其建議之進步。本國政府對於貴照會中所稱，現正努力採取歐西法律原則，表示充分之欽佩。但本國政府如不開誠指明上述建議尚未由貴國實際施行，又現下貴國尚未有獨立中國法院制度，

超出外界勢力能充分對於華洋訴訟案件公允裁判，則敝政府對於在貴國之僑民似有缺乏誠意及正直並玩視其責職。本國政府以為除非上述建議之履行比較今茲更多進步本國人民不能平安在貴國居住與營業，其財產亦不能不受領事法庭之充分保護。……本國政府如獲貴國政府之贊同，卽願參加談判，以便設法逐漸放棄治外法權，或在指定之區域內，或以特種法權為標準或於其兩項兼顧並籌。』

法國照會稱：『將來改良司法成功實行之後，外人在全中國之居住權，置不動產權，營業權，既為拋棄治外法權之當然對待辦法，能使法人之在中國者，與華人之在法國者，享受同等之權利。』

據這幾國的書面答覆看來，雖然骨子裏是不願放棄自己利益，但表面上總是推諉有詞。綜核起來的藉口約有四端：（一）中國司法制度未臻完美；（二）通商口岸僑居制度的存在；（三）必須履行法權調查會之建議；（四）採取逐漸遞減主義。

關於第一點，中國法典除新刑法早經公布外，民商兩種法典，也早在立法院起草之中，公布之期，諒必不遠。王外長也曾在新訂各條約中累次聲明『在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或是日以前，頒布民法商法。』至法院及監獄的改良則以近年來新式法院的增加，或監獄的改造，也已有不少的努力。至於第二點外人居住，祇限於通商口岸，乃為當時外人享有領判權的自然結果；如果領判權銷滅之後，中國自當按照條約酌量情形，開放內地，許外人以貿易往來，卽有限制亦將照各項規章及國際私法通例而行，此在中比、中意等條約內，早有聲明，故也不成問題。至謂實行法權會建議諸項，則以數年前之調查眼光，以批判現在革新之時局，顯屬不當。至美照會末段稱遞減主義的辦法，現據國際電訊：有謂第一步放棄內地領判權，第二步放棄各商埠無租界之處；最後則將外人居留最多處，亦放棄之。這種枝節的辦法，徒然引起後日的糾紛和麻煩，在我國一方面應當堅決拒絕以謀一勞永逸之計。

故在外交部第二次答復法美兩國文內聲稱：『貴國政府應知自該報告書（卽法權會報告書）完成以後，中國國內情形已有極大之變更，而政治與司法之氣象更煥然一新。如以一九二六年內報告書內所載各節以判斷中國現在之法律及司法行政之情狀，其對於國民政府堅定之政策，不能得到公平之見解，不待言也！吾人於此可回憶貴國政府對於土耳其放棄特權時之情形，中國司法制度，較之土耳其廢約時之司法制度絕無不及之處。貴國政府既知土耳其人民本其合理之願望，在強有力政府領導之下，能於短時期內，完成偉大事業，遂有先見之明，毅然放棄其與在中國相同之特權。所有貴國人民在土耳其之生命財產，卒得到充分及適宜之保護。夫貴國政府對於土耳其之司法問題，既已毫無疑慮，予以公平之解決而得圓滿之結果，則其對於中國之領判權，必將以同樣的友好及同情的精神解決，當無疑問。中國政府近已與其他數國簽訂條約，議訂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廢棄領事裁判權，諒已為貴國政府所深悉。』

文中數引土耳其以相比擬，其實土國當時確還不及中國遠甚她是有教條而無法典的國家。但洛桑會議中，經土代表力爭撤底解決，始得恢復國權不少舉凡昔日外人用以侵害土國國權的各種法制，如領事裁判權譯員出席權，以及混合裁判所等，均經完全廢止。以後幾年間，土政府積極改良司法，一面遍設新式法庭，一切制度悉仿歐美各國，卽監獄之類，也改良不少。其新式法典在八個月的短時間內公布者有民，刑，商三部法典。一方面我們覺得土國的革新精神非常可佩；同時也覺得中國今後監獄的改良，司法的促進，亦更加重要，這是國人所應格外努力的。

最近我國代表伍朝樞在本屆國際聯盟議會，提議實行盟約第十九條，以修改不適用之條約等。現據國際電訊所傳，反對這種提議者雖有法日兩國代表，但結果議會設立之司法委員會，卒將這項提議正式列為議案而通過，則將來第十九條雖不能加以修正，然至少限度，當亦可使之發生相當的效力。因為聯盟會倘能依照第十九條原文規定，實行忠告同盟員從事於修改不適用的條約，則就國際公法立場論，於中國也平添一種強有力的依據。

在外代表的努力，很能激起國人興奮之感。但徵諸現在外交當局的態度，往往使人感覺有宣傳多於工作之弊。中俄問題且不論，吾人廢止領判權的期望，究竟能否實現，恐亦還是一個疑問。其最令人不解的，便是外交當局處置舊約業已失效諸國僑民的一事。在去年國民政府的宣言，既已表示一律以無約國僑民之待遇，對待舊約期滿各國人民。何以為時不久，忽又有翻變前議之說？倘使此說果確，則不啻將領事裁判權的特殊權利，復一度給予舊約期滿的國家，而使其僑民依舊不受中國法律的支配，則其結果豈不將使撤廢領判權的希望，不能很快的遂到嗎？

領判權的不應存在，無待煩言。我國為顧全國際信義起見，對於撤廢領判權一事，向締約尚未滿期諸國，出以一種協商的態度，已是萬分遷就。至於期滿各國的不訂新約，卽照無約國例待遇，實屬事之當然。惟據九月二十五日國新社所傳華盛頓電訊有謂：

「此間盛傳中國政府，計劃於新年將中美商約中之領事裁判權條款，逕行廢除。美國務院對於此事，若果經實行，將發生何種結果，不願妄加懸揣，而據普通一班人之意見，則卽使中國果實行廢除領判權，一時亦決不致強使發生實效，祇須觀中國對日本之手腕，雖將中日條約廢除，而日本仍繼續享有其領判權。」

在外國方面，倘都有這種不幸的解釋，也只好怪我們尚未用堅決的手腕。自外交部將第二次照會發出後，各國對此問題消息沈沈，大約她們尚在觀望中吧！（大同）

第十二次國際勞工大會的經過

本年六月間在瑞士日內瓦所開的第十二次國際勞工大會，成績之佳，為自來所未有，中國政府和勞工都有代表參加，尤其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因就這次會議經過情形略述如下。

不過在敍述這次的會議情形以前，我們當先知道國際勞工大會的組織和其性質。原來國際勞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只是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一部份。國際勞工組織係由巴黎和會於一九一九年設立，和國際聯盟的設立為同時，其任務則在議決各種國際勞工法規，求各會員國的批准和實施。國際勞工大會是每年開常會一次，由各會員國派代表參加。照和約所規定，凡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同時也就是國際勞動組織的會員國；每一會員團須派代表四人，兩個代表政府，一個代表工人，一個代表雇主，不過都要政府選派就是了。這一點我們覺得有點滑稽，似的因為勞工代表而須政府指派，多少總要遷就政府的一點意思，才能夠入選的；中國一向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國，照規約所定，本來也就是國際勞工組織的會員國；不過從前北京政府所派的代表，只是每年派政府代表二人，卻沒有派雇主和勞工代表；這次卻於政府代表之外，還有做過農工廳長的勞工代表，雖說不能眞正代表勞動團體，比較從前，總不能不算大有進步了。

這次勞工大會參加的國家共五十國，較之一九二五年第七次大會和一九二八年第十一次大會之為四十六國者，還要多四國，可謂破歷來的新紀錄。代表人數，共達一百六十一名，內中政府代表八十八名，雇主代表三十七名，勞工代表三十六名，眞要算是極一時之盛了。我國政府所派政府方面代表為朱懋澄，蕭繼榮，其顧問為富綱侯；雇主方面代表為陳光甫，其顧問為夏奇峯；勞工方面代表為馬超俊，其顧問為王人麟。就中勞工方面的代表馬超俊，其代表資格曾為巴黎國民黨總支部等機關提出抗議，大會以之交付資格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主席適為我國政府代表朱懋澄，當為極力疏解，才算不生問題。

大會開幕的日期，自本年五月三十日起，繼續開會到六月二十一日止，所以這次會議實議了不少的案件。大會開幕時，首由國際勞工局理事院（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Governing body 即國際勞工組織之另外兩種主要機關）院長方丹致歡迎詞，並將該局一年來最重要的工作及本屆大會所討論各問題及所應辦事項略為伸說；又對於我國這次遣派「完全代表」（即政府，雇主，工人三方面代表俱全）亦特為報告稱頌，認為國民政府的新精神。詞畢，便開始選舉職員，當即選出德國政府代表前勞工部長勃郞斯為主席，由主席勃郞斯演說「新勞動政策的意義」。其大意謂以前各國所有的勞工事業，僅知如何救濟已失業或受傷之工人；目下各國的勞工事業則大半已由救濟時期而入於預防時期，如制定勞工法，保護童工女工，注重公衆衛生，這都是正本清源的計劃，而為勞動界和一般社會謀幸福的。這種社會政策起初或僅涉理想或只施行於一國；可是現在因有國際勞工組織

為之宣傳介紹，差不多要普及於全世界了。末尾他又說此後各國對於勞工行政除執行工廠法，注重工場檢查，工人保險，及工人居住問題外，尤應提倡設立工場委員會，以圖產業的憲法之實現。蓋他以為工場委員會實為消弭勞資糾紛，發展勞資合作一種最好的組織咧。我們由這一點也可看出現時國際勞工組織的精神所在了。

在國際勞工大會中，各國所提出來的議案很為不少，現在可就中國和其他各國的重要提案分別說明於下。

先就中國來說。我國代表在這次大會中，倒提出很有關係國權的三大議案：

（一）一件是外人在華工廠應服從中國執行勞工法案。該案係由我國政府代表提出，其大意謂一國之工商業，自應服從其政府之勞工行政；倘僑居於該國之外人及其工商業置身於該國行政範圍之外，為該國勞動法所不及，則此國家萬難實行其勞工法於其領土內之任何工商業。又謂外資工商業雖不服從所在地國家之勞工行政，同時仍雇用無數所在地的工人，實隱剝奪此等工人由其政府依法所予之保障。照第一次勞工大會在華盛頓集議時所派之「特別國委員會」曾感覺在中國有上述之困難，而國際勞工大會有力謀解決之必要。其報告書中之辦法，並經該屆大會所接收。是以本屆大會僅催促各會員國，凡其人民在他國享有領事裁判權或同樣之權利以致侵害該國之行政統一的，須放棄這項特權。又各會員國並須訓令其在外僑民，及其工商業服從並遵守僑居國之勞工法，並守僑居國勞工行政的節制。

（二）第二件議案是外人在華招工應先得政府的許可案。這也是我國政府代表提出。其所以提出此案的理由，係因第一次勞工大會在華盛頓會議時，曾通過建議案，規定凡甲國欲在乙國招募工人赴甲國工作時，須先得乙國政府之同意，方得進行。而會員國中有批准上述建議案者，不獨不盡其責任，且有執外行動者。是以本屆大會特請國際勞工局理事院調查該項建議案之現狀及其施行情形報告於下屆大會。

（三）最後還有一項議案，是僑外華工應與所在國工人同受平等待遇案。這案是我國勞工代表馬超俊提出。其要旨謂：國際勞工大會感得和約第十三章及其他有關係條約所有對於保護僑工之重要，及欲使第一次勞工大會在華盛頓所通過關於僑工在各國應互受平等待遇之建議案發生完全效力，特請各國注意設法使無論在其領土內海陸上工作之有色工人與其本國工人享受平等待遇；並請國際勞動局理事部設法使上述問題列入一九三〇年之國勞大會議程。

我們就以上幾項議案看來，我國所提出的不過都是根據國際勞工大會過去已有的動議而謀設法使之實現；這在中國方面，並不算什麼

奢望；卻不料參加大會的各國代表，對於第一案起初頗多疑慮，當由我國代表極力宣傳解釋，然在提案審查委員會開會審及我國提案時，法政府代表對於取銷領判權一層仍堅決反對，謂涉及政治大會無權受理。後幸得國際勞工局長多瑪氏（Thomas）之贊助得提交大會，而法代表仍激烈反對；當即由我國代表登台聲辯，略謂：

第一次勞工大會已有成案，對於處理中國特殊問題，且已提出辦法兩種：一種全在在華外資工廠自動行使中國勞動法，一種則將外人之監督及監察權交由中國政府執行；十年以來此種議案毫未執行。中國勞工受不平等的待遇一如往昔，現時國民政府力求改善，一面積極制定勞動法，一面由勞工行政着手督促指導勞資雙方以期早收實效。乃僑華外人因享有領事裁判權不遵守中國勞工法，不受中國勞工行政機關之監督及指導，以致國民政府之政策不能貫澈，而中國工人的生活不能改善，這實在是對於中國和世界的生產業都有妨害的。現在中國對於國勞大會最低限度只希望十年前的議案得以實現，即按照華會所提第二辦法，由中國政府實施勞工行政於外資工商業，一如其施於本國工商業。則勞工行政統一以後，中國也就可以批准公約，謀世界勞資之共同進步了。

我國代表對於上項提案加以解釋聲辯後，會場代表若德國和其他弱小國家差不多都是贊成中國提案的；可是在中國想保有特權的國家，若英日等國，其代表卻都與法代表同一口吻，說是「事涉政治，不便贊成。」因之凡受三國的運動或畏懼三國的政策的都消極棄權，於付表決時不置可否，致大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該案遂擱淺。至於其他兩案因對於各國比較無重大利害關係，僅於審查會中有所討論略加文字上的修正，便由全體大會通過。

以上所說只是關於我國方面的提案；實則此外尚有其他重要問題，亦為吾人所當注意的，如下列所述：

（一）豫防工業危險問題。大會當即通過兩項建議：（甲）為防止工業危險內分三部：一，規定用科學方法研究發生工業危險的原因及其防止方法；二，研究有利害關係者如政府雇主勞工三方之合作方法；三，確定防止工業危險之立法原則。（乙）為規定防止動力機危險的責任。結果不僅承認僱主之責任，裝置動力機者也應有責任。

（二）防止商船裝卸貨物危險問題。關於這案，我國在該專組出席的富君力爭應將內河商船裝卸貨物危險問題亦包含在內，並應取公約方式；蓋因我國內河航權外人亦得分享，而商船之裝卸貨物者大半均係外資，若不取公約方式，將內河商船包括在內，則對於我國碼頭工人之危險就會沒有保障，結果也就照這主張通過。這總也算是於我國頗有關係的一件事。

此外尚有關於強制勞動在各國殖民地國家之廢止問題，和薪水工

作人員勞動工作時間之規定問題，在這次大會中也曾激起激烈的辯論，惟都沒有什麼結果，恐怕要等到明年大會方可有所決定。至於另外尙有審査國際勞工局失業報告，討論議事細則及修改公約草案問題和討論國際勞工局長常年報告等事，因太瑣碎，這裏似無須詳述了。（育幹）

英德法比間議定「萊茵撤兵協定」

德法間極難解決的萊茵撤兵問題，現在居然因有萊茵撤兵協定的成立而解決了。萊茵撤兵協定的成立，可算是德國外交上的一種成功，亦可算是英國工黨內閣對於德法的外交政策的勝利。這事於歐洲國際政治的前途很有影響，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自從大戰以來，德國外交上最重要而最難於解決的問題，舉其大者而言，約有三個：第一是賠款總額問題和萊茵撤兵問題；第二是德奧合併問題；第三是德國的東疆問題（即德國與波蘭間的上西里西亞問題。）這三個問題之中，就德國全國的目光看來，其最感切膚之痛，最需要提前解決的便是第一個問題。為了這個問題，德外長斯德萊斯曼不知已嘔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口實，但在以前總是勞而少功。現在他於外交上得到了英國工黨內閣的助力，使那萊茵撤兵問題得到一個相當的解決，不得謂非他外交上的勝利。（關於賠償問題的解決，請參看本欄後面所載海牙賠償會議的經過一文。）

萊茵地在戰後本為英法比三國的兵隊所共同佔領。那佔領地分三個地帶：第一佔領地帶是在北部，佔領的年限是五年；第二佔領地帶是在中部，佔領的年限是十年；第三佔領地帶是在南部，佔領的年限是十五年。第一佔領地帶的駐軍早已於一九二六年一月撤去，所以已經不成問題。所成為問題的就是三國撤去第二及第三佔領地帶的軍隊的時間問題。按凡爾賽和約第四三一條的規定，在未滿十五年以前，德國若能遵照和約，完全履行賠償義務時，則佔領萊茵地的軍隊立即撤退。所以德國每當履行條約，盡其賠償義務的時候，她的外交當局總是要求三國將佔領萊茵地的軍隊從速撤退。但是法國方面總謂德國尙未完全履行其賠償的義務，撤兵尙非其時，故德國方面的要求總是不得實現。英國雖有容納德國的要求的可能，但在保守黨內閣時代，英取親法的政策，不但並不逼迫法國撤兵，且恐英國若單獨撤兵，適足以助長法人在萊茵地的勢力，釀成糾紛的局面，故對於萊茵問題，總是維持現狀而已。如今工黨內閣崛起，對於萊茵問題，一反前內閣因循敷衍的辦法，始則表示單獨撤兵，繼又與法比德議定萊茵撤兵協定，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將從來很難解決的萊茵問題解決，實在可算是最近英國對於德法兩國外交上的勝利了。

照凡爾賽和約四三一條的規定，萊茵撤兵問題與德國賠償問題有聯帶的關係，上面已經說過了。但英國正式表示單獨撤兵的意思，乃是

在賠償問題解決之前。蓋在八月十九日英外相韓德森（A. Henderson）已在海牙賠償會議特設的政治委員會會議席上聲明：「不論本會議成功與否，英國將於九月中開始撤退萊茵地駐軍。」其後韓氏又屢與法比代表磋商這事。到了八月二十九日果然得到了德法比三國熟議的結果，訂定萊茵撤兵協定。其要點如下：

一、萊茵地的撤兵從九月開始；

二、英比二國之軍隊全部撤回；在第二佔領地帶之法軍於三個月內撤完。

三、在第三佔領地帶之法國軍隊，俟德法二國之國會批准賠償協定並於楊格計畫開始實施後立即實行撤回。但法軍的撤回至遲到明年六月三十日總須開始。

又從前本來有一種提議，謂第二第三佔領地帶內，俟軍隊撤退後即設立特別管理委員會，支配該地。此項提議現在已於萊茵撤兵協定成立時打銷了。這於德國當然又是很有利益的。

據最近的消息，駐在萊茵佔領地帶的英軍已經分批撤回。雖據九月十七日國民社柏林電訊，謂：維斯巴登地方的英軍撤回後法軍即將乘虛而入，德京得此消息甚爲驚駭。但據翌日國民社維斯巴登電訊云：「萊茵英軍正照預定計畫撤退，而法軍當局在第二佔領區內，聞亦已準備就緒，於本星期內開始撤兵，大約至十月底，所有一萬法軍可望撤盡。據官報宣稱，原駐柯白林茲之萊茵軍總司令於撤兵後，將率法兵若干作爲衞隊，移駐維斯巴登。至前傳英軍撤去後，將法兵數團入駐此間之說，法方竭力否認。」照上面所述的協定的要點和萊茵地最近的情形看來，可知第二佔領地帶的撤兵現已不成問題，而在第三佔領地帶法軍的撤回，最遲至明年六月亦有實現的希望了。

萊茵撤兵問題得此解決，英德之間從此可以格外親善了。據九月二十四日路透社柏林電云「發起已久之英德協會現已成立，英方主席爲李定爵士，德方主席爲前總理古諾博士。此會目的在增進兩國間的友誼及兩國人民間之更密切了解。」英德邦交已經較前更形親密，於此可見一斑了。

至於德法的邦交，在我們旁觀者看來，諒亦可以因此漸入佳境，這於法國不爲無益。惟法國極右派的人，總不免要以茵萊撤兵協定的成立，爲法方的失着。其實德國久已表示過一種意思，若欲德國盡賠償的義務，須以萊茵地撤兵爲條件。至於法國則今因對英對美的戰債關係，非使德國從早承認賠償總額，不足以維持其財政金融的常態，加之英國對於萊茵撤兵問題又顯然左袒德國，局勢至此，法國的承允撤兵，自於法國前途較爲有利。故白里安與英德比議定萊茵撤兵協定，我們以爲非但不是他的失着，而且正足以因此顯出他有隨機應變爲法國謀福利的手腕。

更就德國方面說，萊茵撤兵協定的成立，固可算是德國外交上的一種成功，但德國極右派的人卻一面非常渴望萊茵撤兵的實現，一面則

以為若同時承認了鉅大的賠償總額，德國犧牲太大得不償失，外交當局未免不智。惟就我們的觀察而論，這種見解實在是完全錯誤的。何以故呢？蓋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之下，德國在事實上非盡賠償的義務不可。德國既然在那裏盡其不得不盡的賠償義務，則規定一個賠償總額，總比不規定總額，反使他國得有予取予求的機會，較為有利。以定出一個比較上於德國稍稍有利的賠償的總額為代價，換到一個從來不易解決的萊茵撤兵問題的解決，正如俗語所謂「一箭雙鵰」，於德國十分有利。在這種地方，我們可以看出德外長斯德萊斯曼氏手段確是不凡。況且德國於萊茵撤兵問題解決後，又可從容設法再解決第二第三以及其他重要的對外的問題，於其外交上尤有莫大的便宜。所以德國極右派的人若謂斯氏不智，我們以為未免太冤枉了他了。

德國外交上所以有此成功，究其原因，殊不能不歸功於其內政的穩定，經濟狀況的進步，國際地位的增高，外交當局有一貫的政策，民族有百折不撓的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其全國上下的都能自強不息。假使德國於戰後沒有以上的情形，莫說英國決不來助成其萊茵撤兵問題的解決，即使想幫助，恐亦愛莫能助吧。說到這裏，我們再舉目看看我們中國領土內的租界以及東北與西南邊境方面的情形，卻不禁忽忽若有所失了！（頌華）

海牙賠償會議的經過

所謂最後解決賠償問題的楊格案，只不過專家所擬具的解決方案而已，正式的採用與政治的解決，是必須由關係各國再派代表開一次賠償本會議而後決定。此次會議的召集在專家會議終了後，即由各國加以考慮。而德國外相斯德萊斯曼也曾於六月中旬訪問巴黎與白里安密商。最初關於會議的時期有主張在七月的，也有主張在八月的。但一因法國在會議召集前必須批准對美戰債協定，而下院對於該項協定形勢極為紛糾，二因楊格案中關於設立國際銀行的法規及其他法律手續尚未完妥，三則會議地點亦未定實，所以日期一層，至早須在八月中旬。後以英國的提議，定於八月五日舉行。

會議的地點問題，法德二國均主張在中立國，而英國則以工黨內閣方正成立，首相及閣僚不能遠離，希望在倫敦召集。但法國因鑑於賠償會議中己國正陷於孤軍獨鬬之形勢，若在倫敦開會，則工黨政府的態度，或更將不利於己，所以堅主在中立國。其後經雙方交涉之結果，才決定在大陸上擇一近於倫敦之地點，作為會議地點，乃定為荷蘭的海牙。

會議既於八月六日在海牙上院議廳開幕，各國參加代表及隨員等約計一千人。英國財政大臣斯諾登，法國首相白里安，財長謝隆，德國外長斯德萊斯曼，財長希爾法亭等均親自出席。開會之初，白里安，斯德萊斯曼，斯諾登，皆有演講，不必多說。自六日午後至七日午後，開祕密會議討論一般事項，決定分設財政政治二大委員會，同時並進。財政委員會討論楊格案，以參加十二國中各派委員二人組成，舉比國財長烏多爾

爲議長。政治委員會討論萊茵撤兵問題，由六大國各派委員二人組成，以英國外長漢特遜爲議長。自八月八日起分頭開始討論。因此我們也分頭來敘述。

本屆會議自開會日起，直至二十八日，會議形勢，無時無刻不在停頓決裂的危機中。而其主要原因則在於英國不滿意於楊格案的分配賠款辦法。八月六日開秘密會議時，英代表斯諾登卽爲反對楊格案的論調。他說英國贊成楊格案所定之賠款總額，但反對將該總額分爲二部卽一爲附有可延期支付之條件部分，一爲無條件支付部分。因此分類，法意二國得較先前之道斯案受多額的賠款，而日本，南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及美國則較道斯案所得爲少。英國則只能得到與美國在戰時中所受取的公債同額之數量而已。他又說明英國不贊成楊格案的主要點在於：

一、照楊格案英國將較道斯案受二百五十萬鎊的損失。（道斯案規定英國受取年金爲二萬萬七千五百萬元，而照楊格案則減至二萬萬四千零五十萬元。其中除去自治領土所應得，則只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元，至英國每年應付美債爲三萬萬七千萬元，故不足額一萬萬九十萬元，須由德國賠款以外設法。惟法國每年應償還英國一萬萬二千五百萬元，意國應還四千萬元，兩共只有一萬萬六千五百萬元，因此英國每年缺少二千五百萬元卽二百五十萬鎊）

二、英國已付美債二萬萬鎊，但照楊格案的規定，則英國所得自協約國之金額，連此數都不及，亦未可知。

三、德國賠款年金之無條件部分，英國除外。

英國主張這樣反案，法德意三國自然提出反對，而六小國當初似亦有反對楊格案之意，但後與債權國的法國成立了諒解，沒有異論，惟有葡萄牙羅馬尼亞二代表則對於英國主張略表贊同。

此問題自八日起在財政委員會審議，英國要求設立一小委員會由財政專家組成，審議楊格案所規定之賠款分配方法，而德代表除外。但法意代表先後反對，以爲分配協定推翻，則全案歸於無效。比首相亦主張楊格案爲不可分。會議無由進行，乃宣告休會，而改爲私人商議以謀打開局面。十日復開，英國代表仍堅執其主張，並由商部大臣格萊姆說明楊格案中物品賠償之項目，於英國最爲不利。斯諾登且於法國反駁之下，聲明已爲財臣大臣，不能空費時間，逗留海牙，言中更帶有譏笑法國財長謝隆之處，以此引起法國的抗議。其後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各次會議，均屬英國的爭辯，與法意的說明，並沒有解決的方案。那時聽說美國專家摩根氏前來調停，也足見會議形勢的不良了。

但是在會議休會的時候，各國代表常有非正式的會合，法意比日四國協議之後，乃于十六日用書面說明楊格案，並提出妥協案於英國。內容爲

一、英國受取賠款年金的數額自一千七百萬馬克，增至三千八百

四十萬馬克。

二、國際銀行設立於倫敦。

三、物資賠償的條項有所改正，由德國收取石炭的各國，對於英國的要求有所讓步。

然而英國以該案所定之額，尚較英國所要求之四千八百萬馬克少至一千萬馬克之巨，立卽拒絕接受，於是十七日的會議又復延期。此後各國雖努力發見妥協點，如組織小委員會審議英國要求，或由日本荷蘭招請斯諾登白里安，設法斡旋，而會議仍無甚進展。至二十二日法意比德日五國代表經終日協議之結果，決定法意比三國減少其收入，德國則略加犧牲，藉以騰出若干金額，迎合英國的主張。其數約當英國要求額的六成。卽以此意傳達英代表。但英國代表仍不予接受。一方德國亦以該案將比楊格原案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五百萬馬克，亦不願承受，這是二十六日以前的情形。

照此形勢以推，則本屆會議的決裂，幾屬難於避免。二十七日的六國會議，形勢極爲緊張，法德二國代表的演說均帶悲觀的論調，以爲會議決裂，不幸孰甚。但這時英國則聲明並非故事爲難，要求三國提出最後的提案。於是三國爲避免會議決裂計，復行協議，再設法騰出七百四十萬馬克，於夜間會議中將提案通告英國，至此英國似有允諾之意，翌二十八日晨，英國與各國的意見乃成立協調。

但是德國代表卻對於上述五國的提案，有難加承認之意，要求延緩回答。自此英法的論辯，一轉而爲英德的論辯。惟德國方面在此屆會議中，其最重視之點，實爲萊茵撤兵問題，若此問題的解決能於德國有利，則此外問題略有讓步，亦所甘願。幸而那時討論萊茵問題的政治委員會已對於萊茵撤兵問題有解決的方法，（詳後）最後關於九月一日後之駐兵費一層，亦減至六千萬馬克而由德國與占領國分擔。其後英國又允許拋棄其無條件賠款年金中五百萬馬克的要求，對於實物賠償一層，意政府亦允許在後三年內國營鐵道每年需要百萬噸的石炭由英國購買。於是與會各國意見一致，三十日午前的會議，便由英法意比德日六國全權代表署名於議定書。是日財政委員會又計算各國所分配的賠款成數，並處理其他殘留事件。該委員會的事務，因以終了。

一方政治委員會亦自八日起開始討論，在開議當初，法國白里安與德國斯德萊斯曼頗有激烈的論辯。白里安主張萊茵撤兵，須候楊格案實施以後，更提議設立軍事專家的小委員會，討議撤兵準備事項。斯德萊斯曼則反對賠償與撤兵二事之相關聯。但結果卒於次日決定設立一軍事委員會討論萊茵撤兵事務，同時又決定實地調査及和解委員會設置問題委托國際聯盟的法律委員會辦理。

在財政委員會停頓的時候，政治委員會也有同樣的情形。因爲軍事分科委員會中意見分歧，莫衷一是。於是以英代表的提議，該項問題由直接關係國英法德比四國作非正式的商議，自十三日開始。

此項非正式協議經過了若干次以後，德代表與英德比之代表間終

於在八月二十九日意見一致，撤兵一層定有辦法。至其協定要點已見另文茲不贅述。

政治委員會既於八月二十九日意見一致，財政委員會亦於三十日結束其工作，故八月三十一日乃開最後的本會議將各委員會所報告的議定書一起可決。惟因此項議定書尚非最後決定，故僅由議長及會議事務總長簽字，會議便宣告閉幕。

這次海牙會議，既把楊格案通過，又前次專家會議成為問題的德國對比馬克紙幣賠償辦法亦於七月十三日由德比議定簽字。則楊格案的實施已可決定。於是賠償問題終算又告了一個段落了。可是這只能說是一個段落，還不能說最後解決。何以故呢？蓋楊格案雖較道斯計畫稍為具體，連賠款總額也決定了。但他用以決定總額和支付年金的標準，是仍還就着各國對美的戰債的。各國每年還美的債款，須要多少，德國的賠款年金也就要多少。換一句話說，舊協約國所得自德國的賠款，除了少數款項以外，大部分是要用以還美債的。德國賠款無異專還美債，不過多轉一次帳罷了。此後長長的六十二年，年年要支出巨大的賠款，德國能嗎？這在德國自己固不必說，便是協約國，便是美國，也不敢斷言。如其不能，則除非美國輕減其戰債，協約國必得仍向德國壓迫。如其在這期間以內，德國國力恢復，也許會完全推翻前案的。

在德國未完全繳清賠款之前，世界實常蘊蓄着一種危機，這就是歐洲各國對美的怨恨。因為德國無力償付，英法各國決不怨德國，而怨美國的不肯輕減戰債。德國受英法壓迫，亦決不怨英法，而怨美國的不肯輕減戰債。因此英法德三國有對美施張共同戰線的可能。又何況歐洲各國目下本苦於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壓迫，最近歐洲聯邦說的哄傳，不就是這種形勢的表現嗎？我說賠償問題現在雖得告一個段落，卻不是最後解決，其原因便在於此。（幼雄）





海牙會議的前夜

愈之

東方的外交風波——大戰的清理——楊氏計畫——歐美資本主義爭霸戰——歐洲合衆國——賠償及戰債的解決——海牙會議的形勢——萊茵撤兵——工黨內閣的難關——法國過渡內閣成立

在七月的中旬，東方的天空遮滿了黑雲，彷彿狂風暴雨將來的樣子。歐洲的報紙都用大字登載中俄絕交的消息，傳聞中東路交通完全斷絕，黑龍江兩岸已經開火，兩國的軍隊向邊界發動。因中東路事件而引起亞洲兩大國的戰爭，因中俄戰爭而牽動其他強國，造成國際的大混戰，在當時一般人都視爲十分可能了。但是過了一星期以後，報紙的論調漸漸緩和了，東方的消息漸漸靜寂了，天色轉成晴朗，陣雨不會降下。現在中俄的直接談判雖還未開始，但戰爭的空氣已不像本月中旬那樣的緊張。有的說這是美國務卿史丁孫法外長白里安調停之力，有的說這是開洛公約——這個公約到本月二十四日已正式調印發生效力了——的功效，有的說是因爲中俄兩國都不願輕啓戰端的緣故。

這些推測都是對的，但也可以說都不對。中俄兩個當事國固然都不想開戰，但要是國際的一般局勢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時，即使當事國家，本無開戰的動機，也會無意識地釀成巨變的，歷史上這種例子正多着。這次中俄戰爭之未暴發，只因爲目前還未到戰爭時機的緣故。我們應該明白目前國際資本主義的脈管密密地佈滿了全世界，一髮牽動全局，局部的小戰爭在現在已不可能。現代的國際戰爭一定是牽動大部分的國家的。現在呢，大部分的國家都還不會想到要戰爭，所以不會容許二個國家間發生局部的戰爭。換句話說，就是戰爭還未到時機，所以不會發生。反之如到了那個時機時，斯丁孫，白里安斷沒有阻止戰爭的能力，就是一百個非戰條約也是無濟於事的。

＊ ＊ ＊

何以說是未到戰爭的時機呢？這是因爲上一次世界大戰的一盤總

帳還未清理，卽使要再來一次，也得等到算清陳帳後纔能動手。在現在卻還是太早。原來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爭的代價是一千七百萬條命和無量數的金錢。「寃有頭，債有主」這一句話是只有一半眞理。這一千七百萬條命的寃是無處伸了，這無量數的戰費卻非算清不可，一個銅子也不能馬虎。大戰告終後已有十一年了，而這批戰費還是沒有算清。這第一因爲數目太大了：大戰的各國戰費，德國的賠款，協約國間的戰債用平常的數字已不夠說明，都得用天文學上的數字——計算恆星距離的數字——來計算了；第二是因爲債主和債戶太多，關係太複雜，所以不是一時所能算清。直到近幾個月來，大戰這一篇「倒帳，」纔算清理的有一個眉目。本年的巴黎專家委員會編造了一篇總清帳，看了這篇總清帳，這個糾纏不清的賠款與戰債問題纔有清理的希望。最近各國內閣國會的爭辯，以及本月初將在海牙召集的國際會議，都只是爲了這「大戰的清理」(Liquidation of the War)。

說到「清理，」就和平常商業中對於倒閉商店的清理帳目一個樣子，在商業上一個小商店倒閉了，宣告清理，並不是十分繁複的事。但要是一家資本極大交易極廣的商店，商店因做投機交易突然倒閉下來，情形就不同了。這家商店倒閉的影響，使與此商店直接或間接有往來的各商店及金融機關，都受牽累，信用動搖，金融停滯，引起市面恐慌，這是常有的事。在這時候，必須經過一番「清理，」把債務者的財產拍賣，依折扣付還各債權者，金融信用方能恢復，市面方能平定。

在我們這年頭，一切只是商業而已，政治外交都不過是交易買賣。上次大戰更是一宗極大的投機交易。這次投機交易的失敗者當然是德國，德國須付給協約國以交易中所短折的數目，卽所謂賠款。但協約國是大部分借了美國資本作交易的，所以對德爲債權國，而對美則爲債務國。德國這家大商店倒閉後，對協約國的債務不能清還，則協約國對美的債務也不能償還。因此不但德國的金融信用破產，協約國的金融信用也發生動搖。金融流通是靠信用的。在國際的金融界信用既完全動搖，則一切的投資都因而停頓，金庫閉鎖，資本過剩的無法放款，缺乏資本的無從借款，這便造成了國際的「市面恐慌。」這便是大戰所造成的果。所謂楊格氏計畫（Plan Young）的目的，便是要把這篇陳年倒帳理清，使信用從新恢復，「市面」從復振興。

我們都知道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德國的賠款是按照道斯計畫支付的。所謂道斯計畫就是由債權人聯合監督德國的財政及鐵道工業收入，儘德國的支付能力，收取賠款。此種計畫是解決賠款問題的第一步。自從道斯計畫實行以後，德國賠款雖能按期交付，但整個的「清理」問題卻依然未曾解決。這是因爲道斯計畫不曾規定德國賠款的總數及付款年限，所以協約國間相互的戰債因無確實的保證，仍無法解決。例如法國負欠英美的戰債，雖訂了償還的條約，仍不能在國會通過。所以國際的金融仍在不定的紛亂狀態中。換句話說，就是戰爭仍未清理結束。到了今年二月，列強依據去年九月日內瓦的決議，在巴黎組織賠

償問題專家委員會，由德，法，英，日，比，美六國銀行界所推出的專家十四人，負全責研究賠償及戰債的實際情形，擬成解決的計畫。中間因賠償數目的爭執，會議雖幾陷於破裂，但後來意見漸歸一致，到了六月七日編成全部報告書。因專家委員會的主席是美國阿文、楊格 （Owen Young），所以此計畫又稱爲「楊格計畫」。

楊格計畫是用了什麼方法來淸理這一篇糊塗帳呢？大概地說來，有兩個特點：第一是規定了德國繳付賠款的總數及分年付還的數目及年限。第二是設立一個國際淸算銀行（Banque des règlements internationaux）。

楊格計畫所規定的德國賠款總額爲三八，〇一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約合我國一百九十萬萬零八百六十萬元）以前已付過的不計。償付的時間共計五十九年，卽從一九二九年起至一九八八年止。此項賠款分給法，英，意，比，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希臘，葡萄牙，日本，波蘭，美國等十一國，其分配數額則依照斯巴(Spa)會議所規定的比例攤派，約計法國得百分之五十，英國得百分之二十，意大利得百分之十，比利時得百分之五·八，其餘各國分得百分之一五。這個賠款的數額是依據道斯計畫實施的結果及德國財政及工業的實在情況而規定的。在付款的五十九年中最初的三十七年付款數目較鉅，以後的二十二年則逐漸減少。此外得酌量德國的財政及工業情形，准其將賠款的一部分在短期內暫時延付。這樣把德國應付賠款的總數規定了。這個分年攤付的數目適和英法兩國付還美國戰債的數目相應。法比收得賠款除付還欠英美債款外，尙夠充作修復戰地的費用。因此英法付還美債，再不會全無着落。不但賠償問題解決，協約國間的戰債問題也得到解決了。

但楊格計畫最可注意的地方却在於第二點，卽國際淸算銀行的設立。這個銀行是完全國際的，超政治的，實爲破天荒的國際金融機關。牠的職務在一方面爲代各債權國收取德國分年交付的賠款，分別過戶轉帳，在另一方面則謀國際金融的流通。就經濟方面說，這個國際銀行有三種重要的功用：第一是維持各國貨幣兌價的平衡；因爲每年由德國付還英，法，由英法付還美國的現款數目極大，每次付帳時，不免使國際匯兌率大受影響，通貨價値驟然漲落，所以必須有一個國際銀行設法調劑，方免引起金融的擾亂。第二是謀金貨購買力的平衡；金貨的購買力因各國金的供給量的不同而大相懸殊；現金缺乏的國家，貨幣兌價較低，所以購買力大；現金過剩的國家，貨幣兌價較高，所以購買力小；在國際貿易上，後者往往較前者處不利的形勢；德國賠款及協約國間的債務，數額甚大，當交割時，容易引起現金市面的變動，因而使商業受重大影響；現在有了這個國際銀行，可以隨時調劑，使金的購買力不至有大漲落。第三，是債票的商品化，這是國際銀行最重要的任務，也是楊格計畫最主要的目的；因爲德國賠款的數額及年限既固定了，便可由國際銀行負責經理，以德政府未到期的賠款作擔保，發行債票，向各國交易所發售，藉以吸收各國過剩的資本。大戰以後，因歐洲金融信用未

回復，資本到處充斥，利息甚低。現在有了國際銀行的債票，可用高利率把歐洲美洲的大宗過剩資本吸收，向缺乏資本的國家——例如東歐中歐的新興國，東方的中國——輸出。此等國家向因缺乏資本的緣故，農工及交通事業不能發展，人民購買力甚爲薄弱，現在有這大批資金的灌漑，不難於數年內繁榮滋長，變成最富饒的國際市場，因此西歐及美洲的工業貨品銷路必大爲增加。換句話說，此後國際市面將因此而大見生色。

所以楊格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消極方面可掃除戰爭所造成的工商業障礙，在積極的方面則謀國際資本主義的穩定及向前發展。我們知道大戰造成各國資本主義的對立衝突，但衝突的結果，則於資本主義本身感到不利。所以資本主義到了今日，必須衝破國界，謀國際的世界的發展，不然便非破滅不可。就近年的歐洲鋼鐵同盟及各種國際的企業聯合看來，資本主義已有捨棄國別的競爭趨向國際的聯合的形勢。楊格計畫更是使資本主義起死回生的一劑靈藥。就這一點看來，楊格計畫誠然如一般人所說，是促成世界和平的大計畫，因爲這個計畫至少開闢了資本主義的新路，使資本帝國主義的相互衝突，得以暫時緩和。至資本主義本身因了這聯合是否會發生更大的危機，這當然是另一問題了。

近幾年來，最顯明的事實，是國際的資本集中，美洲歐洲的大金融資本主，大工業資本主都知道資本主義在國際的競爭中已走到了死路，所以不能不回頭過來力求衝破國界，謀國際的大聯合。帝國主義的政府原只是大金融工業主所雇用的夥計。店東不願打仗，夥計也只好迎合着唱出許多國際和平的高調。所謂非戰公約，所謂裁軍會議，所謂強制仲裁，所謂保安公約，以及無窮盡的「平和方案」，推究到底，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罷了。楊格計畫是掌握全世界金融勢力的十幾家大銀行所精心結撰的妙計，自然比一切的平和非戰條約，力量大的多。各國政府還會不先意承旨嗎？爲了賠償問題法德兩國鬧了十多年，但楊氏計畫發表後，兩國政府卻異口同聲地加以贊許。上星期法國國會討論戰債及賠款問題，爭辯了數日夜，可是政府到底戰勝了，對英法戰債條約無保留批准。白里安在前九年無論怎樣都不讓萊茵的佔領軍撤回，但現在卻爲「顧全和平的大局，」非主張撤回佔領軍不可了。這或者也是因爲英國工黨登台後，法國外交陷於孤立，所以不能不讓步，但白里安的「和平政策」背面站着法國的大金融工業資本家，那是很顯而易見的。

但所謂「和平政策」，所謂資本主義的衝破國界，是不是真能把全世界資本主義對立的事實消滅了呢？當然是不能的。在實際上歐洲各國資本主義勢力的聯結，其動機仍舊是因爲要和另一種更大的資本主義勢力競爭的緣故。這就是歐洲資本主義與美洲資本主義的一種爭霸戰。誰都知道大戰後美國操世界金融及工商業的牛耳，連世界唯

一老牌的資本主義國——英國——都不能和她爭競。至於歐洲大陸，不論是大國小國戰勝國戰敗國，因了戰後的信用動搖，金貨缺乏，都不免遭美國資本主義的榨取，美國資本及工業品充斥於全歐洲。歐洲各國負欠美國的債款達美金一百二十萬萬元，美國在歐洲投資總數達美金四十萬萬元。因此歐洲各國已成了美國的經濟的殖民地。今年美國又改訂入口稅則，對於歐洲貨品用高額的稅率加以限制，這樣美國一面封閉本國的市場，一面憑藉其雄厚的金融勢力，以向國外發展。舊大陸勢將永成美國的奴隸，再無贖身的一日。歐洲資本主義，自然不肯屈伏，必得起而反抗。但反抗美國資本主義必先把歐洲資本主義結成大同盟方有力量。近年歐洲盛唱德法親善，安全保障，乃至最近的萊茵撤兵運動，這無非是歐洲資本主義聯合對美的一種策略。到最近又有一個大計畫出來，這便是法國新總理白里安（七月二十一日及七月三十一日在國會的演說）提出的「歐洲合衆國」的運動了。

工商資本主義在發展的初期，雖全賴國家的保護，但發展到了某種程度時，國界反成了極大的障礙，目前歐洲便已有了這種的情勢。目前歐洲工商業發展的最大阻力，便是各國間的保護關稅制。拿歐洲大陸和北美合衆國相比，面積的大小相差不多，美國雖然有四十八州，卻只是一個國家，中間並無關稅的阻隔。在歐洲一塊同樣大的土地內，就劃裂成三十三個獨立國，中間築成重重疊疊的關稅壁壘。所以歐洲資本主義要是和美國資本主義競爭，在這一點處於非常不利的形勢。所謂「歐洲合衆國」（Unitd States of Europe）的運動便因此而起。這種計畫的主要目的是使全歐洲造成一個大聯邦，把中間的關稅壁壘完全打破，這樣歐洲工商業方能結成聯合戰線，以與新大陸爭霸。在歐戰以後，唱導歐洲大聯邦的計畫的甚多，但只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的理想；到了近來因了美國對歐的經濟壓迫日益猖獗，乃漸由理想而成爲實際的運動。「非組織聯邦，即成美國的附庸，」這句話成了全歐洲的政治口號。今年美國增加關稅，更使歐洲的工商業界引起大恐慌。這次白里安在國會演說外交政策，說將在海牙會議提出組織歐洲合衆國的計畫，他雖然聲明此種計畫並沒有和任何國相敵對的用意，他只是求和平，「和平」原是白里安的老調子，但政治外交家的巧妙的言辭，要是只從字面去研索，總是會教人上當的啊。

* * * * *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在八月初開始的海牙列強會議，將做出什麼工作。這個會議將成爲巴黎和會以後十年中最重要的國際會議，因爲這次會議將通過楊氏計畫，解決賠款及戰債問題，決定萊茵撤兵，把上次大戰的一篇濫帳，完全結清，在他方面所謂歐洲合衆國的大計畫，因了這次會議，或將漸有實現的可能。總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謀歐洲資本主義的聯合及穩定，如果這樣便是和平，那麼這次海牙會議可以說是促成歐洲的暫時和平的。

可是我們究竟還不能如此樂觀。政治是一件非常複雜的東西，工商

金融業主有操縱國際政局的力量這是不錯的，但除了這些以外，我們不能把所謂「外交家」「軍事家」那些東西都忘了。如果資本主義衝破了國界，歐洲眞成了大聯邦國，當今這些「外交家」「軍事專家」不是都要喝西風嗎？事實上是並不如此。所謂「和平」的問題正多着呢！我們只看這次列強會議未開以前，爲了地點問題倫敦與巴黎就爭執了二十餘天纔解決下來，英國一定要在倫敦開，法國卻要在瑞士開，後來定了在荷蘭的海牙開會，列強纔算勉強一致了。楊氏計畫各國似乎都已一致主張採用了。但英國對於賠款的攤派成數，還嫌不滿足，出席海牙會議的英國財政大臣斯諾丹是著名反法的，近日在國會宣言，對於德國賠款總額英國無異議，但英國在大戰中犧牲甚大，而賠款攤得的成數還不夠還美債，所以非要求增加不可。因此在會場多少不免要有一點糾紛。德國所日夜盼望的萊茵撤兵，這次自然有實現的可能，但撤兵以後的監督管理，法國還在要求着，未見得能夠完全和德國一致了。至於白里安所謂歐洲合衆國，德國輿論也不少反對的聲浪，因爲德國認定歐洲聯邦運動是法國大陸帝國主義的一種策略，此種計畫如成功，法國將永成歐洲的霸主，所以白里安的理想雖好，能不能如願以償，倒是個問題呢。

一切現在都還無從下判斷，我們且睜着眼看看會議開始後的形勢罷。

* * * * *

還剩下一些篇幅，再說一說這兩週中間的英法政局，此外的許多事，只好留待下次報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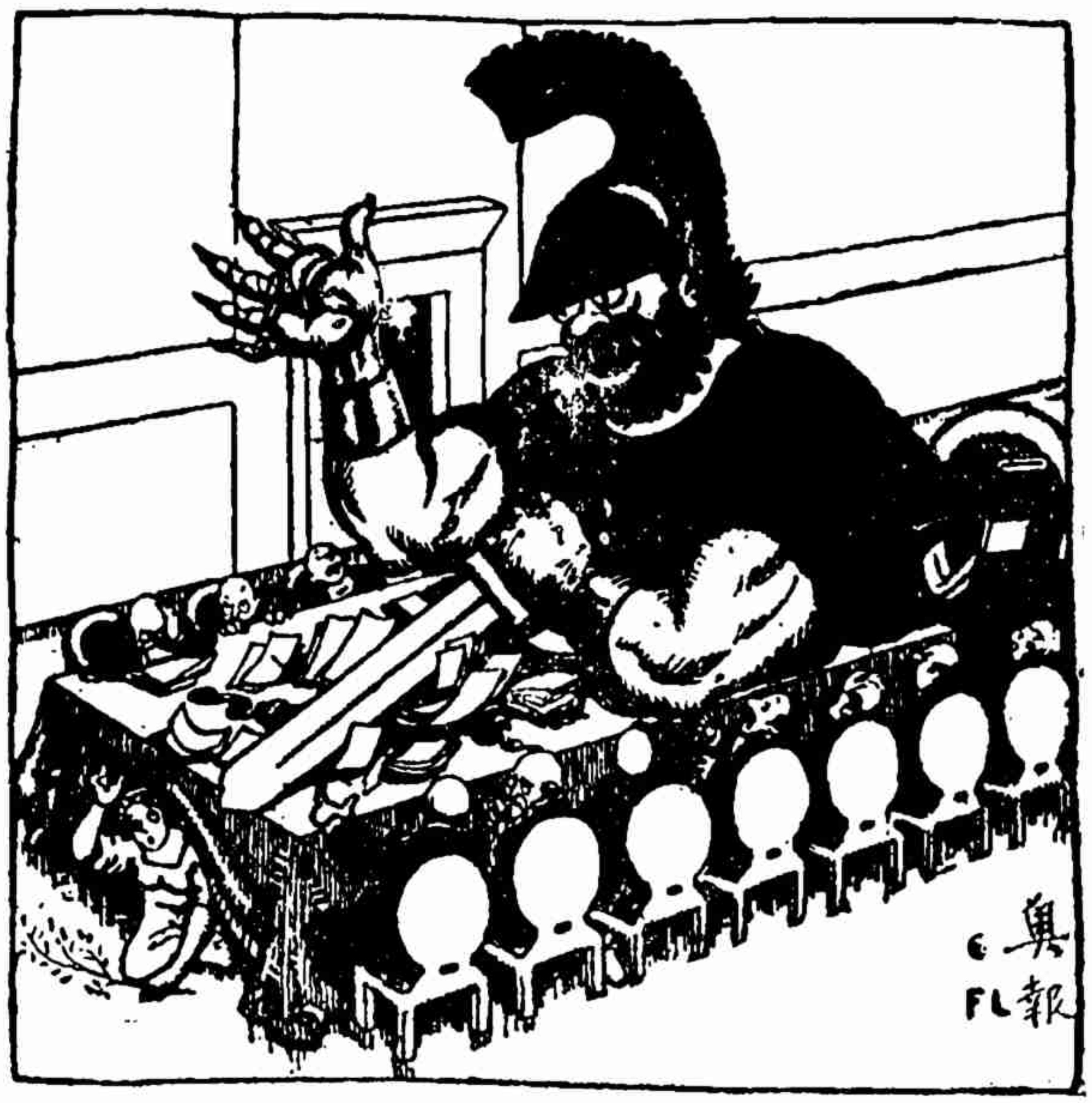
英國工黨內閣成立後，已有一個半月了。這一個半月中麥唐納的政績，實在不能給我們多少興頭。就七月初新內閣在國會中發表的行政大綱（英王諭旨）工黨政府的軟弱，竟出於初料之外。選舉中工黨所標榜的政策大都未見採行。關於失業的救濟只抄襲自由黨的計畫，連礦山國有都未曾提及。在內政方面工黨的政策竟可以說和牠的前任保守黨內閣沒有多大差別。這幾天蘭開削爾（Lancashire）的紗廠閉業，更使麥唐納受重大打擊。蘭開削爾的紗廠廠主，向工會要求減薪百分之一二・五工會拒絕，因此一千三百家的紗廠同時閉門，實行lockout，五十萬的紗廠工人頓陷於失業。工黨上台後，對於百五十萬的失業工人正愁沒法安排，現在又驟然加上五十萬。麥唐納無法取締有意搗亂的廠主，是十分失面子的事。自然工黨在國會中處處受保守黨或自由黨的牽制，不能放手作事，我們應得原諒他，但他在內政方面讓步太大，喪失威信，結果或不免蹈一九二四年的覆轍，於下次選舉中失卻現有的地位，這倒是可以憂慮的啊。

麥唐納知道在內政方面困難太多，無從下手，所以儘力從外交方面發展。上台後竭力和美國拉攏，英美親善的空氣宣傳的非常濃厚。可是宣傳儘管宣傳，事實還是事實。英美帝國主義的海軍爭霸有重重的背景，單靠外交宴會席上的美妙辭令是不能解決的。對俄復交進行的也

很緩。至於工黨內閣的外交政策，究竟能不能生什麼效果，現在還難說，要看八月間的海牙會議，九月間的國際聯盟大會，我們纔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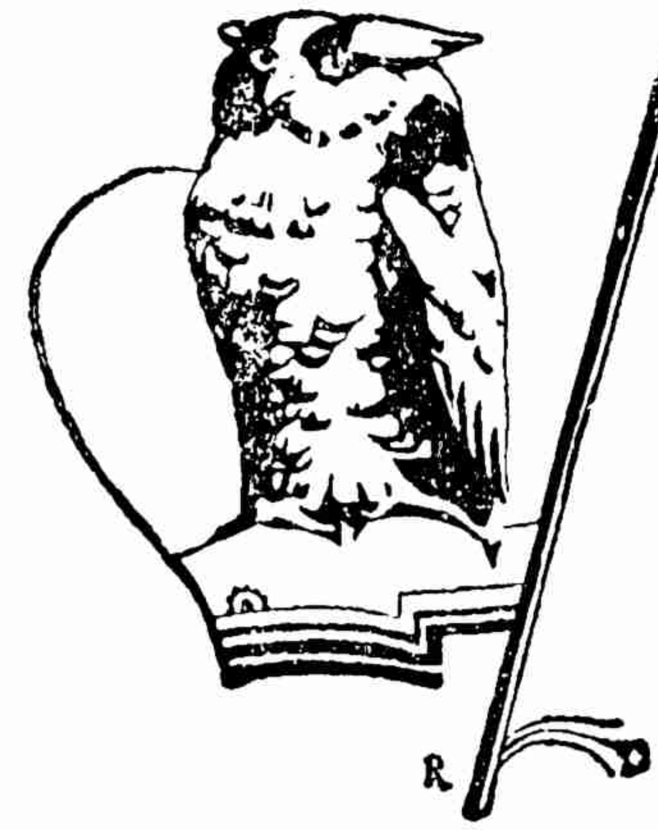
法國的內閣也改組了。自從一九二四年以來掌握大權，以穩定佛郎兌價博得人民信仰的老政治家樸蔭凱賚也居然下台了。這一次樸蔭凱賚是因病辭職，並不是因國會不信任而下野，就這一點，這位老人家算是能夠全始全終了。但是在一星期以前，下院討論批准戰債案時，樸蔭凱賚雖然在演台上滔滔不絕地辯論了三晝夜，但信任案付表決的結果，政府卻只得了十四票的多數，那時我們也眞替他捏一把汗呢。在實際上自從去年急進黨出閣後，法國內閣已陷於動搖的局面，這次樸蔭凱賚因病辭職，算是能趁風駛帆的。現在繼任的白里安內閣已成立了。他本想重拉急進黨入閣，卻未成功。所以閣員完全仍前內閣之舊。但這只算是過渡內閣，因為急進黨聲明為了海牙會議的緣故，暫時不攻擊白里安內閣，讓他幹畢了這重要使命後，再來推翻，所以到了十月間國會復開時，我們還可以再看一次法國的政潮呢。

一九二九，七，三一，自巴黎寄。


日內瓦裁軍會議席上的情形

本誌第十八號要目預告

俯仰由人的對俄交涉……育幹
美記者發表中國可出賣滿蒙之怪論……頌華
十年來德國戰事賠償問題之經過及新賠款問題內容之分析……傅堅白
空防與列強的空備……周懷勗
國府新頒民法總則編之立法沿革與批評……吳春桐
全歐經濟同盟與英國……譯英報
狄驥氏的私法革新論……章淵若
現代表現派之美術工藝……陳之佛
格萊夫齊柏林飛船駕駛者愛克納博士……哲生
歐洲文學家居室的展覽……哲生
醫藥範圍外的日光新應用……大宇
小縣城中的兩個婦人（小說）……胡也頻
復讐以上（劇本）（完）……胡宜閑



海上法權問題與愛麥郎案

張培均

自從美國第十八條憲法修改成立後，爲了禁酒發生了不少國際交涉，關於海上法權，費了不少爭執。本篇根據國際公法和成例，談談這回的愛麥郎事件，找出幾條原理來。

美國打沈了加拿大的愛麥郎（船名 I'm Along）以來，兩國政府通牒來往，互相駁辯，報紙上便大吹大擂的鬧成一團，摩拳擦掌，很有岌岌可危之勢。過了些日子，氣平了下去，想想還是讓國際仲裁和平解決省事。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個眉目。起初法國也和着加拿大打抱不平，因爲船上有一個是法國人。後來也就冷了下來，像太陽落下去之後的麻雀，沒有聲息了。

討論這椿事件，非先把事實弄清楚不可。愛麥郎是七年前在加拿大註冊的商船，一向專做販酒的買賣。我們多知道美國是「乾國，」凡是燒酒之類，多在禁止之例。（究竟「乾」不「乾」且不必說，晚上十一點鐘之後，帶了三四塊錢上黑暗的巷角去走一趟，回來總得叫你醉個痛快，這可不在本問題之內。）這椿買賣，當然獲利很多，可是被美國海關上查到了可就倒霉。今年二月二日，愛麥郎載了一船酒從英屬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裴禮士（Belize）到那沙（Nausau）去。在八日那天在路西安那省（Luisiana）附近的海裏，被美國巡哨船瞧見了。三月六日，愛麥郎又回裴禮士去，並沒有到那沙去卸貨。十二日又裝了酒上罷繆達（Bermuda）的哈米爾敦（Hamilton）。二十日停泊在美國附近的海面上，又被美國巡哨船名叫華爾谷得（Walcott）的看見。照美國的話，被瞧見的那個當兒，離海岸十英里半，（以下里數皆指英里。）照愛麥郎船主說，離海岸十四里半。華爾谷得見了便要上船檢查，開了一炮，炮彈跨過船頭。愛麥郎置之不理，接連又是幾炮，並打在篷帆上。愛麥郎見勢頭不好，轉身向大洋中駛去，華爾谷得跟着就追。可是華爾谷得雖跟緊那加拿大的酒船，不知怎的炮又作怪，發生魔病，只得打個電報到密西失必（Mississippi）的海岸巡哨局去

報告，一面還緊緊追着。局裏又派一隻船名叫台克斯脫（Dexter）的趕上去到二十二日的早晨八點鐘，把愛麥郎追到了；立刻命令牠停駛檢查，愛麥郎只是不管走牠的路。接着連上幾個警炮，還是命令無效，就連開幾炮打上船身，把船打破了。二十二日的上午九點零五分在緯度二十五度四十一分經度九十度四十分的地方，愛麥郎竟沈了下去，船上的水手人員，一齊救了起來，就只一個倒了運沒有救活。（註一）

現在我們來談曲直，應當本着國際法國際成例習慣和著名的例案。這事件分析起來有四個問題：（一）國際上是否承認一國的法權，可以推廣到三里領海之外？（二）英美的條約對於美國的沿海司法權有什麼影響？（三）在二百里路以外的公海上，美國巡哨船是否有法權及於愛麥郎，命令停船檢查？（四）愛麥郎不聽命令是不是就可以把牠打沈了？

一　推廣領海法權問題

三里領海之內，各國有絕對的法權，這是毋庸疑議的。英美一九二四年的禁酒條約（註二）第一條也特別指明三里領海的原則。可是三里之外，是否法權所及，歷來費了不知多少筆墨唇舌的爭論。按美國關稅法的規定如下：（註三）

海關和海岸巡哨局的職員，以及其他由財政部特派，或由稽征長所任命的人員，在任何時間，得上車輛船隻遍處檢察搜查搭客行李等件，祇須在美國國境，在各該巡視區之內者或在美國沿海十二里之內，不問屬該區管轄之下與否。欲行此職權，可使車輛船隻停駛，遇必要時，可用武力執行命令。如有查得違犯美國法律者，一切船隻車輛貨物各件，一併沒收懲罰，捉拿此類船隻車輛，爲海關，巡哨局以及其他職員之職責所在，如有違命犯法者逃匿避免，須追逐逮捕。

美國的國法，明文規定推廣領海法權至十二里之遙，不過美國的國法，通般說，不能把牠當做國際的定論；這十二里的規定，是否合於國際公法原理或成例，還是個問題。可是美國這樣規定之後，確是照着執行去，別國都默認下來，當然也就在國際上發生效力。以前有幾樁例案，可值得我們注意的。在 Grace and Ruby（註四）這件案子裏，英國船名叫 Grace and Ruby 的帶了八千瓶酒，泊在離岸十里的海上，用一隻 Gloucester 的小駁船運上岸來，後來在離岸四里的地方，被美國巡船捉住。地方審判廳（District Court）的法官馬登氏（Morton）判決這件案子，下了個結論『卸貨雖在三里領海之外開始，可是直繼續到登岸爲止；並且這貨船確也用了小船和三個水手幫同卸貨的。』馬登這條理論，大家就視爲圭臬。又如 Henry L. Marshall 這件案子裏，（註五）馬西爾（船名）在紐其賽省附近，在七八里之外，用小船運酒上岸，也是照樣審判的。英國的撒利斯褒賚(Lord Salisbury)在 British Columbian Sealing Schooner Araunah 這樁案件

裏，曾表達英國政府的意見說：「愛龍那（船名）被捉住的時候，雖在三里之外，但是用了小船到俄國領海裏去打海狗，並沒有得到特許狀，那就根據國家治理領海的法律，捉去籍沒了也沒有話說。」美國依據上面的幾樁例案，說是法學家的金玉之言；美國法權已經推廣到三里之外，早爲各國所默認了。其實，仔細研究上邊的幾樁案件，不過立出個定理，就是：你雖沒有直接犯我的法，可是你間接用小船進我的領域觸犯我的主權，損壞我的法規，可不客氣，捉到了沒收，你自己在十里八里之外我可不管。現在愛麥郎被瞧見的當兒，在領海之外，雖載上一船酒，可不曾直接或間接運上岸來，（固然，也許懷着運酒上岸的念頭。）上面這個理論，所以不能把這推廣領海法權問題直捷了當的解決了。我們再得進一層，致在船隻在領海界外逗遛徘徊的問題。

船隻徘徊的規律（Hovering Act），在十八世紀濫觴於英國。一七三六年的關稅法（Revenue And Customs Act），規定外國船載外國茶，酒之類，在沿海六里路之內徘徊，就得逮捕籍沒。（註六）又謂未付關稅而裝卸貨物，則在十二里之內，也得逮捕充公。（註七）一七八四年，爲廣杏漏稅起見，規定凡載茶，酒，茄菲等類在沿海十二里內徘徊，都可捉拿充公。（註八）這樣的法律，似乎未免太偏，有些以強凌弱，不過一般學者的解釋，以爲境內治安的關係，把主權推廣到領海之外，也無不可。（註九）不專是英國這樣，歐洲沿海各國把這類的法權也都推廣到領海之外去了。（註十）所以迪根生教授（Prof. Dickinson）說，英國的關稅法也是根據英國的「徘徊律」而來的。（註十一）英國國會後來雖則又把「徘徊律」取消了，可是各國已習爲成例，已認爲國際的定論。

美國一七九〇年的關稅法，始將英國十二里法權界限，列入美國法律。凡海道運貨來美，未達目的地，未經海關當局許可，在十二里之內卸貨，一概沒收懲罰。（註十二）一七九九年的稅法，也是照樣的規定。（註十三）現行的稅法，便是一九二二年所公佈的。（註十四）

美國推廣領海法權所持的理由，就是我上面說過的，爲了國家的安全，執行國家的法律。大理院審判長馬西爾（Marshall）的解釋，說是國家有「保獲自己不受侵犯的權力，」「疆域是死的，不能隨時隨境而改易，犯法的舉動……可不一定限於疆域之內。」（註十五）在這判決辭裏，聲明一七九九年的關稅法仍是有效，並謂早爲各國所默認了。其實，推廣領海法權界限，也不專指執行關稅法令而言，在別方面也可以。一八七八年英國的領海法權法（British Territorial Waters Jurisdiction Act）載明「英皇及其繼承者的法權，可以達到沿英國及其隸屬地的公海上，推廣至某距離，以防衛與治安的需要爲限。」（註十六）最近國際聯盟「行政院」（Council）指派的國際法編纂專門委員會，草就規約，送呈各國政府，第二條內說：「領海限於三里，從沿海淺水處計算起，在三里之外，各國根據習慣，或在不得已時，也可行使主權；凡法權之施行，爲自衛起見者，一律包括在內。」（註十七）所以我們對於這第一問題的解答是：美國十二里的海上法權界限，沒有國

背國際公法，也不曾專斷獨裁違反了各國的成例；愛麥郎是在十二里之內被瞧見的話，要是沒有英美條約，美國爲執行關稅法起見，當然可以勒令停駛檢查的。

二　英美華盛頓條約的解釋

爲了美國的禁酒，英國船犯的案子不少，兩國也起了好些交涉。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就在華盛頓訂立條約，以免往後滋生糾紛。第一條規定三里領海權，上面已經說過。第二條有三節，原文如下：

（1）掛英國旗的私人商船，在領海界外，被美國或其隸屬地當局上船檢查，英皇不加反對。可先究訊船中人員檢驗文件，查問該船或其搭客人員有否運酒入美及其領域，冒犯國法之意？或曾否已有運酒入美？如確實查明嫌疑，可以逼船收查。

（2）如查出該船確是犯法，或已犯法，或有犯法之意，則美國或其禁酒之隸屬地當局可逮捕該船，帶至口岸依法審判。

（3）嫌疑犯船隻離美國或其隸屬地海岸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外，此條所讓與之檢收權，不得施行。如有查得船隻載酒入美或其隸屬地，其運酒另用駁船者，則一小時行程速率，當以駁船速率爲準，不得依被檢查之載酒大船計算。

關於條約的解釋，國際法學家的意見以爲「條約的文字，可依其普通意義而得一合理明顯的解釋時，當依其普通意義解釋之；除非該文字在條約上的釋義，歷來與普通意義不同；除非其意義作如是解，則都不免笑話，與本條約宗旨不合，或違背國際公法根本原理。」（註十八）現在這條約訂立的原意，無非是協助美國執行其關稅法令，禁止販酒，爲以後運貨的糾紛立出個標準。明文規定的「一小時行程」依字義解釋最明白不過的，既沒有違背本條約的原意，也沒有違反國際法的定論。可是那天愛麥郎事件鬧了出來，就爲了這個條約，兩面話不碰頭。照美國說，愛麥郎每小時能行十二里，而且據海岸巡哨局司令的話，有一回見牠每時能行十三里。照愛麥郎船主說來，每小時至多只走八里半，掛上篷帆也不過走九里。換句話說，就是一面說在一小時行程之內，一面說在一小時行程之外。這速度可倒很難計算。打沈的時候，離海岸約二百里，一共走了多少鐘頭本來可以按時計算速度，可是船逃的時候不是走直線，而二百里的距離是從沈船的地點直線離岸的距離，所以誰也懂得的一個簡單除法，不能應用。要是華爾谷得趕不上愛麥郎，那事情就便當了，以追船的速率就可以推算逃船的速率，不過華爾谷得並不是開足了馬力趕不上，是爲炮作了怪，才從巡哨局派船幫忙的。船沈掉的且不說，等於死人沒有對證，追的兩隻船還存在，仔細研究調查，用精確的數學方法，總得有個水落石出。現在且不管這些個，這是審查委員會（Commission of Inquiry）的事情，我們還是來論我們的法理。

美國對於這條約的一般意見，當然尊崇他們本國的學者法官的論

調。迪根生教授說：『這類條約的本旨，顯然是要不再靠本國的立法，禁絕外商販酒，以免禁酒徒成空文，傳爲笑話。』又謂：『條約不是用來制立新刑法的，也不能來推廣現行刑法的區域範圍。……條約的第二條第一節，不過是解決法權的爭執罷了，不是把法權推行於新的境域。……並且也不一定要在運酒犯法時，或已經犯了法才可以收查捉拿，只要試運酒，或想犯法，就可以這樣做去。』（註十九）訂條約的翌年，宮內克梯克脫區 (Connecticut) 的地方審判廳，判決了 Over the Top 這件案子，（註二十）下個結論：『條約不是來替一個國家立刑法的。』以爲條約既不能彙編法律，也不能代立定理。這個英美條約雖把美國的領海法權推廣了些，可不能因這條約，而把美國在三里領海以外檢收逮捕船隻的主權，一筆勾銷，專以條約爲準。前年美國大理院審判 Ford v. U. S. 一案（註二十一）根據那條約的「己犯」「未犯」說：『那條約的本旨，非特英國取締販酒入美，凡英船載運封存酒貨至他國銷售，途經美國海內或海口者，亦可逮捕，英皇別無反議。』又謂：『美國審判犯輸入法（Importation Law）者，關於領域的法權，條約沒有變更，還是和以前一樣。假如這船在條約成立以前不能籍沒，現在也不能籍沒；假如船上的人在條約成立之前不算犯法，現在也不得算犯法。』傑瑟潑 (Jessup) 在領海法與沿海法權裏，還特別注意這段判辭，說是十分緊要。這樣可糟了，條約訂與不訂可不是一樣？可不是整個兒把條約取銷了嗎？兩國又何其不憚煩而好多事來訂這條約呢？但是美國的一般意見，一唱百和，說那條約不能「自己執行」（Self-executory），要靠政府來執行的。條約祇承認了第十八條憲法修改案，執行這條禁酒法還得靠政府的立法，要沒有政府立法來規定檢查懲罰，條約還不是紙上空文？所以據美國一般的結論，當以國法的十二里爲準。要是在十二里之內，雖在一小時行程之外，美國仍可施行法權；要是在十二里之外，雖在一小時行程之內，美國法權便不得施行。

美國這理論，竟不承認條約，我們不能不說他是執於一面的偏見。關稅法是本國的法律，條約是國際間的章約，國際交涉不根據兩國的條約而根據一國的稅法，又怎麼說得過去？就拿美國自己法官的話來說吧，爲了爭產的一樁訟案，判決辭裏說：『有效的條約是國家最高法律，如地方法律有與條約抵觸者，以條約爲準。』（註二十二）何以關於沿海法權問題，又要根據稅法去非難條約，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普通訂立領海法權的條約，無非申明三里爲界的原則。這兒的條約第一條，也是這樣說明了。此外，條約上並沒有默認美國十二里的法權界的話。規定一小時行程的距離，就是表明這個推廣法權專爲（ad hoc）執行禁酒法而設的，與三里領海的法權有所區別。並且翻讀英美訂約以前來往的通牒文件，英國只願以一小時行程爲限，不願再有所讓步；要是把條約曲解，以爲有蘊含十二里法權的意思，顯然違背訂約時的原意。再進一步說，十二里法權界與這兒本問題無關。十二里是執行美國的國法，不能來修改條約。就照美國自己的話，只有國家立法去執行

條約，沒有條約來執行國家立法現在把十二里當做無上法律而以條約當做工具豈不是把條約來執行國家的立法了？所以照我站在第三者的地位說來，假如愛麥郎被瞧見的那個當兒是在一小時行程之外，（雖在十二里之內，）那末，任美國有舌戰羣儒的詭辯本領，也不能顛倒是非。

三　公海上行使法權問題

以前在十六世紀時候，英國，西班牙，葡萄牙互爭海上霸權，曾想分割大西洋太平洋，執行其絕對法權。但是從一六〇九年格羅西斯（Grotius）的海上自由（Mars Liberum）出版，（R. van D. Magaffin 的英譯本一九一六年版，）根據羅馬的法律，創立公海自由的論調以來，最近經過海牙會議的決議，已成爲不易的定法。以前爲防禦海盜，禁止販賣黑奴，可以攷問行船，現在這些已成歷史上的事實，公海行船的自由誰也不能侵犯的。除非在戰爭時期，交戰國的兵艦可以命令中立國船停駛驗查，是否有違禁品或非法舉動。這回愛麥郎事件，打沈在二百里外的公海上，又不是戰爭時候，難道美國的法權從三里領海直推廣到二百里的公海不成？可是問題不是這麼簡單，愛麥郎是在美國法權所及到的境內被追逐而逃到公海的，不是原來在二百里的公海上，而美國來侵犯牠的自由。所以我們得要討論「酣追」（Hot Pursuit）的原理。平時非戰爭的時候，公海上使行法權就只有從領海內追逐而至於公海，才可以使行。英國的國際法學家偉斯賚克（Westlake）說：「在公海上懸掛某國國旗的船隻，該國對於此船有絕對的主權，並可以武力執行命令，或將此主權付託與該船船主或高級官長；除非兩條例外，就是交戰權和自衛權，也許可以說，有第三種例外，便是從領海裏開始合法的追逐，繼續至公海上。」（註二十三）這兒他用非肯定的語氣說「也許」，是因爲「國家的絕對主權，非有條約規定，祇能行使於領海之內。」可是這「酣追」的原理，已由勃倫乞里（Bluntschli）和霍爾（Hall）所贊同，（註二十四）平苟論（Bynkershock）和史多偉爾（Lord Stowell）也多是這樣申述這「酣追」的原則，彷彿已是制定了的公法。何本海姆（Oppenheim）以爲「酣追」「已是世界公認的習慣法，如有外國商船在某國領海內犯法逃走，該國的兵艦可以追到公海上捉捕帶回口岸審判。」（註二十五）他的指明兵艦，並不是說非戰艦不行，不過是說要國家所有的武備的公船，不能隨便那兒拉來一隻私船叫牠追去。美國的前國務卿許士（Hughes）在一九二四年發表他的意見，說那「外國船隻進了一國的領海犯了法要避免誅留而逃至海外，可以追逐遠捕，還是根據 The Principle of Necessity，要使司法權執行有效。」（註二十六）就把加拿大自己的話來說，在「諾斯船」（Ship North）這件案子裏（註二十七）諾斯（船名）在溫哥華島（Vancouver）附近打漁，違犯了加拿大撈漁法律，逃出領海一又四分之三里被捉到了依法審判，一九二五年的八月二十五

號，英屬哥倫比亞海軍法庭(British Columbia Admiralty Court)，公佈了一大篇判決辭，討論這「酣追」的原理最爲透澈，結果是把這隻船充公了。

根據上邊引的學者法官的話，「酣追」當然是國際法所許可的，無可疑議。不過我們要注意，「酣追」須從領海裏開始。所以加拿大駐華府公使馬賽(Vincent Massey)提出一條抗議，說這兩天的追逐不合法，『因爲不是從領海界內開始的；』『打沉愛麥郎的船，起初並未參預追逐，兩天之後，完全從別的方向趕來。在這種情形之下，根據「酣追」的原理，也沒有使行法權可言。』(註二十八)

這兒我們要研究兩點：第一，國際法學泰斗所說的酣追須從領海內開始，究竟作何解釋？第二，「酣追」有何限制，是不是只可以一隻船追而不可以加派別的船協助？關於第一點，我們且看英國法學家霍爾的話，他說國際上所以允許追逐，因爲『在那種情形之下，是國家法權的繼續執行；已在領海內開始執行，或是（船剛剛逃走）將要在領域內執行，必得可以追逐，然後領域內的法權，能得執行有效。』法官史篤賓（Justice Story）審判 Flora 一案，說：『確是我們美國的法庭以爲美國船觸犯外國法律，或是外國船觸了我們的法權，回頭在洋面上多可以追逐逮捕，帶回口岸審判的。』(註二十九)地方審判廳法官黑濟森（Hutcheson）就引了這幾句話去判決 Rosalie M. 案件的。這裏只說觸犯法權便可以追逐，沒有提起領海不領海的話。簡單說來，追逐這條原理的所以成立，就是爲着國家法律執行有效，假如犯了法逃走就算，那法律便無形去消了。但是還是法權的繼續執行，這個區域裏你本來法權不能及到，當然無繼續之可言。所以「酣追」須從法權所及到的區域內開始。現在根據英美的條約，美國法權既可以推行於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內，便是一小時行程之內和三里領海之內，有同樣的法權；至少，在執行關稅法有同樣的法權。在一小時行程之內和三里之內犯了法，同樣可以檢查沒收，也就同樣可以追逐。

條約與「酣追」的關係，前年美國地方審判廳在 Vinces 案裏，(註三十)說得很明瞭。英國船名叫望斯的每小時能走八里半，在離岸七里半的地方開始追逐，到十二又四分之三里的地方才捉回來。判決辭裏說：『假如這船可以跑進一小時行程之內，犯了法逃出這距離，就可以避免美國根據條約的主權，那條約便等於無效了。……我以爲在英國註册的船，應當遵從英國法律和美國與英國所立的條約。既駛進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內，美國官員因爲嫌疑而來檢查，英國船停駛服從命令是應盡的職責。如有不聽命者，美國可以強迫其服從，如有逃走，則雖至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外，亦可追逐，行使其主權。』後來上訴到巡行高等審判廳（Circuit Court of Appeals），也是這樣的判決，『不能因爲船逃得離岸遠些，美國的主權便失掉了。』(註三十一)這椿案子是在領海界外一小時行程之內開始追逐，英國早就默認這個判決，並沒有發生什麼問題。所以美國新任國務卿史汀生（Stimson）駁復

加拿大抗議的話，說是追逐祇須在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內開始，「酬追」這條原則便可以應用，沒有不合理或不合法之處。

關於第二點，兩隻船先後追去是不是合於「酬追」的原則？我們先要研究「酬追」的規定限制。何本海姆說：『逃船進了別國的領海，追逐必得停止。』(註三十二) 一八九四年國際公法學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所定的領海定義及統治規條 (Rules on the Definition and Regine of the Territorial Sea) 第八條，規定『逃船進了自己的或別國的領海，追逐必須終止。』(註三十三) 一九二六年國際聯盟國際法編纂專門委員會送呈各國政府的規約第十條裏，也是這麼說法。此外就沒有什麼地理上的限止了。逃出去路程的遠近，只要不進別國的領海，便不成問題。Itala 這件案子，就把這個原理規定了。逃船從加利福尼亞省一直逃到智利 (Chile)，還照常可以追逐，就因為逃進智利的領海，追逐必得終止了。(註三十四) 還有一個限制，追逐必須「酬追」，就是要繼續不斷的追下去。羅素 (Sir Charles-Rusels) 為了英美海狗仲裁案 (Fur Seal Arbitration)，當庭申說：『不能過了幾天或幾星期，再來說「你幾禮拜之前在我領海裏犯過法的，我要追你個幾百里。」』(註三十五) 除掉這兩條限制之外，可不曾找得只可以一隻船而不可以兩隻船追的話。這兒愛麥郎沒有逃進別國的領海，第一條限制當然不成問題。至於第二條限制，華爾谷得永遠跟牢愛麥郎的，沒有剩下路來，就是打沉的時候，也眼看見着的。不過因為炮出了魔病，換句話說就是力量不夠執行法令，纔電海關巡哨局加派一隻船來。況且加派的一隻船，也是屬於巡哨局的，不是半路上碰到的張三李四叫來幫忙。所以美國駁復加拿大的抗議裏說：『台克斯脫與華爾谷得兩隻船合力追逐，等於一個團體，並同屬於一個指揮之下。』這話也很合理。

四　沉船問題

既經追到了，愛麥郎不聽命令，不肯停駛檢查，是否可以用炮轟擊；照加拿大抗議的意思，一九二四年條約讓與的主權，並沒有『承認可以用這種兇猛的手段竟把船打沉了；更不消說用炸裂彈攻擊，並且損失性命。』愛麥郎的船主郎得爾 (John T. Randell) 也說這樣怒濤洶湧的汪洋大海，不善游泳的總是九死一生，竟下這種殘忍手段，真是回反人道。可是美國方面，極力把船上的人員一個個救起來，就那送命的一個，也是救了好些時活不成才放手。美政府的駁答說：『雖是幾次警告，愛麥郎船主不肯停駛，在行駛的時候，沒有法兒上他的船；海岸巡哨局的官員，就只有兩個取擇，不是把船打沉，便是放牠逃走。最堪注意的是愛麥郎船主情願沉沒而不願帶回岸上的法庭，把一切的行動，速率，離岸距離等等依法審查。』

我們就要問當時愛麥郎不聽命令，只是向前走，究竟怎麼辦呢？就此放牠過去，誰也不願意，費了這麼大的勁兒，追下二百多里路來，總不能

讓牠逃走就算照國際公法，在那個爲難的當兒武力是可以使用的。英國的法學家何本哈姆說：「要檢查可叫口令盤問或鳴炮通知，如置之不聞，可開炮彈飛過船頭，以示警告，如再不聽命，就可用武力。」(註三十六) 要是台克斯脫不加警告就打沉了愛麥郎，那是國際公法所不許，理由在美國既是幾次警告不生效力，就用武力也沒有違背國際法。

領海之外法權的推廣，條約上一小時行程的解釋，根據「酬追」的原則在公海上使行法權，用武力執行命令這些問題，已經依據了學者的理論和例案的實施討論之後，我們的結論是：假如愛麥郎被瞧見的時候在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外，美國一切舉動多是非法，假如在一小時行程距離之內，美國雖打沉了那隻酒船於二百里外的公海上，也不算違犯國際法。

上面所討論的幾條國際定論，——也可說是法，——是否一定可以執行有效，又是誰去執行？還得夠我們尋味的。中國長江裏海面上老有沉船案，因爲救護遲緩，送命的也有。船的大小，值錢的多少是另一問題，國家主權總是一樣的，何以又只提出幾篇例行的抗議便算了事，不講國際法呢？我們要知道國際間本來就沒有一個國際政府，立法部司立法，行政部管執行那回事。強國立法，弱國服從或附和，便成立了國際公法。不是弱小民族來說牢騷話，我還是贊成奧斯丁 (John Austin) 的意見，嚴格說起來國際公法不成其爲法律。(註三十七)

就說現在這樁案件，初鬧出來的時候，有許多情感用事的「杞人之憂，」恐怕引起英美的戰事，其實那裏會有這回事。英國有兵艦，美國也夠比得上，英國有大炮機關鎗，飛機炸彈，美國也是有的。要是眞的反起臉來，這下就非同小可；爲了小小的一隻酒船，弄得天般大的犧牲，究竟不合算。帝國主義的兵艦，大炮，機關鎗，飛機，炸彈，只有對付弱小民族，可以隨意使用；因爲他們十足十算準了，不費吹灰之力，百事順利，直搗黃龍，沒有半點兒虧吃。翻起我們的近百年史一看，那裏有所謂國際法者的存在？雅片是違反人道的，可是只要有兵就可以推銷。美國禁酒，酒就不可以入口了。我們捉了一隻什麼亞羅號的船，或是殺了一個騙飯吃的教士，帝國主義的巡洋艦，戰鬭艦就浩浩蕩蕩的開來，打得你抱頭鼠竄，反正他們的大軍開拔費還是出在你們身上，怕什麼的！而且清宮裏搶了一大票，也是意外之財。國際戰爭時中立國有應盡的義務，應享的權利，可是我們中國的中立是鬧着玩兒的，從前日俄把你的東三省做了戰場也不怕你有什麼動靜。就拿最近的事情說吧。國際聯盟會盟約第十條說明共同保障會員國政治的獨立，領土的安全，抵禦外來的侵犯。日本就出兵山東，侵犯主權，還說是保護僑民。我們數不盡的慘案，自己境內的人民多保護不了，要讓他們殘殺；而他們國境外的人民，都得這樣仔細，眞是愛民如子！告到國際聯盟會去，也只能自叫寃哉枉也。國際聯盟本就不是個國際政府，行政院 (Council) 和議會 (Assembly) 不能當做一個政府的行政立法機關。(註三十八) 這兩個機關的司法權，照盟約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這幾條的話，似乎有了保障，其實

揭開了官樣文章，仔細研究 Security 這個問題，那裏這麼簡單呢？就說國際永久法庭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有強迫的司法權 (Compulsory Jurisdiction)，但除掉關於解釋條約之外，其餘的也只是白紙上的黑字而已。（參看 Statute of the Court 第三十六條。）牠一共判了十一件判決案，發表了十四篇諮議意見書，(註三十九) 總算費了不少心血！實在說來，國際的立法和該準，畢竟還是槍炮。這回愛參耶案是列強間的國際交涉，值得來找幾條國際法的原理，供讀者的研究，假如是中國和別的強國發生的問題，恐怕這一堆早是廢話，還有什麼法不法呢？

(註一)愛參耶事件自始至終的事實，除美國日報 (United States Daily) 所載之外，四月六號的 Literary Digest 言之最詳。

(註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英國與美國在華盛頓簽訂的條約，五月二十二日批准。

(註三)美國法典 (U. S. Code) 第四百八十一節，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號通過的關稅法。42 Statutes 979（前面的數目指卷數，後面指頁數，以下皆如此。）

(註四) 283 Fed. 476

(註五) 286 Fed. 260

(註六)喬治第三九卷三十五章，二十二節。1736, 9 Geo. III., c. 47, sec. 1

(註七)同上，第二十三節。

(註八) 1784, 24 Geo. III., c. 47, sec. 1

(註九)關於這點以及以後英國的立法，Piggott 著 Nationality 下編討論很詳。

(註十)見 Fulton 著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五九三至五九五頁。

(註十一)見 Dickinson: Jurisdiction at The Maritime Frontier, Harvard Law Review, Vol. XL, p. 1–29.

(註十二) Act of August 4, 1790, sec. 13, 14; 1 Statute 145, 157, 158.

(註十三) Act of March 2, 1799, sec. 27, 28; 1 Statute 627, 648.

(註十四) Tariff Act, Sept. 21, 1922, sec. 5 6. 687; 42 Statute [illegible], 979, 980, 981.

(註十五) Church v. Hubbart, 2 Cranch, 224.

(註十六)維多利亞四十一，二卷七十三章。1878, 42 Vit. c. 73.

(註十七) 1926 Public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v. Legal Question, Vol. 10, p. 147.

(註十八) Hall: International Law, ed. 1917, p. 354.

(註十九) Dickinson: Rum Ship Seizure under The Recent Treatie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XX, 1926, p. 114, 113.

(註二十) 1925, 5 Fed. (2d.) 838, 845 (2d. 指第二版。)

(註二十一) 1927, 273 U. S. 593.

(註二十二) Techt v. Hughes, 1920, 229 New York 222.

(註二十三) Westlake: International Law, ed. 1904, p. 166.

(註二十四) Droit International Codifie, sec. 342. Hall: sec. 80.

(註二十五)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w, ed. 1920, p. 429.

(註二十六)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號在紐約對外交委員會的演說。

(註二十七) 11 British Columbian Law Reports 473.

(註二十八) 關於抗議駁復的文件來往，見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一號 Literary Digest.

(註二十九) The Mariana Flora, 11 Wheat 1, 42.

(註三十) 1927, 20 Fed. (2d.) 164, 174–5.

(註三十一) Vinces 案上訴至巡行高等審判廳時爲 Gillam v. U. S.; 1928, 27 Fed. 266.

(註三十二) Oppenheim, p. 429.

(註三十三) Resolu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ted by James Brown Scot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p. 113, at. 115.

(註三十四) 對於這問題的討論參看 Moore: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sec. 816, Vol. 2, p. 985–6. Jessup: The Law of Territorial Waters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 ed. 1927, p. 110.

(註三十五) Jussep, 同上之書，一〇六頁。

(註三十六) Oppenheim: sec. 268.

(註三十七) 其大致意見，在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一書裏發表。

(註三十八) 看 P. B. Potter 教授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一九二八年版，第二十二，二十三章。其他論保障問題的書，也多傾着懷疑態度的。

(註三十九) 國際法庭年鑑，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美國世界和平基本社刊印。(World Peace Foundation Pamphlets)

一九二九年五月杪，於滿門根大學，美國。



DROP IT!
—Kirby in the New York World

美國對世界任担海軍軍費的人們說，你的負担可以放下來了。



安度賜保命(ENDOSPERMIN)

為最純淨之Hormone胚胎腺製劑。有增加人體天然抵抗病菌力及預防未老先衰之功。主治諸虛百損。神經痛。動脈管變硬。糖尿症。痛風。性神經衰弱等症。用本藥戒除鴉片煙癮。尤有特效。

各大醫士。所以採用安度賜保命者。實因其效力可靠。見功神速。而毫無不良之副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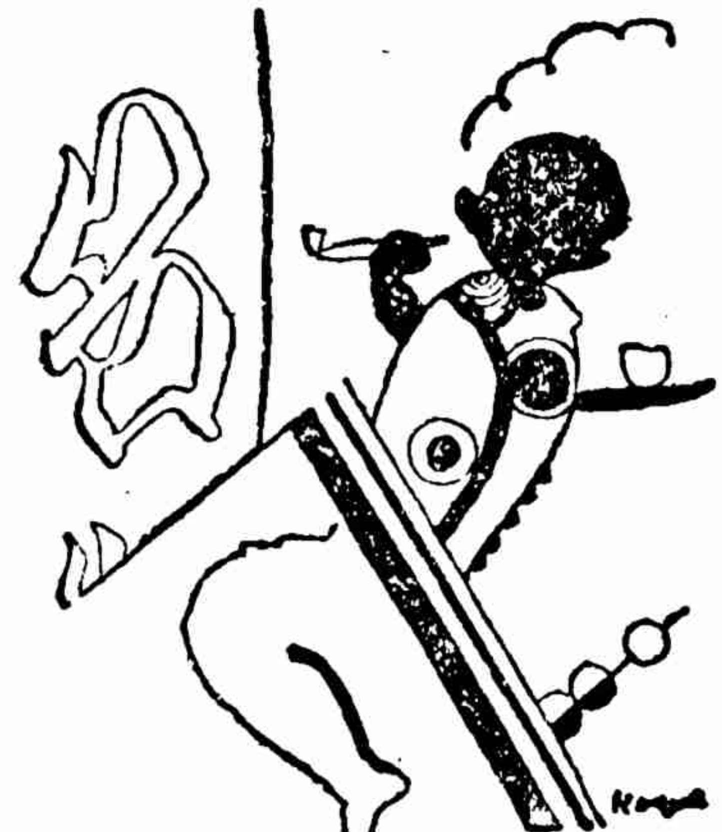
詳細說明書函索即寄

上海九江路十九號

藥劑化學師薛會敦藥行

安度賜保命係一種最純淨之「好慕尼」Hormone製劑。用以治療鴉片嗜好。因而戒除者為數甚多。般行敢担保其中無絲毫麻醉劑。及其他毒質

各大葯房均有出售



中國市制概觀

顧敦鍒

我國向來重鄉治而忽市政。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鄉是農夫所集的場所，而市是工商所集的場所。我國本是以農立國，農夫占人口的最大多數，所以他們在四民之中，常居很重要的地位，而不能不為政府所重視。政府為注重農民生活而注重他們所集的鄉中的鄉治，那是勢所必然的結果。至於市呢，工商業不發達，是不能繁盛的。市既不繁盛，市政自然不能進步。雖然在歷史的記載上，也可找出幾個大城市，及很有規模的市政來，但以與鄉及鄉治比較，則其地理的區域，以及政治的成績，都覺得渺乎其小了。在已往的社會組織中，既然鄉村是普遍的，而城市是偶然的，那麼無怪當時的經濟之士，要重鄉治而忽市政了。

但自海通以還，吾國受了西洋的影響，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所謂西洋的影響，實有三種。第一是交通頻繁，商業逐漸發達。第二是機器的輸入，工廠猢設。這二種原因，已使吾們的人口，逐漸地向城市集中。第三種原因，是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德謨克拉西的影響。清末內政不修，外交失敗。有識之士，咸知非取法西洋，革新政治，不足以圖存。光緒帝韙之，乃於三十一年，派遣專使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一切政治。三十二年，各專使歸國，即奏請宣布立憲宗旨。清室乃於是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立憲。三十四年八月，又下九年預備立憲之詔。這再接再厲的新政運動，與市政有極大的關係。原來所謂西洋政治，就是立憲政治；立憲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初步，就是地方自治；而市政的推行，就是地方自治的一部份的工作。九年預備立憲的詔書中，規定以七年工夫，將地方自治辦理完成。當時所擬的程序如左：

光緒三十四年　第一年

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　民政部憲政編查館同辦

光緒三十五年　第二年

籌備城鎮鄉地方自治，設立自治研究所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頒布廳州縣地方自治章程　民政部憲政編查館同辦

光緒三十六年　第三年

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籌備州廳縣地方自治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光緒三十七年　第四年

續辦城鎮鄉地方自治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續辦州廳縣地方自治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光緒三十八年　第五年

城鎮鄉地方自治限年內粗具規模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續辦州廳縣地方自治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光緒三十九年　第六年

城鎮鄉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廳州縣地方自治限年內粗具規模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光緒四十年　第七年

廳州縣地方自治一律成立　民政部各省督撫同辦

以後，這個計劃，雖然因清廷的無誠意，國民的不信任，因而革命軍與，皇室顛覆，自治事業，不能依次實行。然在當時，實已有一部份的結果。因按序，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的規定，列為第一年應行籌辦事項之一，故清廷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已將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完全公布。這實是我國市政的第一聲。

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規定府廳州縣治城廂為城，即今日所謂的市。城廂以外的市鎮村莊屯集等人口滿五萬以上的為鎮，人口不滿五萬的為鄉——這二等都是今日所謂的鄉。鄉於本文無關，姑置不論。請述對於市的規定。這章程賦予各城的市權，計有財政，學務，衛生，善舉，道路工程，農商務，公共營業，及其他因地方習慣向歸紳董辦理的各種事項。這種市權的範圍，與歐美各國及我國後來各市制的規定大致相同，故特舉之，以概其餘。

至於組織方面，採的是德法意日諸國的分權市制。所謂分權市制，其要義即在將一市的議決權與執行權，分配於城市的議決與執行兩個機關。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所規定的市組織，就是設議事會與董事會兩個機關。議事會員額，凡人口在不滿五萬者，概為二十名；在五萬以上者，每多五千，得增議員一名，至多以六十名為限。各議員皆由本城鎮選民互選之。議事會選成之後再互選議長與副議長各一人。議員與議長的任期，都是二年，但議員則每年改選半數。董事會由總董一名，董事一名至三名，名譽董事四名至十二名組織之。董事以本城議員二十分之一為額，名譽董事以十分之二為額，都由議事會議員選舉之。總董的選舉，應選正陪各一人，呈由該管地方官申請督撫遴選一人委任之。董事則祇呈請本地方官核准後委任之，任期二年。名譽董事，無庸呈請官廳核准，每年改選半數。到宣統元年，又因京師地方與各省地方情形不同，另訂京師地方自治章程八章，凡一百三十四條。內容與普通城鎮鄉章

程相彷，但規模較大，適用於首都，固應如是也。這是清季市政的大概。

普通城鎮鄉章程與京師自治章程籌備尚未完畢，而辛亥秋間，革命軍已突起於武昌。數月之間，清廷退位，民國成立，政體一變，百事更新。於此吾們有極可注意的一事，就是市政上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變化就是以前的自治章程，是由中央政府訂定，而革命以後，則爲各省各自處理。因而引起市與中央及省的關係的轉移，這事是不可不注意的。當時中央軍事未定，無暇顧及各省政治，於是各省省政，都由各省自己辦理；自治制度，因而亦由各省自行訂定。以江蘇而論，該省於辛亥九月宣布獨立，十月即召集臨時省議會，集會於南京，議決江蘇暫行市鄉制，由都督公布施行。民國元年四月，江蘇臨時省議會又將這市鄉制加以修正；二年六月，再加修改。規定市的組織，大致與城鎮鄉地方自治相同，也是市議會與市董事的分權市制。市議會是立法機關，其重要職權如左：

一、議決本市行政範圍以內應興應革事宜。
二、議決本市規約。
三、議決本市經費歲出歲入預算，及預算正額外預備費之支出。
四、市經費歲出歲入決算報告。
五、本市經費籌集及處理方法。
六、本市之選舉。
七、本市職員辦事過失之懲戒。
八、關涉市全體訴訟及其和平解決之事。

此外，市議會又有選舉市董事會職員，及監督執行市務之權；幷得隨時檢閱其各項文牘及收支賬目，對於市董事會所定的執行方法，視爲逾背法令或妨礙公益者，市議會又得聲明緣由，停止其執行。若市董事會堅持不改，得移交縣議事會公斷；不服時，又得呈由本管民政長請省議會公斷之。

市董事會以總董一名，董事一名至三名，名譽董事四名至十二名組織之。總董由本市議事會就市公民中選舉，呈由該管民政長申請都督委任。董事以本市公民，由該市議事會選舉，呈請該管民政長委任。名譽董事，則以本市公民，由本市議事會選任之。總董董事，都是有給職，支領薪水，其數目以規約定之。名譽董事爲名譽職，不支薪水。市董事會職員，不得同時兼任市議事會議員。遇市議事會議員當選爲董事會職員時，應辭議員之職。市董事會因執行各事，有應設各項辦事員時，由總董遴選充派，不以本市公民爲限，但須經董事會同意。市董事會的庶務文牘等員，也由總董遴選派充，不以本市公民爲限。董事會的職責，有下列各項：

一、議事會議員選舉及其議事之準備。
二、議事會議決各事之執行。
三、以法令委任辦理各事之執行。
四、執行方法之議決。

此外，市董事會還須逐年編製預算，咨送市議會議決。若市董事會對市

議事會議決事條，視為違背法令或妨害公益者，亦得聲明理由交議事會復議。若議事會堅持不改，市董事會更得移交縣議事會公斷；不服者再呈由本管民政長請省議會公斷。

這個市制是以城鎮鄉自治章程為藍本的，所以組織上並無多大的不同。至於名稱，則前清城鎮鄉自治章程定府廳州縣治城廂皆為城，而現在的暫行市制則統稱之為「市」。這是「市」的名詞正式被採用的起頭。當時其他各省亦各自推行他們的自治，在共和精神之下，頗有相當程度的進步。

實行自治未久，不意袁世凱存心帝制，竟於民國三年二月三日，藉詞通令各省停辦自治。雖然在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袁氏又公布內務部重訂的地方自治試行條例，然這不過是袁氏為避摧殘自治的罪名，而藉以掩飾人民耳目的一種手段而已，絕無實行的誠意的。所以他於四年四月十四日又公布自治試行條例施行細則，規定地方自治試行條例的施行，分調查，整理與提倡，及實行三個時期，故意延遲時日。後因袁氏逝世，該項條例，未見實行。

到民國九年十月，陳炯明率師回粵，以總司令兼任省長。陳就職後，首倡地方自治，以為各省先導；并以廣州為全省首善之區，市政規劃，刻不容緩，遂有改組市政公所之議，隨提交法制編纂會討論。該會遂請會員孫科起草廣州市暫行條例，經衆審議後，即呈請省長核查公布，定於民國十年二月實施。暫行條例出，吾國市政又起一大變化。這變化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完全脫離中央，祇受省的節制。第二是採用行政委員制，與前清的「城鎮鄉制」與江蘇的「暫行市鄉制」都不相同。

按委員會市制，最先發源於美國泰克色司州的格爾凡司登市（Galveston, Taxes）。這個市制的特色，在將一市的議決權與執行權，都集中於少數人的委員會。吾國廣州市暫行條例，是由美制脫胎，而再加以斟酌損益而成的。照條例，廣州市政府設有三個機關：一，市行政委員會；二，市參事會；三，審計處。三機關中，市行政委員會既有議決之權，復負行政之責，所以說是由美國委員會市制脫胎而來的委員制。但美制祇設委員會為市政府的唯一機關，而廣州市制則在行政委員會外，更設市參事會與審計處二機關。再美國市委員會概為市民的代表，而廣州的市行政委員會則為官廳的代表。所以廣州的市制，又是變相的市委員制，而非純粹的美國委員會市制。現在把廣州市制的三機關分述如左：

市行政委員會是議決與執行市務的唯一重要機關，由市長與各局局長組織而成。市長由市民選舉，但於暫行條例未修改前，則由省長委任之。市長是一市的代表，又是行政委員會的主席，有總理全市行政事務的大權。市行政事務的管理，由財政，工務，公安，衛生，公用，教育六局分任。各局局長，都由市長荐請省長委任。市長之下，設祕書二人，承市長之命，掌理機要事務，及核閱文稿。又設總務課，也直隸於市長，其科長由市長委任。總務課掌理事務極繁，如文牘的辦理，檔案的保管，市政公報與各種市條理與報告的編輯印刷，庶務，收發事項及其他各事務凡不屬

各局管理者，都在所謂總務範圍以內。

關於市行政委員會得徵求市參事會的同意，增設特別機關以管理之。市長與局長都是有給職；其他職員的薪俸，統由市行政委員會規定。市行政委員會與市參事會之間遇有爭執事項發生，由省長裁決之。市行政委員會對於市參事會議決事件有異議時，得交參事會復議。如參事會仍執前議，則市行政委員會便須照原案執行。

市參事會是代表市民輔助行政的代議機關，由省長指派市民十八，全市市民直接選舉代表十人，工商兩界各分選代表三人，教育醫生律師工程師各界各選出代表一人組織之。市參事會的職權很少，祇有：一，議決市民請願案，咨送市行政委員會辦理；二，議決市行政委員會送交條件；三，審查市行政各局辦事成績三種。如遇有與市行政委員會因權限而發生爭執時，由省長裁決之。

審計處是辦理審計事項的機關，其職權可分四種：一，審查市財政收支的每月清冊，及檢各種收支單據；二，審查市行政委員會所訂立有財政上關係的各種契約與合同；三，建議關於市財政會計方式的改良；四，編造每年市財政審計報告書，呈報省長。遇有與市行政委員會間的爭執，也由省長裁決。廣州自採用這個制以後，因時會適巧，任用得人，上級政府有觀成之望，市政當局亦措施自由，辦理數年，成績斐然，一時推為全國的模範市，實為吾國舉辦市政以來，第一次的成功。

民國十年七月，徐世昌為總統時亦曾提倡自治，飭內務部以教令公布一種市自治制，將市分為特別與普通兩種，都須人口滿一萬以上。特別市，由內務部認為必要時，呈請以教令定之。普通市，除認定為特別市外，皆屬之。特別市與普通市雖同為分權市制，但細析之，却又有一些區別。特別市與上述的分權市制一樣，是市董事與市議會的分權。普通市則為市議會與市長及其助理員的分權。先說普通市。普通市的市議會名為市自治會，由市公民選舉代表組織之，其職權共有十一種：

一、議決市公約。
二、議決市內興革及其整頓事宜。
三、議決以市經費籌辦之自治事務。
四、議決市經費之預算及決算。
五、議決市自治稅規費使用費之徵收。
六、議決市之募集公債及其他有負擔之契約。
七、議決市之不動產之賣買及其他處分。
八、議決市之財產營造物公共設備之經營及處分。
九、議決市自治公所職員保證金事項。
十、答復市自治公所及監督官署之諮詢。
十一、議決其他依法令屬於市自治會權限之事項。

各議決案一經市自治會議決後，即由該會送交市長執行。

市長是一市的代表，有指揮監督所屬各員之權。他的產生，是由市自治會在產出之後，首先在市住民中，具有市自治會會員被選舉資格者，

選舉一人為市長再呈請直接官署委任而來的。他的職權，詳細分之，可得五種如下：

一、執行市自治會議決事項。

二、辦理市自治會選舉事項。

三、提出議案於市自治會。

四、管理或監督市之財產營造物及公共設備。

五、依法令及市自治會之議決，徵收自治費及使用費規費。

市長的助理員稱為市董，其職在承市長之命分任執行事件。他們也是由市自治會就市住民中有被選舉資格者，選舉出來的。市董的員額，照事務的繁簡而定，但至多不得過四名。

市自治公所設出納員一人，由市長派充，但須經市自治會的同意。市自治公所於每一會計年度前，應將本市經費的歲出歲入，製成預算表，於每年四月通常會會期前，提交市自治會議決。這是普通市市議會與市長及其佐理員分權制的大概。

特別市仍採市議會與市董事會分權制。市議會也名市自治會，是市的議決機關，其組織及職權，與普通市市自治會同，不必贅言。單說市執行機關。按制，特別市的執行機關名為市參事會，由市長，佐理員，區董，及名譽參事員組織之。除名譽參事為無給職外，其餘各員都受薪給。市長由自治會就市住民中具有自治會會員被選舉資格者選舉之。選舉後，再呈由直接監督官署咨請內務部正式任命。他一方面是市參事會會

長，一方面又為市的代表，得指揮監督所屬各員。其職權於上述普通市市長所有的五種外，對於自治會議決事件，視為違背法令，踰越權限，或妨害公益者，有提交復議之權。如自治會仍執前議，得呈請直接監督官署核准撤銷之。佐理員由市長就市住民中遴選有專門學識者，經自治會的同意而委任之；其職責在承市長的命令，輔助市長，分任執行事務。區董由自治會就市住民中有被選舉資格者選舉之；其職責在承市長的命令，辦理各區自治事務。名譽參事員也由自治會就市住民中有被選舉資格者選舉之。上列各員合組成參事會，其職務如下：

一、議決提出於市自治會之議案。

二、議決市自治會所委托之事項。

三、議決市規約。

四、議決其他依法令屬於參事會之事項。

此外，市參事會還有編製預算的職務。預算編製完成，則由市長提交市自治會議決。這個市自治制，是民國以來中央所頒的第一個正式市制。但因政治關係，各省組織市政府時，除青島特別市於民國十一年採用其特別市制外，其他各省，都未採用。

民國八九年的時候，聯邦之說甚盛，影響所及，不但獨立各市在事實上都脫離中央政府的關係，而以省政府為最高的監督機關，而且在法律上也進一步取得同樣的地位。十年九月，浙江省公布省憲，其第十五，十六兩章（自一百四十條至一百五十五條）規定有特別市與普通

市鄉制的條文。按此兩章的規定，各市鄉組織以法律定之（第一百五十一條。）特別市的市議會及執行機關，則都由市民公決，再呈請省政府認可後公布之（第一百四十三條。）此種省憲，迄未實行，故市制亦未得明定。繼之，湖南省憲亦於民國十一年公布。其第十一章（自第一百十條至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市鄉自治制大綱，分為一，二，三，等。一等市採分權制。其議決機關稱為市議會；執行機關則稱市委員會。這個制度很簡單。市議會議員，由市公民直接選舉，是無給職。其職權除選舉市委員會委員半數外，對於市長所提出市政公所的事務職員，亦有同意權。市長亦由市公民直接選舉，是市委員會的委員長，有由各職業團體中，選擇市委員會委員半數的職權。市委員會的委員，也是無給職。其職權則為議決並施行市的行政方針。二等市的議決與執行機關，得適用一等市的制度（第一百二十五條）。三等市的制度，並未明定，須以省法律規定之。但得由各城市斟酌其各殊的情形，自定適宜的制度，經省議會認可後施行之（第一百二十四條。）這種市的地位，大概與美國各市相彷彿，都受州政府的監督，而與中央政府，則不發生何等關係。

民國十四年春，中央明令規定淞滬為特別埠。江蘇省長韓國鈞因特別商埠市政，極為重要，特聘淞滬特別市籌備會起草淞滬特別市公約。該公約規定市立法機關為特別市議會；執行機關為市長，更設董事會為市長執行市務的輔助機關。這個市公約雖淞滬臨時市議會議決通過，并呈請省長備案，祇以中央不肯承認，未能實行。同時，中央又規定淞滬為市區，取銷商埠計劃。并規定一種淞滬市區自治。淞滬市區的政府，規定有市議會及區議會為議決機關；市長，市董事會，及區長等為執行機關。但市長地位，不能如特別市公約所定，可以獨裁市自治的事務。以後因浙奉用兵，這個市制，亦未實行。

自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以來，所向皆捷。凡所尅復的城市，都有市政的設施。南北統一之後，對於市政的建設，格外努力。十七年七月三日，國民政府公布特別市組織法與普通市組織法兩種，都是以廣州市暫行條例為藍本，再加以修改而成的。凡市須有下舉三種資格之一，始可得國民政府的許可，建立為特別市。這三種資格就是：一，中華民國首都；二，人口百萬以上之都市；三，其他有特殊情形之都市。這種市，直隸於中央政府，不入省行政的範圍。普通市則直隸於省政府，不入縣行政範圍。普通市須滿人口二十萬，由所屬省政府的呈請與國民政府的特許，始得建立成市。這兩種市，只有上述地位的高下與形式的大小的不同。在性質與組織上，牠們是大體相同的。牠們各有兩個機關：一，市政會議；二，市參事會。市政會議有議決與執行的全權，所以這個市制也可歸納於委員會市制之內。但其委員都由政府委任，其市亦不過是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的特別行政區域而已。以市組成的市參議會，亦不過是一種輔助行政會議的審議機關而已。所以吾說這個市制，也是美國委員會市制的變相。但如特別市與普通市市長以及各局局長等，都須受中央及中央各主管部院及建設委員會，或省政府各廳廳長及大學區校

長的限制，則又有法國市制的色彩。茲將市政會議與市參事會二者，分別述之。

特別市與普通市的市政會議，一樣地都由市長，祕書長，參事，以及各局局長組織之。凡設有參議會的市，參議會亦得選舉代表四人，加入市政會議。市政會議有左列事項的議決權：

一、關於祕書處與各局之組織細則事項。
二、關於市單行規則事項。
三、關於市預算決算事項。
四、關於新課稅捐，募集市債，及公共事業之經營事項。
五、關於市政府各局處間權限爭議事項。

市長認為有必要時，亦得將其他事項，提交市政會議審議。市長是一市的代表，又是行政會議的主席，有指揮並監督市政府所屬各員之權。但特別市市長，則由國民政府任命，為簡任職，而普通市市長，則由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任命之，為薦任職。市行政事務，按性質由各局分任。特別市各局局長，為薦任職或簡任職，由特別市市長呈請國民市府任命。普通市各局局長，由市長呈請省政府呈命，准受薦任職待遇。祕書長主管祕書處，掌理文牘庶務，及其他不屬於各局專管事項。特別市祕書長，由特別市市長，呈請國民政府任命，為薦任職或簡任職。普通市祕書長，由市長呈請省政府任命，准受薦任職待遇。參事輔助市長，掌理關於法令起草，審議，及市政設計之事項。特別市政府，得設參事二人至四人，由特別市市長，呈請國民政府任命，為薦任職或簡任職。普通市政府得設參事二人，由市長呈請省政府任命，准受薦任職待遇。上述市長，局長，祕書長及參事，任期資格，都無限制。但加入行政會議的參事會代表，則為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而且此項代表之被選舉者，亦不以參議會議員為限。市政會議，得隨時由市長召集，但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市政會議議事細則，由各該會議另定之。

特別市與普通市，都設立以市民代表的參議會，任期二年，每年改選半數。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會員互選，任期一年。參議會的職權很小，對行政會議無積極與直接的管轄權，祇有四種職權如下：

一、上節所述一款至四款事項，於經市行政會議議決前，應交參議會審議。
二、參議會關於市政興革事項，得提出建議案於市長。
三、參議會得依全體議員半數以上之同意，將該會通過之議案，請求市長交付市民複決。此項請求如被市長拒絕，其在特別市參事會，得請求國民政府裁決之；其在普通市參議會，得請求省政府裁決之。
四、特別市與普通市參議會，認為市長違法失職時，得各別依全體議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向國民政府與省政府，請求罷免。

特別市與普通市的參議會，每年都開常會兩次，每次會期以一月為限。此種常期，經參議會議員過半數的同意，或市長認為有必要時，得延長

之，但不得過十五日。市長於必要時，亦得招集參議會特別會議。參議會的議事細則，由各該會另定之。但此兩種參議會，按組織法的規定，須於市政府成立一年後，由國民政府斟酌設施情形，核准後始得設立，而且參議會選舉法也沒有頒布，所以現在各市都不能有參議會的設立。所有一切關於參議會的規定，在今日還只是幾條空文而已。現在軍政時期已終，訓政時期開始。村政已次第舉行，則文化較高的都市更應當有自治的設施。而且成立各市多半已在一年以上；其將滿一年的，更不在少數。為昭示大信，訓練民衆起見，按「以作為學的」原則，則頒布市選法，設立參議會，實行提倡自治，發揮民權，實為不可再緩之舉。願立法與市政的當局，三注意焉。

參考書舉要：

(1)東華續錄
(2)光緒新法令
(3)政府公報
(4)國民政府公報
(5)廣州市市政概要(十年)
(6)地方行政會議議決錄(十年)
(7)孟羅原著市制與市政
(8)董修甲著市政學綱要
(9)張銳著市制新論
(10)顧敦鍒著中國議會史
(11)顧敦鍒著中國市制概要
(12)東方雜誌憲法問題專號



平和主義不足以防止第二次大戰。所可防止第二次戰者大砲而已。


散拿吐瑾
證書
鳳浦輪船劉鏞章君頭痛血虧百藥無効服散拿吐瑾腦症立愈夜寐安甯
SANATOGEN
The True Tonic Food
風塵僕僕 不覺勞頓
散拿吐瑾延年益壽粉
服此藥立致康强
我門無憂疾病
①
常服散拿吐瑾延年益壽粉者身强力健血足神旺食皆有味睡無不熟雖事煩多勞四出奔走終日樂觀不覺勞頓
散拿吐瑾為世界最風行之補劑純用蛋白質與燐質精煉製成蛋白質提自純潔之鮮牛乳極易消化入胃即分布各部生新血長筋肉開胃健脾更為特長燐質補腦善治神經衰弱如患失眠頭痛健忘此粉皆能治之如神
柏林華發大藥行精製
中國美最時洋行經理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世界論壇

蘇聯軍備論

Y. Danilov

達尼洛夫將軍 (General Danilov) 歐戰時曾任俄羅斯軍需總監，戰後辭職，專以研究世界各國軍備，歐美各著名雜誌亦嘗有氏之論著。本篇論蘇聯軍備甚詳，原名 Red Army，雖係作於去年，（原文見去年十月份美國外事季刊 Foreign Affairs，譯文見國聞週報第五卷第四十五期，王登雲君譯）然現時蘇聯軍備，當亦無甚變動。值此中俄戰事緊張之時，亦固足以供吾人之參考也。因爲轉錄於此。

記者

研究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之軍備，應當注意二事：

（一）蘇聯之統計報告，非但不足爲憑，而且常有欺騙的證明，此固由於共產黨人對事實之種種諷刺批評，實亦蘇聯政府未嘗以統計資料爲有科學上推論之根據也。其所以有統計工作者，祇爲達到宣傳目的而已，故吾人若欲得蘇聯之眞像，必先分析其統計，按之現在情形，證以過去事實，互相比較，如此然後不至受其愚弄。

（二）研究蘇聯軍備，吾人必先得棄絕立憲國法律保護公民之概念。現在蘇聯革命制度下，不可遏止的羣衆，任意行動，幾至成爲無法世界，所有一切法條規章，等於具文，每有法律頒布後，經過長久時期，完全不能見諸實行者，此類事件，於數年前蘇聯政府規定人民有當兵義務之條文，即可概見。

在根本上蘇聯法律之規定，已卸除人民有當兵之義務，於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公布之。按照該法，蘇聯軍備規定爲農人工人的赤軍（The workmen's and Peassnts' Red Army），如此命名，似覺奇異，一方面法律規定，軍事義務，有強迫性質，自然包括全國公民而言。他方面則又設定義，嚴加限制，軍隊中含有階級特性。換言之，此種階級含意，即赤軍之組織，完全爲勞動階級之軍備也。按此法律條文，誠屬抵牾。夫徵兵制之原則，在法律上本含意甚廣，如蘇聯對婦女亦施行之。在實際上和平期間按照自願當兵之原則，婦女可服務軍

事，惟到戰爭時期，由法律規定，可罷免婦女之特別職務。

赤軍之組織，階級性質頗爲顯著，事實上強迫個人從軍之義務，只限於勞動階級，其他公民，凡無勞動資格者，一律褫奪其護衛國家之自然特權。若遇外侮時，按現在蘇聯法律所謂非勞動階級份子，由法律判決，褫奪其民權並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或由行政部命令，不許其服務軍事；惟在平時，得向政府納稅，戰時，能服務軍隊之後防焉。

試研究蘇聯，使知其困難情形，不可枚舉，惟蘇聯能慘淡經營，從選舉中令各類份子，漸漸變化，使其對於反革命之觀念卒減至最低程度，此種政策，其目的非但要造成赤軍之組織，屬於獨一階級，而且爲擁有雄厚勢力，以謀保守共產黨利益，使共產黨執掌全國最高政柄，以黨治國，按之法律條文，凡共產黨員有反動行爲者，一律削除其服務軍事之資格，例如脫洛斯基（Trotsky）係從前戰事委員，曾受褫奪服務軍事特權，徐諾維夫（Zinoviev）加美納夫（Kamenev）萊特開（Radek）及其同僚諸人，亦曾受同等處罰。由此可知蘇聯人民在某種情形下，政府可公開的表示不信任，藉以耕除其服務軍事之特權；但此類事件，確有違背施行徵兵制之原則。

赤軍之組織，比之近代各國軍隊，其離奇之點頗多。蓋自歐戰以來，蘇聯軍事法律，每受大戰之影響，凡戰時服務上中下級軍官人材，採用強迫手段，均羅致於赤軍中令作教練，使其全副經驗，得貢獻於赤軍，以爲保國衛民之策略，此輩富有經驗之退伍軍官非但善用軍械，講武有方，而實能察知近代大戰成功之妙術也。當大戰時，德法兩國各將其全國人民百分之二十，移於疆場，此種政策，固可表現全國人民一致之精神，而實際上近代軍事學識複雜，國民能從戎疆場，藉此亦可得軍事訓練之初步也。

赤軍之編制，共產黨主要機關，均可參加意見，共產黨政治部，得訓令莫斯科政府，催促其對於軍隊之組織，得與共產黨之目的相合。換言之，赤軍軍額之補充，應從信仰共產主義份子中招募之。是以蘇聯政府先設立赤色保衛團（Red Guards），其中團員，純粹爲革命諸先烈所訓練之工人團體，遇有內亂必要時，則增加赤軍部隊出征，若有反動份子，則可由赤色保衛團勦滅之。軍隊採用二分制——赤軍，赤色保衛團，——是蘇聯軍備之特色，可稱爲應有儘有之軍事方式，其組織完全以歐戰之經驗爲原則，惟其上下結構，趣向離奇，所有軍隊中國家之特性，盡行劃除，而以共產黨之範圍爲根據焉。按照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之調查，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人口總數爲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男子服務於赤化軍者，爲五六二、〇〇〇，由此則可知在和平期間，蘇聯兵力代表全國人口百分之四，美利堅合衆國兵力只代表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兩相比較，則蘇聯超過遠甚。但是吾人應當注意，歐洲國家之地位，與美洲大不相同，歐洲不幸，常有侵略事件發生，是以各國不得不自行戒備，秣馬厲兵，常在預備中，在和平時期，非但設立軍事學校，訓練後

進人材，以爲戰時組織軍備之用；而且要精選器械，於邊疆要隘愼重保守焉。至進軍之法術，兵家之技能，固宜講求；然空中行軍，化學戰術，在最短期間能毒人全國生靈於不可救治，此種奇法，更不得不深加研究也。

正在縮小軍備，減輕人民負擔之際，歐洲各國，猶不敢採用地方軍制度，而時有重兵警備。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有四，〇〇〇哩，如此邊境距離之長，很少有軍隊駐防，只賴地方警察維持治安而已。若考察大西洋沿岸之國家，則形勢大有不同者，只就萊茵河中部而論，每距咫尺之地，皆有重兵防守，此類事件，概屬軍備之標誌。由此觀點，視察俄國，則更有甚焉者。俄國沿邊毗連共十二國，僅於西部六國之邊疆，卽配置兵力五二〇，〇〇〇，若按人口計算，則此兵日足等該六國人口總數之百分之一；但是應當注意大戰前之俄國，以爲平時必需得有一，三〇〇，〇〇〇兵力以保持和平，其兵目等於全國人口千分之八。現在蘇聯之軍備，吾人公認其絕不以爲逾限，且尚未達到較高程度，而此項軍備，歐洲各國，均有相當需要也。

現在結論，吾人更需承認：在現時絕不能有其他俄國政府，來實行如赤化政府所抱之好戰爭，務侵略政策，因與大不列顛之小有誤會，而交戰之聲，不絕於耳，全國準備「防衛週」（Defense weeks）實行捐款，作爲特別蓄金，名之曰：「我們對張伯倫的酬報」（Our Reply to Chamberlain）。近接柏林報告，有赤化軍之著名將領達阿齊維斯克（Tukhachevski），演說蘇聯與所謂資本國家發生戰事之可能，並引證世界大戰之事蹟，優勝者，非但能制服敵人，令其喪膽，而且要破壞敵人之經濟富源，社會組織，於可能的狀態中。渠認爲現在雖有和平空氣籠罩，然軍事已超過預備時期，而至最後一幕，同時並委派共產黨加力宣傳，散播中產階級國家之衝突事實。

狹意言之，蘇聯侵略舉動，不至受共產黨之危害，因爲俄國人民，絕不能輕視生命犧牲碧血於無味事件；雖則現在共產黨（自罹危險），似有與所謂資本國家發生戰爭之事實，偵探滿佈世界，作有系統之宣傳，對於外國兵士，則告以「理想國」之意義，種種現象，盡屬戰爭方法，祕密活動，莫非侵略主義，故吾人亦可稱之曰：此改變秩序之戰爭也！

綜觀以上各種事實，則蘇聯代表在日內瓦預備裁軍會中所提之完全裁軍議案，其虛偽矯飾，不辨可知；且此種表示，確有煽惑目的，予第三國際代表以大好機會，遂藉國際聯盟講臺，而作詭譎宣傳，以轟動全世界，至其成功與否，在所不顧，而惟以煽惑羣衆爲目的也。

關於蘇聯僅在常備兵制度下，不能實行強迫當兵之原則，已如上述。試再分析言之，因服務軍事二年之期限，只爲受幼稚教育的人民而設，故對於人數，訂有限制，凡服務常備兵期滿後，始認爲有完全訓練之資格。按照一九二五年軍事法之規定，地方補充軍隊之組織，其服務期限，更較短促，此種軍事設備，青年人所得之訓練，自然不能認爲完滿，實際上也因爲每年到服務軍事年齡之人數過多，使常備兵與地方軍隊中無額可補，遂致一般青年，不能

得到相當訓練，於是在上列法律中又規定強迫額外軍事訓練，以便訓練未服務軍事的羣衆。至軍隊中之分派，則有按徵兵之註册號而定者，有取決於本地法律者，亦有籤分者。

以上諸端，是蘇聯普通軍事通告，亦可謂之紙上談兵；因爲事實上之工作方法，與此大有懸殊者。在蘇聯徵兵制度下及至服務軍事年齡，始受完全軍事訓練者，共計不足百分之五十，此種情形，固能增加動員問題；然到戰時，則確能令軍備雄厚也。

在舊治下之俄羅斯，有因政治理由或殖民問題，或過有邊境未開化之民族，遂免除該人民團體之強迫軍事服務。（例如芬島之居民，及高加索與土耳其之一部分人民。）按之俄羅斯人口總數，被免除者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一之數，同時並宣布此類經過法律豁免之人民團體，絕不能再強迫其個人當兵，亦不得告發其有負責舉動，蓋俄羅斯帝國之軍事法律，對於特別區域之人民，可以選擇豁免；而今日之蘇聯，則創設分別待遇，對於俄羅斯之民族區域制，大有抵觸。藉此考察哥薩克（Cossack）軍備省區之人民，現在約與其他蘇聯人民，受同等待遇，服役軍事。惟在昔日，哥薩克人民所受軍事強迫，較之其他俄羅斯人民，則爲繁重，觀此一點，則可知現在蘇聯法律，在理論方面，是以平等爲原則。

吾人均深悉軍隊中之統治機關，爲一軍之原動力，諸將領之共同目的愈強，則影響於士卒者更甚，共產黨能領會此定理之真諦，遂對於舊制下所遺留之軍隊，先使之「平民化，」而後令其加入共產範圍。其始也，所有共產黨領袖，均站在雙關地位，一方因不能認此類舊式將領，爲忠實同志，惟以愛國情感陶冶之；而他方又不得不執行其本有職務，以進行工作，對此類舊式將領，惟強其服務軍中，但限制其任專門指導，決然以道德之威權，而剷除其舊日之傳統思想，腐敗痕跡，如此則可利用政敵，以便譴責舊將領中之有反對民治趨向者，至俄羅斯帝國時代之軍備統治機關，姑爲不計也。現在蘇聯政府，在軍隊中按共產原則，創設新式統治機關，先採階級制度，繼以共產黨範圍，以實行其軍事之目的。

在軍權統治機關下，蘇聯政策，以赤軍師範學校畢業者爲基本，所有統治機關人數之補充，均取之於該校。茲將一九二五年赤軍師範學校畢業者階級之人數，列表如下：

甲——農民階級百分之五十三

乙——工人階級百分之三十八

丙——其他階級百分之九

上表統計數目，頗有意味，很可表明工人階級候補者，所得之選擇權，而農民階級候補者之發生意見也。因爲在俄國人民中以農民階級爲最多，而工人階級之比例，在全國人口中亦不過百分之五十。關於此端，則可證明共產黨之觀點，以爲工人階級作赤化軍領袖，較農民階級爲愈也。然在事實上，蘇聯之軍事統治機關，非但要「平民化，」而且得忠實的服從黨綱。按此在一九二五年由赤軍師範學校卒業者：

甲、共產黨員百分之四十七，

乙、共產黨青年團百分之二十九，

丙、無黨籍者百分之二十四。

比較上列各表統計數目，則可知共產黨歷年之增加結果，共產黨在軍事統治機關之增加，較之軍隊中爲猶多。按照全聯邦調查之結果，共產黨員及候補員，並共產黨青年團，所有人數之服務軍中者，一九二六年年底，在軍隊中有百分之三十，在軍事統治機關者，超過百分之五十。在軍隊中共產黨人數增加，富有煽惑特性，而絕非爲宣傳共產黨主義於其他人民也。

溯自赤軍領袖（Red Commander）增加以來，而專門指導，逐漸減少，或令其與軍隊脫離關係，或遷調至行政機關，或令其服務軍事後防，現在軍事統治機關下，有四分之三，爲赤軍師範學校所訓練之後進人材，而委派官吏之任專門指導者，尚不及四分之一。

在實行「平民化」「共產化」之赤軍統治機關，所得代價，更足引人注意。當此戰術發展迅速之際，機械競爭，非有專門學識人材，不足勝任，而蘇聯軍事領袖反不如是，其原故蓋由於赤軍領袖之資格較遜也。試考察赤軍師範學校之入學試驗，即可知之矣。

赤軍師範學校之課程，由三年至四年修學，而必需者，則多屬初步課程二：

甲——能發音清晰，用文字自由發表思想者。

乙——能知加，減，乘，除，並略曉分數命分者。

在一九二五年，有一六四人，升至莫斯科軍事專門學校，該校爲蘇聯之最高軍事學府，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受初步教育，餘皆受普通教育，惟一人有專門教育資格者。其中份子，有百分之五十弱爲工人階級，無黨籍者不足三十人，其餘則皆爲共產黨員，或共產候補員。由此而推論大多數赤軍領袖，更可知之詳矣。赤軍主要領袖爲佛靄石老父（Voroshilov）初本工人階級，僅受二年鄉間教育。

蘇聯爲令赤軍忠實的服從主義，遂設立契約，與訓練黨之器械，所有人員，均組織成團體，互相監督，而同時目光銳敏之中央，則視察全黨全國。行此政策之初，赤軍之補充，有二原則：

一曰「平民化」，軍隊中每部必得有相當成分之工人階級。

二曰「共黨化」，軍隊中每部必得有相當成分之共產黨員。

此種成分之多寡，按軍隊之類目，與所用之軍械而定。例如直接傳達中央意旨之軍隊，其中最低限度，應有百分之二十共產黨員，至於各地方衛戍兵之補充，對於自願加入者，則特別注意焉。

赤軍之分隊，由共產黨選舉黨代表，管理軍中事務，監督分隊後之軍中政治趨向。軍隊各設有政治部，並延聘教員，教授普通功課，最大之目的，是爲訓練「基本政治」，換言之，即以共產黨義，陶冶人心也。此外有特務軍事委員，連合各黨代表。革命軍事委員會，幫助戰事委員，及各軍事區域之總司令。在軍隊中黨代表之下，有政治指導委員，特務軍事委員，監督高級軍官，政治指導委員，則視察軍隊中之個人

政治教育。

其次論蘇聯軍事文學，對於上列各政治機關之義務，與共產黨希望之暗示均論列甚詳。如軍事新聞（Yoennyi Vestnik）蘇聯軍事雜誌中之最優者，為著名之蘇聯熱心軍事科學家所編輯，其中論文半為解釋軍隊中，關於共產黨工作之含意，及其價值。同時吾人更得注意蘇聯軍事文學中，對於全體士卒少有成功之批評。

軍隊中剷除舊式軍官，實行「共產化，」為近來蘇聯之軍備成功，故在一九二五年，如軍事領袖，主張設立固定之軍事領袖，授以相當特權，藉此可限制軍事委員之行動，逐漸將管理軍隊，及軍事行政之全權移於軍事領袖自行掌管，如此改組結果，固定之軍事領袖，遂操大權矣。至共產黨因此改組，是否發生問題，正待研究。但無論如何，軍隊中因內部事務關係，則變為尋常狀態。軍隊中政治指導，仍予保留，然接最後報告，則謂共產黨份子，在各軍隊中，均有畏避不前之概況。

試考察亦軍之法律條文，則可知其所受德意志學理之影響甚深，操練兵士令其必有敢死之精神。惟與德意志學理之最大分歧，是共產黨對於全軍士卒之不信任；雖然，在最近軍事統治機關有全軍「共產化」之表示。此類事件，對於軍隊中黨之處理，戰時頗多掣肘，一有活動，先得繼續會議，在其他時間，則作長期會議，練習政治由此軍事領袖之全權，遂旁落矣。更有甚焉者，蘇聯軍法，戰時無論敵方砲火如何猛烈，士卒必須列隊前進，凡此各種現像，對於士卒之活動，戰術之進步，皆有莫大之妨礙也。

軍事工業之組織，專門指導者之影響甚力，蓋世界大戰之教訓，兩軍相抗，獲勝利之國家，非僅恃其兵力雄厚，而物質富有，亦一絕大之原因也。是以國家物質之設備，應與戰爭同時進步，凡戰爭必須之物品，戰前當為齊備；否則，戰事一過，雖勝利者，在戰後亦無暇顧及，況當此二十世紀，物質進步，一日千里，國家對於軍事工業，誠宜審慎。然在和平時期，以戰爭為目的，而欲發展戰時工業，增加戰時物質，雖於國家財政大有損失，亦在所必需也。換言之，軍事衝突，戰時物品絕不能不先為之齊備也。

勞動保護委員會為蘇聯政府機關之一，共產領袖里戈夫（Rykov）為主席，管理經濟機關，曾訓令中央高級委員會，嚴行監督國有戰事工業之行政，由此蘇聯普通工業之不穩固情形，可見一斑矣。最近法廳對於舍克達事件（Shrkhta Affair）之判決，則共產黨管理經濟之不得法，益可概見；雖則，戰事工業，受特別保護，然結果終不能令人滿意，是以亦軍領袖佛壽石老父在一九二六年之赤軍周年紀念會，演說，以激烈言詞，而責怨戰事工業之不進步；猶其是所製造物品之原料，較普通製造物，又相差甚遠。

外人常云：蘇聯近年加力工作化學戰用品，然在事實上確不易得到有理性之批評。現在世界各國，非但對於化學戰術之研究，能包藏神奇；即空中行軍之法，平時發展，亦令人見而生畏，從各方考察，而蘇聯之航空學術，誠未有

成績可觀也。

阿維克黑（Aviakhim）社會之創立，頗饒意味，其目的在保護本國而與其他資本國對抗，最近立法部，訓令阿維克黑社會，與軍事研究會聯合工作，均取一致態度，從德育體育兩方着手，實行全國人民軍隊化，然在事實上除共產黨份子外，其他非共產黨份子，絕不能如第三國際之理想而爲之執戈前驅也。惟共產黨人，能利用假面具，佯爲提倡裁減軍備，鼓動排外風潮，此第三國際代表，在中國與土耳其所應用之方策，然此方策，在蘇俄則不易成功，反言之，此種特點，正可表示蘇俄人民健強之覺悟與自信心也。

最後對蘇聯之眞正軍備，試加以負責任之批評，公正之論斷，以作本篇結論。

蘇俄以農立國，工業勞動問題，尚未顯明，只就人民特性而論，誠和平國家之現象，人民既不傾向於激烈活動，又不謀恃武力以強國，惟第三國際領袖能識破此弱點，遂設法制服，實際上亦因俄人對內部環境之不滿，竭力反對戰爭，有以致之也。共產黨實行共產主義，結果失敗，是以不得不改變政策，先令軍隊「共產化，」殊不知軍隊亦人民之份子，即此政策亦絕難樂觀也。以赤軍統治機關而論，雖審查如此嚴密，然軍官殆皆貌似畏服現代強權，而實際上絕不肯盲然犧牲，令俄羅斯祖國滅亡。試讀俄羅斯國外布巴扎羅斯(Bot ba za Russian）雜誌中赤軍軍官之一封信名曰「彼處概況，」即可知之矣。蓋赤軍軍官之所以與後進士卒表同情者，強迫然也。法國人所謂「敢怒而不敢言者，」其在此歟！

吾人敢斷言，蘇俄絕不能因第三國際之遂意，而有侵略之軍事活動者，不幸因此目的而發生戰事，非但俄羅斯人民不肯相應，即赤軍亦斷難爲力也。共產黨員深知其在俄羅斯之地位與狀況，一有戰事發生，若下令動員，而共產制度遂致死命矣。

但吾人對赤軍之固有價值，應當重視，蘇俄人民之覺悟，及其愛國之熱誠，已如上述。更有甚者，俄人渴望組織獨立中央政府，以保護俄國領土，由此可知稍有侵略俄國領土，阻止俄人獨立事件發生，而國際戰爭必不能免。赤軍在此情形下，絕不憚犧牲一切，敢恃其固有之雄厚武力，立於保護祖國地位，與敵周旋，聊盡俄羅斯國民軍之責任。

蘇俄的前途

L. Trotzky

脫洛斯基自被放逐後，他在蘇俄的政治生命，目前好像是斷絕了；但他仍成爲國際政治上一個很可注意的人物。他不斷地在外國報章雜誌上所發的議論，還很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如美國新共和 (New Republic) 及國民雜誌(The Natoin)新近所刊氏之俄事言論，便可概見一斑。這篇文章是脫洛斯基放逐到君斯坦丁堡時候做的。我們由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蘇俄近來政爭的焦點所在，和她國內所具有的莫大危機，這是很可以供目前中國民衆對俄交涉的參考的。因就新生命雜誌上月份所載方岳君譯文

轉錄於此。　記者

「如果蘇維埃權力擁有機長增高的困難，如果獨裁之指導機關所有的恐慌愈加銳進，如果拿破崙主義的危險不可避免——那末向民主開始前進不好些嗎？」這個問題直接間接見於專論蘇維埃共和國近事之多數論著之中。

在本文中，我的目的不在決定何爲最好或何非最好。我要指明何者爲近是：換句話說，何者是事物發達之客觀的邏輯所流生。我所到達的推論，是蘇維埃向於議會民主政治之變形是最不可能的；更正確些說，這種變形是絕對不可能的。

許多的刋物很親切地，以很平實的語句向我解釋以爲我的放逐是俄國沒有民主的結果，並以爲因此我不應有所「訴。」一則是我從沒有訴諸何人，二則是有幾回我也曾從民主國家放逐過。蘇維埃的敵人以爲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目前銳進的恐慌是獨裁政制必生的環境，這是事物之自然順序。在最普通的意義上，這是真的。關於我的放逐，我絲毫沒有推翻歷史的定命論之意。但是，如果政府的恐慌並不是偶然由獨裁而起的，則獨裁也不是偶然從代替沙皇主義的一九一七年三月的短期民主制而起的。如果獨裁應負壓迫及其他罪惡之罪責，那末爲什麼民主制沒有能力保持國家使不陷於獨裁——有什麼樣的理由可以證明民主制繼獨裁而起之後有能力使獨裁不起？

要更清楚些表明我的意思，我必須置地理的界限於不論；只須回想大戰以來歐洲政治發展的某幾個趨向便夠了，——大戰並不是一回插話，乃是這新時代殘忍的序幕。大戰的全體指揮者殆尚皆生存。他們當時說這是最後的一戰，說自此以後當有和平之民主到來。有些自信他們所說的不錯；現在呢，他們沒有一個敢於再宣言這種話了。爲什麼呢？因爲大戰給我們一個極度緊張，極度鬬爭的時期，新的大戰乃在望。在此刻，沿世界支配的鐵軌上，驗有力的列車正一個追隨一個的向前衝。我們不能夠用民主發展的世紀之十九世紀的尺來衡量我們的時代。在許多點上，二十世紀之有別於十九世紀，更甚於整個現代歷史之有別於中世的歷史。

在一個維也納的刋物中，黑力歐（M. Herriot）最近列舉在獨裁之面目內有許多民主的倒轉之徵。在俄國的革命勢力之執權及他國相繼而起的革命運動之鎭壓以後，我們眼見得東南歐洲全部之中法西斯獨裁之建立。我們怎樣解釋這民主祭壇的火之澆滅呢？有時以爲這是落後的國家及未成熟的國家的問題。這個解釋恰好施於意大利。但是即使在這種解釋恰當的國家，這種解釋也是不明激的。在十九世紀中，人皆認爲落後的國家要爬上民主的階梯，是一條定律。那末，爲什麼二十世紀推動她們沿那向獨裁的路前進呢？我想其解釋是由事實本身發出來的。民主制度明示其不能幫助鎭壓那一時是國際的，一時是國內的，一時又同時是國際及國內的糾紛。這是好的抑或是壞的呢？無論如何，這是個事

實。

比之於電氣技術，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對抗民族的或社會的鬥爭這過度強大的電流之隔離器。人類史上再沒有比我們的時代還浸透着鬬爭的。在歐洲系統中，有許多點上，電流的接觸逐漸為人所感覺。在過強的接觸之下，民主的「引信」——階級的及國際的仇恨——便「爆發」了。由此有獨裁之短波。自然，最弱的「隔離器」是最先毀去的。但是國內及世界的紛爭之力卻不會弱減：牠增長了。這個過程一旦把捉住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面，牠是不是決定要平靜下去，是有疑義的。無論風症起於小手指，或起於大足趾，一旦觸發，痛必激於心脾。

我的論點無論以何種形式發現於大資本主義化的老民主國家，——這問題不在我們觀察範圍之內——依我的意見，前面所說者足資解決本文篇首所列的問題。把民主制置於蘇維埃制的反對地位之時，那便心目中存着特種的議會制度，而忘却了問題的他方面——也是實質的——這便是：一九一七年十月政變表現為人類史上最大的民主革命。私有土地之沒收，差別及階級特權之破毀，沙皇官僚系統及軍事機關之完全抑制，民族的平等及民族自決權之導入，——這是一個本質的民主的事業，為二月革命所未能觸及，完全留待這十月革命。只不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不能並立，乃使那基於工人農民及被壓迫民族的聯合之蘇維埃獨裁為可能。那使我們這軟弱落後的民主制不能完成其歷史的事業之反動勢力，一樣將使牠不復自居於一國之首，因在最近的時期，問題與困難愈大了，民主制愈微小了。

蘇維埃制度不是能夠拿來與議會形式作抽象的比較的一種簡單的政府形式。首先，牠是一種經濟或「占有」關係的嶄新制度。牠在本質上是一個私有制，土地，銀行，礦山，工廠，及鐵路的問題。勞動羣衆常能回憶「沙皇俄國」的領主，地主，暴利借貸家，資本家，及「總裁」是些什麼。在羣衆中，無疑的是有對於蘇維埃國現狀之合法的不滿。我們決不應忽視這些「小事」而以關於民主制的常談來麻醉自己。對於地主的復活，今日的農民，與十年前一樣，將戰鬬到流洒他最後一滴的血珠。地主只有橫跨着大砲，始能從流放中回歸到他的莊園，以後他也不得不一樣的在砲身上睡覺。老實說，農民易於忍受那資本主義的復活，因為直到現在，國家工業只能夠在比從前的商人較為不利的條件之下供給製造品給他們。我在此必須指出，這是橫在一切國內困難的根柢上的一件事。但是農民還記得地主與資本家是舊制下的孿生子，還記得他們是一起出去的，還記得他們在內戰時期一起來攻打蘇維埃，還記得在白俄所占領的地方，工業家奪回工廠而地主奪回土地。農民知道資本家不會獨歸，但必與地主相伴。這便是他們為什麼既不顧其一，也不顧其他的理由；這便是蘇維埃制度的強有力的勢力——雖然是消極的。

我們必須用正確的名詞來指稱事物。這不

是採取空殼的民主制的問題，卻是俄國回歸到資本主義的路的問題。但是，俄國資本主義的第二幕是怎樣呢？最近十五年來，世界已經深刻的變形了。強的更大大的強了，弱者更無比的弱了。為世界統治之鬥爭已經臻於高度了。這個鬥爭的階段已經在弱小落後的民族背脊之上實現了。在世界上，俄國不能夠占居那沙皇俄國在大戰前途中所必占居的三等國地位。資本主義俄國必定是隸屬的資本主義，半殖民地前路茫然。俄羅斯第二在今日將只能居於俄羅斯第一與印度之間。國有工業及國際貿易國營之蘇維埃制度，姑無論其一切矛盾與困難，是對於國家勞動及經濟的獨立之保障。不是為了社會主義而是為了那愛國主義而站在蘇維埃方面的許多民主主義者也懂得這一點。多數的技術及知識的力量都是屬於這個範疇的，無以名之，名之為「逐後塵者」之新派著作家亦然。

少數沒有氣力的理論家希望一個沒有資本主義的民主制。但是橫擊蘇維埃主義的毀重的社會勢力希望一個沒有民主的資本制。這不獨適用於沒收了的地主，也適用於富裕的農民階級。後者轉變為反革命之時，亦恆變為拿破崙主義的聯盟者。蘇維埃權力是國際及國內秩序大矛盾的結果。無論是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形式的民主的「隔離器」是沒有能夠鎮壓過去二十五年間極度緊張的紛爭之希望的；牠只能夠在被推翻的諸階級之旁「法定」他們復仇的渴望，牠造成一個聯鎖，把工商業家聯結於富農，把地主聯結於商人，而以君主政治踵其後，更以外國債權人闊步於其末，如果勝利了，便占領國家的第一位。

拿破崙在指出「歐洲不是民主，便是哥薩克」之時，他把握住革命時期及支配的極端之動力了。在目前的瞬間，可以更老實些說：俄國不是蘇維埃主義便是拿破崙主義。

剛才說過的話證明我並沒有預備着肯認有可以絕對保障安定之某種勢力存在於蘇維埃權力之中。如果我們這樣想，則反對派現在對於拿破崙主義的危險所作的鬥爭便沒有意義了。我更沒有意思肯認蘇維埃制度的社會堅實性並不依存於現政府所執行的實體的政策。我們內爭之尖銳，表示我們並沒有所謂悲觀主義。我們是由對於蘇維埃計畫的偉大蓄藏與來源之信仰而出發的。反對派的前進並不使蘇維埃權力衰落，是為了牠的再度確立與發達的。

我們可以把這些推論撮為簡短的論題：

（1）蘇維埃制度，——其領導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前衛——在大衆中有深厚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柢，因為牠是對抗復古的保證及獨立發達——換句話說，非殖民地的保證。

（2）反抗蘇維埃聯邦的根本的歷史的鬥爭，以及反抗共產主義權力的內爭，不是在變獨裁為民主的名義之下進行，而是在變今日過渡經濟制度為必然從屬及「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

（3）在這種狀況之中向資本主義軌道之岔入，只有以內戰的方法實現，內戰是殘酷的，延長的，引起外來干涉的。

（4）此種政變的政治形式很簡單的必是軍事獨裁制，拿破崙主義在現今之變種。但在一個反革命的獨裁之中從始必隱有新十月政變之根源。

（5）反對派的鬥爭整個的在蘇維埃基礎上展開，但表現其為飽爾希維克主義基本原則之直接結果及發展。此鬥爭的現階段不是決定的，而是連結的。

（6）蘇維埃制度的將來的發展——其結果反對派的運命——不獨有賴於國內秩序的成因，並且大有賴於一切世界狀況的進化。資本主義世界的進化將取如何的方向？需要膨脹的列強將如何自置其身於世界市場？在將來，歐洲諸國的相互關係將如何結合——更重要的是美國與歐洲，尤其是美國與英國？

有大量的預言家，不經思考，便斷定蘇維埃聯邦的運命，但對於資本主義歐洲的直接前途，默不發言。但是這些問題不能分開而互相結合，——雖然其結合是矛盾的。

蘇俄的新危機

F. A. Mackenzie

這篇文章雖也是講目前蘇俄的新危機，但僅只就經濟上着眼的，這和上面所載脫洛斯基一篇之就政治上觀察的兩樣，當然也值得我們一讀。本篇原文載本年六月份出版之十九世紀及其後（19th Century and After）雜誌，國聞週報曾譯登該誌第六卷第三十三期。

記者

蘇俄現在又遇着一個經濟上的危機，各城市和鄉村裏面食料與需要品的缺乏，俄幣價值的銳減，及農民團體間的不安寧，大部分是由於蘇俄政府要試行比較嚴厲的共產統治。一九二一年列寧所創的緩和政策，多少總無規則的實行了一點，不料一九二七年又放棄了。共產黨於是再次活躍，阻礙私營商業，限制獨立和興旺的農民增長，並且還竭力的抑制宗教。因政府和農民作戰，便使糧食收穫減少。工業政策直接使稅務特別加重，短期債票發行很多，同時國家所必需的製造物，也弄得供不應求了。

和這個經濟上的危機同時並進的，便是政治暴動，不過比較不很要緊，蘇俄的真正獨裁者斯太林的專制手段，引起了共產黨裏面不少抗議和反叛。以脫洛斯基為領袖的一些過去當政的共產黨魁，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反抗這個獨裁者，但是終究毫無結果。脫洛斯基位置沒有了，政權也被人奪去了，現在在土耳其避難。雷得克（Radek）本來是一個漂亮的新聞記者，也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宣傳家，現在幽禁在西伯利亞，加美納夫（Kamenev）從前不是蘇維埃國家的行政元首嗎？現在也遭了同樣的劫運。布哈林幾個月以前還是共產國際的首領，雖然現在仍舊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但他在真理報（Pravda）原有的編輯位置，已經被人家搶去了。里戈夫（Rykor）和嘉里甯（Kalinin）本是赤衛軍中的兩個主腦人物，因為犯了某種嫌疑，被迫而悔過，現在又變成斯太林的走狗了。五

年以前，我們那裏能够料到像這樣的領袖人物會被開除黨籍，在這一種政治組織裏頭，機械和機械管理者眞是萬能，別的人，無論他們對於外界怎樣的威風凜凜，都決不能有什麼大的作爲，這是已經事實證明了。

脫洛斯基的情形，足以表明這一點。他過去是共產革命裏頭的第二個大人物，紅軍的創造者，和白人作戰的首領，又是民衆所崇拜的偶像。對於俄國軍隊，他有最高的統率權，對於新政策他找出了不少的線索。他好比是一個高塔，爲別人所爬不上的。他的著作，是革命教科書。他的像片，無論那一個共產黨辦公室或俱樂部裏面，都掛着的。並且祇要講到他的大名，人家就起敬。當著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西伯利亞九個城市裏面遊歷的時候，正是俄國的革命週年紀念日，放了三天假。列寧和脫洛斯基兩人的畫像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還有一個第三者就是鬍鬚滿面的馬克斯。斯太林的像片，簡直沒有看見過；但是實際上斯太林已經掌握了最高政權，而脫洛斯基的政治生命，差不多要完了。

今天蘇俄的困難，在農產經濟和財政，其中最要緊的，還是農業，因爲農業是俄國經濟生活的基礎，人民有百分之八十，是種田營生的。

當蘇維埃政府起初拾到政權的時候，國家把全國土地都沒收了。大地主被打倒，個人所有的田地，也被重分，農夫所藏的糧秣和穀食，政府拿去，毫不給一點賠償費。新收穫品呢，農夫也被迫而放棄一大部分，祇得保留一小部分，作他們自己的食料。政府當局最近的目的，是要使農人都變做小地主，各家耕作自己的田土，不雇勞工幫忙。最遠的目的，是要把這些小地主重新聯絡起來成爲大合作社，或許把他們的土地吞沒，形成大規模的國家農莊。列寧知道小農莊，一定浪費太多，因此他夢想到國營農業。農民對於列寧的這種計劃的進行，不表同情，拒絕增加收穫供國家的用。結果列寧知道強迫全俄人口五分之四，是不可能的，祇好屈服，另興新經濟政策，准農民對於他自己所有收穫品自由買賣，並且又承認了一點私人所有權。

蘇維埃政府，總是夢想使比較獨立的農民，集成一個有組織的工業化的和中央集權的農業社會。政府曾竭力提倡農莊合作，可是沒有得到圓滿的結果。農民在團體裏工作，毫不賣力，他們常藉口在合作社內，常有某會員偷懶不作工。爲什麼他必須作苦工？有些時候，政府希望有大農莊出現，努力向這方面用功，在對付鄉村的政策下，政府也獎勵或准許私農增加出貨。有些地方，禁止僱用勞工的規則，被人鄙棄，狡猾的農夫把他所僱的勞動者，當作他的兒子。今天俄國關於採用勞工的法律，是非常的便利，隨便甚麼時候，可以實用，祇要他無須僱人的時間到了，他馬上可以撤消合同。假設生產增加，那末這種政策就算成功。在蘇俄境內，一九二五年的收穫，是百分之七十，一九二六年是百分之八十二，一九二七年是百分之三十六。

現在好像佔了最高位置的斯太林，採取緩和改造政策，並且承認共產主義可以有些變

形，這是他做外境民族人民委員早做過的。脫洛斯基對於斯太林和他旁邊的老衞護者的重要攻擊，就是爲的這件事。（說脫洛斯基贊成變形共產主義的，完全是一種誤會，他是共產主義唯一的眞信徒。）脫洛斯基說斯太林和他的黨徒，正在建設一個新中等階級，這階級終究會有要求手握政權的一天，很有推翻共產主義的可能。斯太林因此更和脫洛斯基不兩立了，重新的攻擊他，特別厲害，但是他何嘗不知道脫洛斯基的辯論，強而有力呢。一九二七年俄國共產黨會議議決以施行比較嚴厲的農業政策，爲將來計劃的中心點。大農民將被重稅和糧食貿易自由限制打倒。一九二八年莫斯科政府便聲明這不僅是紙上空談。在烏克蘭和別的地方，戰鬭已正式開始發生於富有的農人中間了：他們的收穫，被充公，他們的貨物合作社，被搶掠，許多農人被幽禁，一部分被慘殺。

新農民政策，對於最近許多農民的糾紛，都要負責，斯太林已講過好幾次了。去年夏天，他在斯維拉斯克大學（Sverdlorsk University）也是講的這個題目。現在所有的耕種田地的面積，雖然又和大戰以前剩餘食糧輸往外國很多的時候成了水平線，可是他不否認政府得到食糧所經歷的困難。斯太林很正確的指出，從大戰以來，田土所有權變遷的性質，足以阻礙剩餘糧食數額的增加。大戰以前，鄉村外面市場上所有糧食的百分之四十七，是地主生產的，祇有百分之三十四是大農夫的出產品，但是現在地主化爲烏有了，蘇維埃聯邦已經變成一個小農莊的國家，農民祇有百分之十一的出產，放到市場上出賣。廢除大農莊的發展，適逢集合實業的缺乏，很引起市場上面糧食數量的減少。

斯太林的救濟法是：（一）變更小農莊制度，使他們成爲聯絡的集合農莊，備有最新式的機器，能够作極大的糧食交易。（二）擴充現在所有的蘇維埃農莊，對於新農莊加以提倡。（三）有組織的促進狹小的和中等的農莊的生產能力。斯太林宣稱：「我們決不贊助大農莊的發展。」但是當斯太林譴責這種變遷的時候，農人中間的最勤苦者，被迫不許做工，能幹的農人，每年本可耕種現在的田土兩倍，因此也裹足不前；因爲要是幹下去，會犯嫌疑，引起地方當局的不信任。結果生產降到百分之九七·五，這是從一九二八生產數目上面可以看出來的。還有一點，就是大多數農人拒絕按照官價將他們的糧食，賣給當局，他們倒要賣給私販子，或是乾脆的貯藏起來。當政府拒絕他們用鐵路運送私糧的時候，他們就自己用肩膊代替鐵路，由這一處向那一處輸送。因此所得的一種結果，便是不久在許多城市裏麵包鋪外面的人民，聚集成羣，同聲叫苦了。

在許多地方，都有人希望政府受了事實的教訓和警戒，對於生產的農民讓步。嘉里寧自己是農人出身，並且久已變成擁護農人利益的人，別人認爲他是很可以盡一點改良的力；但在四月初，嘉里寧發表一篇關於農業的報告，送給共產黨，並且還要提交會議。這篇報告

明說：沒有變更政策的希望，小農或是中等農夫，可得免稅權利，並且給與許多幫助，但是大農的擔負，將要更外加重。盡力去促進合作鄉村農事企業，加以耕種機和其他任何可能方法的救濟。

從這種政策的下面，我們可以找出蘇俄政府的目的是要改變農民生活的全盤狀況，獨立的農村，對於共產思想，絕對的有害，一個藉工資謀生和工業化的農民，在四五萬畝大的田莊作工，對於共產主義，必定能夠得着較好的了解。這種改變農村的共產政策能成功嗎？大多數的農民都抱疑惑和不信任的態度，農民終究要佔勝利的，這是研究俄人生活者，一定不移的理論。全國居民的消極抵抗，使列甯束手無策，斯太林有什麼本領能夠把列甯已失敗的事叫他成功？雖然他知道共產黨的政策沒有希望而要幹一下，仍不失爲勇者。排成聯合戰線和散居的和沒有組織的人民抗衡，他們還可進一步，再吸收農田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慢慢地按步就班的做，以免全體的總抵抗。政府的眞困難，在難得對於大農村事業有訓練而又誠實的行政人員，還有就是不易供給的必需資本和基金去經營這些事業，使年歲好壞，不發生問題。

工業方面講起來，蘇維埃國家還是失敗，不管多大的消費，國家需要的出產，仍舊不能足額。這種工業化的政策，被共黨很熱烈的採用了，『我們現在必須工業化，愈快愈好，』這是共產黨的口頭語，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的中間，蘇維埃對於國家企業的投資，共計（按照共產黨的報告）有二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除電氣外，由國家直接投資，平均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這大宗款子，一部分是從抽重稅得來的，還有一部分是從工人受重壓力而擔負的債券得來的，電汽的大規模計劃，廣大農田的灌溉和化學事業的新建設，都是企業裏頭已經起始進行的，有好些地方進步了一點，尤其是煤油的出產，雖然，要拿生產來評判工業化，那末到現在，工業化還是只能算失敗。以金屬物紡織品煤炭，工程和機器講起來，供與求中間的距離，比兩年以前還要大些，並且現在還在不斷的增加。

據官方宣稱一九二六年的鋼鐵業，供求相差不過是百分之一七·七。一九二七年按照官吏的報告，供求相差到了百分之二〇。一九二八年到了百分之二七。鐵路的失敗，說是由於運輸冶金工業沒有發達，冶金工業的失敗，說是由於煤業不能供給適當的燃料。在建築業裏，官方也承認供不應求至有百分之二〇，其實眞正的短欠，還不止這樣。就是政治部的人員，也要向最高經濟會議問一聲：他們是不是要希望建所空中樓閣的工廠？

這種供不應求漸漸的增加，怎樣能夠和官方所稱的出產日多的話不相矛盾呢？據官方報告，鋼鐵的出產，在三年內已經加倍了，然則這些另加的出產，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政府當局說明供給缺乏，是由於需要增加的多。這是專講欺騙的共產黨領袖慣說的話。在許多工廠裏面，出產品都有很顯明的減少，這是去年

多天的事。其中有好幾個原因，俄國麥酒的自由出賣雖然得到不少的錢，付給國防軍但是很使工人的工作力減低，許多工人採取每天工作七小時的法規，也足以使出產降落，工人自己的停工，非常普遍。煤的出產額減少煤價反提高了百分之七，烏拉地方減少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生產。列寧格勒普梯老夫的出產，也減少了二、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同時發生的事實，便是經理虧欠和工程師的消極罷工，尤其是在煤業裏面厲害去年夏天沙基工程師（Sha Skv Engineer）所受的悚人聽聞的審訊和判處死刑，產生最不幸的結果，使許多技藝精巧的人，都怕繼續他們所擔負的工作。工業受祕密警察的騷擾，實在太多，因經濟上的能力不足，經理虧欠而被幽禁，使許多人逃走了。好些個工程師加入尋常勞動階級，還有些經營各部事業用機械方法，死板的依照共產黨首領的命令，自己不負責任。

政府對於施行強迫工業化以後的救濟方法，便是增加前進力量和速度。討論最多的五年經濟發展計劃，是要向工業投資，五年以內能到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至如農業和電汽業的投資數目，還要更大，照那計劃，要建設四十二個新的長距離電汽站（包括勒不拉斯特拉和維斯特拉的水力廠與維舍拉地方的煤炭燃料廠與莫斯科煤區和多奈茲流域的機力廠）擴充多奈茲流域，烏拉區域和固勒基流域的礦產，由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加到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噸；化學肥料的出產，將要增加五十倍，農田企業社會化的區域，將要擴充到能容納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在蘇維埃國內，有敢批評這個新工業政策的人，差不多等於大逆不道。有些很勇的人批評這種政策結果被政府嚴厲的責備。最顯明的一個例子，是布哈林，他久已變成共產黨的重要黨徒，在列寧遺囑裏面，也說到了他，他說道：『布哈林不僅是黨內最有身價的大理論家，並且還可以看他做全黨的有望人物。』布哈林本來是眞理報的編輯和共產國際的首領，去年在共產黨會議裏，曾大露頭角。他發表宣言，坦白的表示現在的情形，尤其嘲笑五年計劃。他說：蘇維埃國家成了一個乞丐的國家，單提議什麼投資的用途，是毫無意義的，金錢在什麼地方呢？以下是他的宣言。最近對於投資政策不發一言，是很時髦了。雖然沉默好比是黃金，但是我們正缺乏黃金，關於這個，我們不能保守靜默，我們不僅是沒有金錢，並且還不易於預備適當供給品生活形式，已經變成乞丐，我們的生產和生活，很爲紛亂……我有一種印象，覺得最高經濟會議，當初創設這種五年計劃，完全忘掉基金政策了，經濟生活（Economic Life）雜誌說道：五年計劃對於預算上過分的要求，足以損壞這種政策本身的價值，因爲一個不能實行的計劃，是一種嚴重的罪惡……我們的弓是緊張，到了極點，還要增加緊張的程度，還要加多物料的短欠，是不可能的。……貨物缺乏程度，必須減少，並且還要在最近幾年作到，不然將無濟於事。對於這方面改造的頭一步，即刻就要開始了。……

……我們還沒有認識我們的階級，我們還不知

道改造時期所要求的態度，我們是太集中了。我們必須問我們自己，對於列甯的共產國家，能不能採取幾種步驟做去，這決不是說要放棄共產統治……在許多地方太集中了，使我們失去新的勢力，生計和能力，並且因官僚的障礙，減少了我們各種事務成就的機會，糧食供給的危機，警戒我們，大難臨頭，要克服他們，非得努力不可。墮落的中等階級，進到我們的大組織裏面來了，並且這些人完全對於人民的生活，利益和物質與精神的進步，是漠不關心的。

這篇演說的結果，使布哈林變成一個不體面的人了。

共產黨的右傾運動，也重新在外國的活動裏表現出來了，尤其是在像拉特維亞（Latvia）等鄰國裏容易看見在那裏蘇維埃藉商約而工作，不遺餘力幫助俄國收回這個地方作本國領土。

俄國財政情形，叫我們連想到經濟上的困難，一個最重要的表示便是俄幣價值的跌落，這是去年的事。俄國政府用法律強迫人民對於俄國境內幣價，不能兩樣，俄國人要和外國人交換銀錢，是不准的；但是俄國人儘可自由輸入外國銀錢，祇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輸出俄國銀錢，而不能把外國銀錢送往外國去，除非是在不得已的時候，沒有通融的餘地。不管期上而所說的這些情形如何，在俄國邊界上各邦的都城裏還有所謂黑色交易所（Black Bourses）那裏而仍舊祇出俄幣三分之一的虛價收買俄幣，這是現在很可能的事，左表就是去年一月蘇俄的幣價。

銀行鈔票	一、〇九〇、六九二、五〇〇盧布
國庫鈔票和鑄錢	九三七、一四九、八〇〇盧布
總計	二、〇二七、八四二、三〇〇盧布
保險合同裏的危險總額	
金鑄錢和金元寶	一七八、五五九、〇〇〇盧布
白金和其他貴重金屬品	四四三、六二〇、〇〇〇盧布
外國銀行鈔票	七八四、五六〇、〇〇〇盧布
對外交易的匯票	二七五、八〇〇、〇〇〇盧布
總計	三〇四、一三五、〇〇〇盧布
危險總額的百分數	百分之一五

蘇俄國家預算把一九二七到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國內公債實在的和計算所得的數目連帶發表出來了，我們一定要記着這裏所有的支出包括不少的短債務要償還的利率，固然各債務不甚一致，但是平均利率，什麼都包含在內，大概是百分之一十二。就是因為這種高利率和大工業的消費出乎意料之外，所以蘇俄的新工業失敗了。

附蘇俄國內公債表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

收入	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支出	二四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支出合收入的百分數	百分之四七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

收入	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支出	二九三、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支出合收入的百分數	百分之三六・六

蘇俄的「絲芬克司」

加卜倫

「絲芬克司」乃西洋古代神話中之怪物,意即難以解答之事物,此處指蘇俄農民問題而言。蘇俄以土地革命標揚於世界,幾經變亂,迄今土地問題尚未得着適當的解決。本文著者美人加卜倫氏曾在蘇俄擔任通訊七載,對於蘇俄土地問題,言之甚詳。此篇原文見美國外事季刊(Foreign Affairs)七卷三號,最近北平晨報月刊曾以譯登該誌,茲為介紹俄國內情起見,特為轉錄於此。 記者

「呵!你這全俄的絲芬克司,作你的愛得卜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這是居格涅夫向俄國農民稱謂的一句話。十九世紀的時候,一般醉心於斯拉夫的人,當他們見了俄國農民對於教會及俄皇外表的忠誠,以及他們中間很牢固的帶有共產性的農村組織 the mir,他們便以為這些農民便是俄國天然的社會主義者。幾十年前所稱為浪漫革命者,和繼起社會革命者他們都是竭力頌揚俄國的農民,稱之為自然共產主義者并且他們以為這些農民只要從俄皇及地主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便可以在全世界上為農業合作制度作一個很好的榜樣。在多數派眼中看來,農民是些小生產者,在革命進行中可以與之調和,但最後仍須納之馬克斯式的集產主義的社會秩序之中。

經過十五年的革命及革命後的改造,結果使我們素日對於俄國農民錯誤的觀念全行拋掉。現在他顯示我們的,他仍然是一個極平常的人,並不是一個什麼神祕不可思議外面蒙着羊皮的偶像。不惟從前視農民為「神聖俄國」最忠誠的子孫觀念已由事實證明出來是錯誤的,就是以為農民自然的趨向共產主義那個觀念也站立不住了。誠然,當他們搶奪大地主和平分土地的時候,他們確是很激底的革命者,可是這個過程一經完畢之後,他們馬上都變成私有財產權之把持者,恐怕比甚麼人還要熱心些!經過政府十年的高壓及勸導,現在肯在農業合作上作試驗的僅僅只剩下百分之二了。

俄國農民常常論到他們自己說：『我們是黑暗的人民。』俄國的農村確是處處被貧困，荒廢，以及技術的退步種種的黑暗的影子所籠照。有些地方的生活程度比較其他的地方稍較高些，但就大體上說，全國總是相差不遠的，據官廳方面的調查：成年農民的進款平均起來全年每人不過二百一十七個盧布，五分之一的農民每人只有一頭以上耕作的牲口，並且全國農村的土地劃分為二千萬個小的私有農田：由以上的情形看來，全國的窮困不難想見一般了。這樣小的農田很顯明的是不適於有利的大規模耕作法；至於在很小的農田上去應用營厚利的深耕法，在俄國更是少見的。

戰爭是俄國農民心理變遷主要的原因。歐戰的當中，德人曾俘虜俄兵達二百萬——這些人原來都是見聞很淺陋的農民——送往農村裏面耕作，他們在這裏把德人的耕種的方法及農民生活程度處處拿來同本國的農民作比較，這其中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遊行俄國全境，我覺得無論在思想方面或行動方面，這些歸國的戰事俘虜總是最進步的。

革命及內亂已將俄國的農村根本搖動。是的，農民很少的時候是自動的去分析或推測內亂的結果，他們常常是被紅色的或白色的視為宣傳徵募或徵發的對象。雖是如此，但因有時對於服從或抵抗徵募的事，必須自己加以決定，他也就得回答這個很粗淺的政治問題「白色的老地主回來，與紅色的糧食徵發，還是那一樣更可惡些？」

每一個青年凡在紅軍裏面服過務的，都曾受過相當的共產黨主義的公民訓練。這些新的理想他們回去以後到底還能存留幾多，那另是一個問題；但是像軍隊中的教育工作，以及農村書報室，和大村莊的無線電，在在能使農民常常想到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在大戰前農人是決不會想到的。政府與農民之間，還有一種聯絡物，即專為人民發行的一種週刊，週刊的行銷是隨時增減的，最高的時候，常常達到一百餘萬份。

經過歷史上最大的農民革命以後，所有以前的農村紳士，均被掃除無餘。除了很少的例外，全國現在差不多尋不出一所私有府第出來。像屠格涅夫著作中女英雄研究法文和練習音樂的農村別墅，都一去不復返了。這些別墅多半是在革命進行的時期被焚燬，就是幸免的亦都改為學校休息處或其他公共場所。還有極少數農村紳士，他們雖是在革命時期中尚苟延殘喘的沒有脫離他們的領土，但當局恐怕他予農民以不利的影響，數年前已下令驅逐盡淨了。

蘇俄的土地法，就我所知道的，在東西各國實無二例。全國土地權統歸國家掌握，任何人均可使用，不過只限於自耕的。至於應分地之多少，須視各家人口之衆寡及全村共有土地面積之大小為斷。在俄國除去烏克蘭一帶單宅制（individual homestead system）是罕見的。俄國的農民不似美國和西歐的農民人各有其農場，他們是合村而居的，小的十數家，大的千餘家不等，全村的農場是一片整的，

不過各在各人應得的地段上耕作。比如在某個村子裏面每人應得一俄畝（約合三英畝弱）那麼一家七口——包含父母四個孩子或是一個祖母，就應當得七俄畝。至於新結婚的夫婦，只能得到兩俄畝，私人買賣土地，是不准許的，違則科以三年以上的監禁，但舊習不是一齊可以去掉的，私人買賣土地仍是常有的事。

假使耕作的能力可以使之平均，蘇俄當局一定也會將牠平均起來，但是由經驗上看來，那是很難辦到的事，差不多在每個農村子裏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三種的農民出來：即富農（Kulaks），中農（Seredniaks）及貧農（Byedniaks）。自從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後，農民多少可以自己處置自己的生產品，因此以上的分類自然是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戰爭後的農民，若是存的牲口或機器多比較多一點，或是善於耕種些，在財物的聚積上，較之幸運差點的農民，當然是易於向前些。從已經崩潰的舊農村制度裏邊產生出來新的富農，雖說受了許多的阻礙和摧殘，但仍然未爲蘇維埃的土地法完全消滅。土地固然不能由私人買賣，但在相當期間內的租借或使用原是可以的。計算起來，全國百分之六七的耕地，是以租借爲根基。俄國與任何國的情形都不相同，俄國是富農向貧農租地種，最通常的辦法，是貧農將自己不能耕的土地租於富農而與富農平分所出之生產物。

富農是什麼？這是蘇維埃政治經濟中的最困難且最細微的一個問題，取寬大態度的人以爲富農祇包含以重利剝奪他人或長年雇用傭工者；但是農村的官吏却以爲凡財貨超過他的鄉鄰的都是大農，就應該課以重稅，并且在行政上應加以分別待遇。這種嚴格的意見，可由去年八月四號北唐地方名爲卜若弗度日報一段討論上看出。有一個名叫孔沫若的，從前是個商人，在戰前的時候，享有數百畝的土地。革命的時候，自然亦是剝奪去了；新經濟政策採行以後，他又湊成七八十畝地大的一個田莊，集中精力於肉類及乳酪的製造，因此獲利不少。他一共有八隻母牛兩隻公牛和四匹馬，又曾在農產展覽會上得過兩次獎金，有時候還向報紙上投些關於農業的文字。這樣的人在別國一定要算他是很進步很有用的農人，即該地方的當局也很對他表同情，但是那位著作家却很嚴重的認他是一種新的而且更狡滑的富農。

全俄「富農」的數目，視這個字的定義而有不同；但大概在農民全體中無論如何，難以超過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十四的農民是免稅的，因爲極貧窮的原因。在富農與貧農之間，是數目佔最多數的中農。當國內戰爭進行最猛烈的時候，列寧製訂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即「拉攏中農，站在貧農立場上，一刻不停的去同富農作戰。」這個農村政策施行的緩急因時有不同，但始終是沒有改變的。

在一九二五年的上半年，同富農鬬爭確是稍較緩和些。爲調和大多數的農人和增加生產力起見，農產稅減輕了，租地的限制也稍鬆些，就是雇傭工的手續也變簡了許多。但是

這個温和的農民政策究竟是爲期很短的。脫洛斯基徐維諾夫所領導的反對黨大聲疾呼道：「革命所征服的漸漸的奉送給富農去了」。說起來倒也離奇，政府黨一面極力去壓迫反對黨，同時關於農民政策却採用了反對黨的批評建議不少。於是排斥富農參加蘇維埃選舉的法律就雷厲風行的實行起來，同時又加重富農的租稅，豁免貧農的租稅。不但如此，更用全力將所有的貧農都組織起來，借以反抗富農，徵募黨員亦只限於貧農和爲人傭工的。

有許多觀察家以爲這農業政策的改變，是一種應付敵黨的戰略，採行敵黨所標榜的政策，那就無異於除敵黨的武裝。實在說起來，這次政策的改變，實另有其他的深意存在。在蘇俄政治之下獨立生產的富農，想發達起來，那是萬不會容許的。假使富農一旦發達起來，不惟對馬克斯主義爲挑戰行爲，全部經濟的制度，且將受其威脅，因爲俄國整個的經濟制度，全依着集中的計劃，及物價適當的支配。假使富農完全把穀物壟斷起來以求善價，則政府機關將無法購買了。

自從一九二七年冬季起，政府即開始與富農苦戰，至今仍繼續未已。遠在一九二七年之秋，穀物的輸出已漸漸成爲不可能之事，即城市麵包的供給亦日見艱難，此即富農操縱穀物之結果。這「穀物罷工」到底從何而來？這是不易回答全國的農民并沒有甚麼祕密的組織指揮他們在某一個時候作某種一致的動作，他們的行動都是不期然而然的，就好似一九一七年當大戰最劇烈的時候，他們一齊都由前線跑回來掠奪地主一樣。

爲應付這樣的穀物恐慌，於是政府就不能不採取非常手段，這種非常手段實與改行新經濟政策前的軍事共產主義相去不遠，一面維持着一定不變的物價，一面到鄉村裏面強制的徵收農民的生產品。許多的富農及小商人因爲索價高於法定，都被流放或監禁起來。多數的農民都在壓迫下交出他們剩餘的穀物出來，並且在許多的城內及村子裏面自由穀市亦全被封鎖。

這種非常手段產生許多好的效果及壞的效果。目前的危機自然是過去了，但却招了農民不少的怨恨。當一九二八年六月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時候，大家均承認非常手段固然是勝過了穀物供給的危機，但終不是永久的辦法。於是大家決議：以後穀物的購買須志願的，更不強迫農民購買公債，就是公家向農民購買穀物，也應當照原價增加百分之十五。同時該會并宣稱一面對於富農仍然繼續作戰，一面在 Sovhozes 及 Kolhozes 形式之下，極力提倡社會主義的農業。下次十一月的全體會議，關於農業政策沒有什麼實質的變動，只是鼓勵合作制度及小規模的個人耕作而已。

據十一月全體會議決議案內容所載，現在全俄耕地，只合戰前百分之九十，穀類出產只合戰前百分之八十，市面之穀物較之戰前祇佔百分之五十六，但是全國人口已較戰前增加百分之十，並且正在激進未已，尤其是在城市當中。由上邊的數目看來，就不難想見爲甚

麼在城市內不見有白麵包，而建築宏大的國家穀物輸出公司竟是空空如也。

所謂「專門的種植」——如苧蔴棉花煙葉甘蔗之類——似乎稍較好些；可是仍難令人滿意。種植的面積，雖是比戰前已增加百分五十八，而每畝地的出產，倒反減少許多，即：大蔴較之戰前減少百分之三十二，棉花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甘蔗減少百分之十。

關於穀類的出產也是一樣的低落，較之戰前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祇能產出百分之八十的穀物。這足見俄國雖是據有許多肥沃的土地，農業仍是落後的非常。

生產品這樣的銳減，其原因到底在甚麼地方？土地所有權制度的變更，自然要算市面穀物缺乏最重要的原因。在戰前市面上四分之三的穀物，是由大地主及富農產生出來的，中農及貧農所出的，僅僅足供他們自己消費。在土地革命的時候，大地主完全消滅，就是富農的生產力，亦被剝削盡了。戰前的大地主計算每年輸入市面之穀物爲四百五十萬噸，富農輸入一千一百萬噸；現在呢？全俄的國營農業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一年當中，只出六十萬噸，而富農所出的不過二百萬噸。貧農及中農剩餘的生產品，固然多少增加一點，但以之賠補戰前大規模農出生產品之縮減，則相差甚遠。

還有一種不利的趨勢，即土地的單位日見縮小是也。全俄目下有二千五百萬至二千七百萬個農場，戰前則不過一千六百餘萬。這一面是因爲人口加多，二面是因爲青年不願與父母同居，還有一個原因是爲避免租稅，因爲蘇俄的租稅多半加在大農身上的。

蘇俄農產品之低落，實以其打富濟貧之階級政策爲其主因。蘇維埃的土地政策，使多能力不稱的農夫得分有土地，而種種人爲的限制，反使大農沒有生長的機會。農工調查委員會副委員長柯苦夫勒夫在他著的一本小冊子上名爲「農業合作」上，討論各種農產的生產力及生產費甚詳，他說在卜司考夫省貧農在每俄畝上平均只能生產大麻八・二分卜（約三十六磅），但是富農在同一大的面積上卻能產出一五・二分。在克頁天地方，貧農每俄畝祇收穫二十六卜大麥，而富農於同一面積上則收穫五十九卜多。不斷的剝奪大農，也許是好的政治，好的道德，但上面的數目字告訴我們，那絕不是好的生產方法。

俄國共產黨確是左右爲難：在另一方面還須想法去對付那些獨立的小生產者。這些獨立的小生產者，雖是馬克斯料其必歸消滅，然至今尚有二千七百萬之多。假使目前的這種農業政策繼續進行，則將來俄國農業前途實未可樂觀，剩餘生產品既是很少，國外貿易及國內產業之發展，自然要大受影響。

但蘇俄的當局，目前正在設法救濟。他們所看見的出路就是實行大規模的農業公營制度。他們謂若讓大農在農村中自由發展，不惟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不起來，且與中農以大不利，因爲一個大農起來，幾個小農均將受其禍害。

共產黨極希望的現在的農村——零星的

不經濟的小農田原始的器具，及不進步的方法——變成國營的合作的單位，並使用近代的機器，使出產可與西歐及美國相等。雖是如此，要實現這個夢想，眞不是短期間所能辦得到的，現在國營的農場及合作式的農莊仍是很少，全俄現在只有三二、五〇〇個合作農場，上面住了三七五、三七七家，佔耕地百分之一二五及四、七九四個國營農場佔耕地百分之一・二七。

在國營農莊之下，在原則與國營工場無大差異，面積很大，多半是在革命的時期國家從大地主手中得過來的。內中的工人，都付以相當的工價，若有贏餘，則歸國家所有。這樣的農場常常是與試驗場連起來的，就財政上說，這種試驗不能說是成功，因為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底，已賠去八百餘萬盧布。但這賬目上虧折，提倡的人並不認為實際上的損失，因為他們曾與鄰近的農民關於農業上的實質幫助不少。

合作式農場的性質與此大異，其中的農民是將個人應得的土地合攏起來，共同在上面耕作。這種農場共有三種形式：第一種為共產式，裏面社員完全是共同生產共同消費；其次為亞特爾，裏面的社員同居一處，各按勞力取得工資；最後則為稍較寬弛的合作團體，其中社員依然分居，不過工作的時候在一處罷了。數目最多的還要算這種組織最不嚴密的。大規模合作制的最大障礙還是心理的，有幾次農民向我表示道，在集產制度之下，恐怕很容易同別家發生衝突，對於依靠別人為生的懶惰份子更是沒有什麼良好辦法。在合作制度下面，已有很多的地方，採行依工發價的辦法。但是農人受自己田莊根性依然存在，一時不易克服的。

直到現在農村的新舊衝突仍然沒有了解。所謂穀物徵發及一九二八年的非常手段在民間留下不少的怨恨，尤其是富農方面。在一九二八年後半期人民襲擊共產黨人的事件，一天多一天，而蘇維埃新添設的機關也隨之增加。自八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止，地方官吏及通信員被人暗殺事件多至四十四起，還有三十三件是未遂的。許多合作式的莊舍及財產亦被焚燬，因為合作式的農莊最為富農所痛恨。蘇維埃當局對於暗殺犯均以反革命論罪，處之以死刑。

欲知蘇俄農民與馬克斯主義接觸以後之結果（即將農奴的子孫變為具有近代的機器的共產主義的實行者）須視其土地政策厲行之程度，富農抵抗力之強弱，以及大規模合作農場試驗之成績若何。無論其結果如何，社會主義之由產業上進入農業上，在俄國革命史上，總要佔重要的一頁，這是萬無可疑的。

現代哲學鳥瞰

張東蓀

我在光華大學講現代哲學，分作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唯用主義，其主要點是講美國的傑姆斯與杜威以及英國的席勒；第二部分是生命哲學，其主要點是講法國的柏格森；第三部分是各種實在論，其主要點是講美國的新實在論派與批判的實在論派以及英國中立一元論的羅素與層創的進化論者亞歷桑逗與穆耿；第四部分是所謂新唯心論，是指英國的柏拉德來與濮頌葵的新黑格兒派以及意大利的克魯企與斯第爾等。孰知祇能講到第三部分，而第四部分竟沒有時間，來不及講了。不得已只好把第四部分改爲現代哲學鳥瞰。這就是本篇。本篇的目的是在告訴已經學過哲學史的人們以現代哲學的概況，或許對於他們自己研究哲學時有些幫助，可以說是一種類乎目錄學的知識。有了這種知識至少對於新出版的書籍可以定一個購買與否的標準。

著者識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一

第一點須聲明的即所謂「現代」究竟指何時。按「現代」一語是指與我們同時的時代而言。照這樣說，則現代究從何時算起似不難推知。於是我們有下列的幾點可以決定：

一、凡一種學說雖在此二三十年發生，而已公認爲有多少不妥當處，所以以後便無人繼續主張，則這種學說不能算爲現代的學說。例如黑開兒（Haeckel）的宇宙之謎（The Riddle of the Universe, 1899）其出版迄今正三十年，但他的學說卻不能算爲現代流行的學說了。

二、凡一種學說其出現雖在數十年以前，而迄今尚有人祖述，且有一種勢力支配現代的思想界，則這個學說便可爲現代的學說。例如新康德派是開始於一八六〇年，而至今甚盛。

三、凡一種學說雖不能得多人的追隨與信從，然尚不失爲一種意見，則這種學說雖不能算爲現代思潮中的主潮，而至少可以算作其中的一個旁流。例如英國的伐珊特（Douglas Fawcett）

以為宇宙是一個大的想像，他名曰想像論（imaginism）。

根據以上的分別則讀者當可曉然於本篇所述的各派學說的性質了。質言之，卽凡本篇所不述的除以個人見聞有限而有所疏漏以外大概都是本人以為不足以列作現代思潮的。

二

通常總是把哲學分作英美派與大陸派，但我覺得這種分別不甚切當。我們似可以說在現代至少可有三派：卽英國的哲學，德國的哲學與法國的哲學。至於美國不過是英國的附屬品罷了。此外還有意大利。於是本篇就以這五個國為限。

我們現在請先說英國。須知英國的哲學自始卽有三個潮流。一個可名之曰經驗論派的潮流，自培根（Bacon）洛克（Locke）白克萊（Berkeley）休謨（Hume）一直傳下來。一個可名之曰蘇格蘭派的潮流，自李德（Thomas Reid）以下流傳而來。一個可名之曰受德國唯心論派影響的思潮，這一派所受的影響是康德（Kant）與黑格兒（Hegel）所以這一種思潮可以說是英國的康德黑格兒派。開始介紹黑格兒的是斯第亞林(Stirling)。他的大著黑格兒之祕密（The Secret of Hegel）一半敍述一半翻譯。介紹康德最詳細的是卡德（Edward Caird）。他的兩大本的康德之批判哲學迄今還可算解釋康德的唯一著作。除此三派以外還有從科學上影響到哲學的一種思潮，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於是我們共得四種卽（一）經驗論的潮流；（二）實在論的潮流；（三）唯心論的潮流；（四）進化論的潮流。以上四種潮流互相結合起來，遂成了現代思想的分野。於是我們可以知道現代的英國哲學共有下列各派：

一、唯心論派　這其中又可分二種，卽一元論派與多元論派。

二、實在論派

三、進化論派

其實這個分類還不能算十分嚴正。伯洛德（Broad）分哲學為二種：一種是名曰批評的哲學（critical philosophy）；一種則名曰冥想的哲學（speculative philosophy）。前者專批評科學所根據的前提與所收獲的結果。所以這種批評的哲學可以說就是對於科學下檢討的工夫。至於冥想則無異於猜測。他是不求證明，而專重推論的。前者當然限於認識問題；後者方侵入於本體論。我想這個分別亦很有理。並且現代哲學的特點亦可藉此表出：卽現代哲學完全趨重於批評的方面。於是我們且將英國的現代思潮述之如下：

第一，英國的講壇哲學依然是以唯心論為占勢力。自格林（H. T. Green）以來不特在哲學方面如此，卽在倫理學方面亦是傾向於唯心主義。當代最大的思想家當推伯拉德來（F. H. Bradley）。他雖近已逝世，但在哲學上不能不算有創見。他的大著現象與本體（Appearance and Reality）雖是一八九三年出版，但迄今已至六版，並

且各國的翻譯本已不少。他的倫理研究（Ethical Studies）新近又再版了。他的學說是主張有一個絕對的經驗。可以說是英國新黑格兒派的第一重鎮。繼承這種思想而發揮的便是濮桑葵(B. Bosanquet)。他的著述頗多，而最重要的是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可是他的文章十分晦澁，不易了解。再次便要算澳爾唐爵士（Lord Haldane）。他的重要著述要算 Pathway to Reality。他後來用相對論來解釋黑格兒的知識包括一切的主張。著有 Reign of Relativity 亦是他的代表作品。再其次便可推瓊司（Henry Jones)。他研究洛志 (Lotze) 很有心得。他的著作自然以 Idealism as a Practical Creed 爲最。後來還有 A Faith that Enquires。但我終覺得他太偏於宗教了。他們三個亦都是新近逝世的。現在尙存於世的則有泰洛（A. E. Taylor）他的舊作形而上學序論（Elements of Metaphysics）可說是繼承伯拉德來與濮桑葵的學說。但他以後沒有主張的著述發表，乃專心於研究希臘哲學——尤其柏拉圖。所以他與勃乃特 (Burnet) 是英國研究希臘哲學的「權威者。」其次是柏靈葛帕第孫 (Pringle-Pattison)。不過他的 Hegelianism and Personality 卻有幾分趨向於人格論，是想以絕對論與人格論調和。從人格論來講，後來解釋黑格兒遂有多元論的傾向。此外尙有白黎（Baillie）他亦是以絕對的經驗來說明小已的經驗。他的大著 An Idealistic Construction of Experience 是採納幾分美國唯用主義。可以說亦是以絕對論與人格論相調和。以上諸人都已成就，現在沒有甚麼新發展。並且都是老年的人了。惟有赫恩萊（L. F. A. Hoernlé）可以說是最新進的。他的近著 Idealism as a Philosophy 比較上是一部淺顯的書。此外有滕納 (T. E. Turner)。其近著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Moral Obligation 雖是屬於倫理，而實是新黑格兒派哲學。

第二，以上所述的唯心論都是以絕對的經驗爲歸宿，自屬於一元論方面。然而黑格兒的學說未嘗不可作多元論來解釋。所以我們名上述諸人爲一元論的唯心派。於是須另述多元論的唯心派。英國的多元的唯心論當推瓦德（James Ward）他的思想並不是自黑格兒出發。著述很多而以 The Realm of Ends 爲最重要。他於心理學上很有貢獻，其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迄今仍爲名著。此外即是麥克他噶（Mac Taggart）他是解釋黑格兒的。他的著作似以 The Nature of Existence 爲最重要——其第二冊是於他死後出版的。再其次就是卡阿（H. Wildon Carr）他的著述當以 A Theory of Monads 爲代表。他可以說是萊伯尼志 (Leibniz) 派。他們三個人都不相同。麥克他噶是黑格兒派的多元論者；卡阿是萊伯尼志派的多元論者。祖述瓦德的學說的有黎卻德孫（Richardson）

第三，此外有一部分學者雖充分受了唯心論的影響，但他們仍覺得實在論有不可埋沒的眞理。這一派的學者當然以衞爾孫(Cook Wil-

son)爲首領。他死了以後，他的弟子有柏里卻德（Prichard）。此外斯密司(Norman Kemp Smith)的 Prolegomena to An Idealist Theory of Knowledge 雖則自稱爲唯心論者而實則亦是採取實在論的見地。總之，他們都是研究康德的人。可以名之爲康德派的實在論者（Kantian realists）。

第四，於是我們須談到實在論的潮流了。英國的實在論是以穆亞（G. E. Moore）的 Refutation of Idealism 一篇文章爲挑戰的呼聲。穆亞亦是一個康德研究者。而他的實在論的態度則比較最激底。他不但在認識論上是一個極端的實在論者，而在倫理學上亦是採取實在論。他的 Principia Ethica 總算是一個新見地。其次要算希克斯（Dawes Hicks）。他亦是一個研究康德哲學的重鎭。他沒有單行本的著述，而只有在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他有時自稱爲批判的實在論者 (critical realist)，又有時自稱爲常識哲學 (commonsense philosophy）。再其次即是拉德（J. Laird）。

第五，實在論各派中以羅素（Bertrand Russell）爲另有來源。其近著 Outlines of Philosophy 頗足代表其學說的全部。

第六，統系最大而整齊的亞歷桑逗（S. Alexander）在認識論上自然亦是一個極端的實在論者。但他在宇宙論另有見地。我們應當重視他的宇宙論的新說。

第七，與亞歷桑逗相近的是大生物學家穆耿(C. Lloyd Morgan)。他的層創的進化論（emergent evolution）已成當代哲學上討論的主題了。

第八，比較新進的是伯洛德（C. D. Broad）。他在認識論上雖是一個實在論者，而在本體論上有承認「心」的存在。可以說他很近於層創的進化論一派。

第九，以數學大家而創立一種新哲學的是懷特海（A. N. Whitehead）他用「通體相關」(organic) 的原則來解釋物理並及於全宇宙。可惜他的近著 Science and Modern World 尚不足代表其學說的全部。我們不能不希望他更有屬於純正形而上學的著述出世。

第十，與懷特海相似的是斯墨次（J. C. Smuts）將軍。他的整全主義（Holism）亦與通體相關的原則相通。都可以說是現代科學上最新的方面。

第十一，與穆耿的進化說相近而特別注重於內部的調和則有霍瑰好司（L. T. Hobhouse）。他的修正版的 Development and Purpose 可以說是他的最重要的著述。

第十二，此外從科學而進入於哲學的有赫胥黎（即著天演論者）的孫子、玖里赫胥黎（Julian Huxley）。他是一個生物學家。但他和他的祖父不同，並贊成唯物論。另外一個是天文學大家哀丁頓（Eddington）。他對於相對論的理論有新解釋。近來哀丁頓的著述漸漸

地深入了哲學的領城。他的頡福德講演 (Gifford Lecture) 是 The Na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他公然主張物是外的結構，心是內的材料。把克黎福德 (Clifford) 的「精神原料」(Mind-Stuff 此說謂精神是內部的原料）的學說重新恢復起來。而狄里赫肯黎亦與此相類。不過不用 Mind-Stuff 而用 World-Stuff。但他仍以爲惟於自覺的心一方面較爲接近於這個宇宙原料。

英國的現代哲學思潮，以我所知的而言，大概不過如此。此外於倫理學方面似亦可一述。須知倫理學本是英國的土產。邊沁 (Bentham) 沙甫培來 (Shaftesbery) 等迄今是倫理學上的經典。不過近來英國倫理思潮無不受康德的影響。自格林 (H. T. Green) 以來，可以說倫理學是偏重於唯心論派了。現在所有的重鎮是辣許答爾 (Rashdall 有 The Theory of Good and Evil) 瑣里 (Sorley 有 Moral Value and the Idea of God) 德阿珊 (D'Acy 著有 Short Study of Ethics) 以及彌亞漢特 (Muirhead) 麥肯啓 (Mackenzie) 等人。

此外如伐珊特 (D. Fawcett) 的想像主義與喬特 (C. E. M. Joad) 的生命主義雖不失爲一種主張，而要無多大影響被於思想界。

三

我們跟着須述美國，不是因爲美國在哲學上有其特別的地位，乃只是因爲他與英國相近罷了。

第一，美國的土產可以算唯用論 (pragmatism)。英國唯用論首領席勒 (F. C. S. Schiller) 卻應聘赴美國了，可惜他近來沒有甚麼著述發表。想來他的思想是沒有新變化。獨有美國的杜威 (J. Dewey) 卻真是「老當益壯」。近來又到英國，擔任頡福德講演。我們預料他的講演必有新見地貢獻於思想界。並且在美國他的學徒亦還不少。

第二，美國的唯心論而受有黑格兒影響的以洛哀司 (J. Royce) 爲首。他死了以後，現在則有赫金 (W. E. Hocking) 他的近著 Self and its Freedom 很足以表示唯心論的復活。不過我總覺得這個人有些宗教臭味。此外可以說還有卡爾金 (M. W. Calkins) 女士。她在其最新改版的 The Persistent Problem of Philosophy 上以唯心論爲立脚點向實在論所加的攻擊有所辯護。

第三，唯心論有多元論爲出發點的，即是以人格爲主體。此說自霍維遜 (G. H. Howison) 創之。鮑恩 (Bowne) 更進而發揮之。不料他們二人死後，其說居然大盛。現在有柏萊特曼 (E. S. Brightman) 其近著 Philosophy of Ideals 可以說是一部代表這個潮流的書。還有寇奴村 (A. C. Knudson) 著有 The Philosophy of Personalism。又有佛里威林 (R. T. Flewelling) 著有 The Creative Personality。他們還辦了一個雜誌名曰人格主義者。

第四，美國於一九一〇年起了一個新哲學的運動，就是所謂新實在

論（neo-realism）乃是六個人共同簽名發表的一個宣言。這六個人雖共同宣言卻是各做一段不過所主張的有重複的地方罷了。他們的新實在論（The New Realism）即於翌年發表但他們以後卻並不曾再有合作的著述。其中諸人反而分歧各向他方面去研究了。——如潘萊（R. B. Perry）傾向於研究價值問題。且其中孟泰苟（W. P. Montagne）有新著 The Ways of Knowing 卻頗含有調和的色彩，不是純粹的實在論了。

第五因為新實在論太極端了，照新實在論的主張，勢必沒有所謂錯誤。因此激起了一個反動這個反動就是所謂「批判的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並且亦是一個合作的著述。執筆者共有七人。他們在未建立這個批判的實在論以前，都是知名之士。在七個人中，似以桑他耶那（G. Santayana）與斯趨朗（C. A. Strong）為最。桑他耶那又有新著 The Realm of Essence，更發揮他的這種主張。斯趨朗現在住於英國。他本來是主張汎心論的。他們七個人的批判的實在論本是只限於認識論方面而在本體論方面各人主張不同，並不能合作。其中的散勒司（R. W. Sellars）是主張進化論的，而菊立克（D. Drake）則近於中立一元論。

第六，散勒司的進化的自然主義是和英國的層創進化論相通。近來美國思潮很受這種進化說的響影。如薄丁（Bodin）的宇宙的進化（Cosmic Evolution）主張全宇宙是相通的；又如康節（Conger）主張宇宙是無數的套而成；又如吳特伯來奇（Woodbridge）的 The Realm of Mind 主張心亦是在宇宙中的一個層階。

總之，美國的實在論潮流漸漸地有些轉向了。換言之，即由極端的實在論轉到溫和的實在論；並且由溫和的實在論又要與唯心論接軌了。

四

我們應得繼續講德國的現代哲學的大勢。德國的哲學可以說大部分都是受康德的影響的。所以德國的現代哲學中可以加以「新康德派」頭銜的就有數派之多。我們可以大別為三大類：即第一類觀念論或理想主義；第二類實在論或客觀主義；第三類實證論或經驗主義。而於第一類中無論何種理想主義都是受有康德的影響。現在且分述之如下：

第一，所謂新康德派原不止一二派。就中有一派主張真理的認識是一種價值的實現。這樣便把「真」等於「普遍的有效」了。這一派名曰價值哲學派。是以文旦爾邦德（Windelband）為首領。他的論文集是 Präludien。其中有關於哲學性質的討論。他以為哲學的能事不是純粹的靜觀的知，乃是離不了評價。他雖已死了，而現在尚活着的是李卡特（Heinrich Rickert）。此人迄今為德國哲學界的重鎮。他的大著認識之對象（Der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於第三版更加偏向於先驗的方面。他的主張不外乎以為事實上的「是如此」

實係由理性上的「應如此」而出。所以他的標語是：應然先於實然("Ought" is prior to "is") 他們因為側重「應然」，所以他們自然而然便趨向於文化與歷史方面。於是他們在哲學本部的貢獻亦隨着移於所謂「文化學」(Kulturwissenschaften) 與「歷史學」(Geschichtswissenschaften)。他們這一派又名曰西南學派，因為他們最初是在德國西南方面的大學（如佛里堡大學，許特拉斯堡大學，漢日爾堡大學）講學的緣故。屬於此派還有李卡特的門人拉斯開(Emil Lask) 可惜於歐戰時歿於戰役了。現在屬於此派的人尚有Mehlis, Kroner, Leser, Metzger 等。

第二西南學派是從文化方面發揮康德的精神，而尚有從自然科學方面更把康德的批評精神澈底一下的，這便是所謂馬堡學派 (the Marburg School)。馬堡學派的遠祖可以說是著唯物論史的朗蓋(Lange)，而真正的首領則是柯亨 (Hermann Cohen)。他有三部書，其分配亦是仿康德。一為純粹認知之名學 (Logik der reinen Erkenntnis)；二為純粹意志之倫理學 Ethik der reinen Willens)；三為純粹感情之美學 (Aesthetik der reinen Gefühls)。而他的康德之經驗論亦是一部重要的著述。柯亨學說的特點在把思想與自然打成一片，他以為思想不須另有所對，而思想自身即有其起源。所以他以「起源原則」加入於固定的範疇中，於是思想自己完全成了函數的了。繼他的是那托魄 (Paul Natorp)。他的大著是確實科學之名學基礎 (Die 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此書於改正版中有論及相對論的地方。但他又向教育學方面發展。於是他的「理想主義的社會主義」(idealistic socialism) 為學界所特別稱道了。現在社會主義中有所謂新康德派，就是指他以及許丹姆拉 (Stammler) 等人。他們二人雖已逝世，而尚存的則有喀西對(Ernst Cassirer)。此人的大著實體概念與關係概念 (Substanzbegriff und Functionsbegriff) 已有英譯本。他們是完全以關係來說明知識，並且以為知識只是相關共變的關係。這種關係是自足的。有了這樣關係則有了一切，不必再另尋「所對」了。總之，從批評自然科學一點來講，可以說馬堡學派比較上真接近於康德。但康德仍脫不了有固定的方面。馬堡學派把知識認為只是函數性質的關係；西南學派把應然置於實然之前，在我個人看來，似乎都有要想把固定變為活動的傾向。果爾似又可以說都於暗中受有黑格兒的影響。現在屬於此派的人尚有 Kinkel, Boeck, Kellermann, Bachenau 等。

第三，與西南學派的文化學相近而又不相同的是第爾泰 (Wilhelm Dilthey)。他自名其學為「精神學」(Geisteswissenschaften)。而其實只是文化學。不過他的文化學自內部來研究。他以為文化完全是內界生命的精神表現。所以他的哲學富有生命哲學的色彩。但他以為文化的方式是內界生命的表現，同時又不捨去方式主義，所以他對於哲學依然是採用批評的精神。可以說他亦是受有康德的影響。他的

著述中有黑格兒傳（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我們亦可以說他受有黑格兒的影響。總之，他是一個多方面的學者。他的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於其死後已刊行了。他這一派頗有勢力：屬於其派的人有密許（G. Misch），諾爾（H. Nohl），李特（T. Litt），佛來耶（H. Freyer）等。而就中有許普朗格（Eduard Spranger）則以文化的類型來說明「人的類型」。他的著述是 Lebensformen（此書有英譯本名曰 Type of Men）。總之，這一派用生命的精神來解釋文化，一方面表明生命的一貫，他方面表明文化的方式與階段，所以這一派在思想界上是很有貢獻的。

第四，與這種生命哲學相近的是辛茂爾（Georg Simmel）。我們可以加他一個徽號曰：康德派的唯用主義者（Kantian pragmatist）。他以為生命由於自身的發展而現有種種方式。但方式一化為固定以後，生命又須冲破這個固定的東西而另有所創造。於是生命是不斷地在那里流轉：就是自己建設再自己冲破，又自己重新建設。他的大著是 Philosophie des Geldes，可以譯為價值之哲學。他又是一個社會學者，他的社會學是方式的社會學。所以他於方式主義一方面是受了康德的影響，而於生命主義一方面則頗近於英美的唯用主義。

第五，以生命主義與康德哲學相聯合的又有杜里舒（Hans Driesch）。杜里舒曾在中國講學一年，所以他的學說茲不贅述。不過世人多稱他為康德派的生機論（Kantian vitalism）的主張者。與杜里舒主張「生機」（entelechy）相類的則有臨因開（Johannes Reinke）。

第六，以生物的見地而講知識的是范杭葛（H. Vaihinger）。他的哲學名曰「宛若之哲學」（Die Philosophie des Als-Ob）。他的著述卽以此為題。（此書有英譯本為 Philosophy of As-if）他是一個註釋康德的人。他以為一切東西都是「假擬」（fiction）。他並且相信這個主張是可由康德的學說中推演出來的。而在我們看來則頗與英美的唯用主義相通。他這一派的哲學亦頗有人信從。現在的學者如克勞斯（Oskar Kraus）等，卽是他的信徒。

第七，此外另有專從直觀方面來說明思想的範疇的，這一派本自佛里斯（Fries）開始。這一派自命為康德派正統。佛里斯與黑格兒同時，而聲名為黑格兒所壓。其後有阿僕爾特（Apelt）。迨至納爾松（Nelson）乃創有認識論為不可能之說。此派完全以數理中的範疇為根據，主張有先天的思想格式，不能用經驗推證。

按納爾松雖已逝世，而此派思想仍在繼續發展中。友人朱言鈞曾在德國受業於納爾松。著有納爾松之學說一書甚為明瞭。朱君學有家派，非現在好為偏激之言以沽名者可比。凡紫來研究數學，對於此派學說自易領悟。前者朱君贈書囑為介紹，因未能如命，所以特附記於此。

第八，有所謂內在哲學派亦自命為屬於康德派中。這種內在哲學是主張客觀的實在只存在於主觀的認知以內，以為凡假定有一個超認知的實在乃是不必要的。此派的人物是休僕（W. Schuppe），朗姆

開（J. Rehmke）以及休伯特、紫爾頓（Schubert-Soldern）而朗姆開的著述 Philosophie als Grundwissenschaft 迄今仍是很重要的，但據我看來，此派與其說是屬於康德毋寧說近於伯開萊（Berkeley）。朗姆開的學說迄今尚盛，德國學界有「朗姆開學會」。

第九，我們又輪到以外的新康德派了。就是指專門註釋康德學說，校訂康德著述，並搜羅康德事跡的人而言。這些人中有阿第開斯（E. Adickes），佛朗德爾（Vorländer）以及包哈（Bruno Bauch）。其屬於這一方面而已逝世的人則有李伯曼（Otto Liebmann, 1840—1912）李爾（A. Riehl, 1844—1924）。就中各有各的主張，不能歸併作一派看待。例如李伯曼主張應側重於批評的精神，而不必要「物如」；李爾主張批評的出發點當在感覺的經驗，把哲學限於認識論。此外尚有許套定格（F. Staudinger）與許他德來（A. Stadler）以及拉斯維志（K. Lasswitz）則可以說與馬堡學派相近。至於包哈則又與西南學派相近。此外尚有多人，恕不詳述。

第十，此外復有二個人。一個是孔奈流斯（Hans Cornelius）。他雖是屬於批評哲學派內，而實兼有實證論的臭味。一個是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此人本屬於馬堡學派，但他後來思想變化了，卻漸漸傾向於呼塞爾的現象學一派。這二個人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此外我們須述與康德關係較遠的各種唯心論。大約有數種如下：

第十一，有主張意志的，可以名曰意志論派。這一派的首領本是費盧納（G. T. Fechner）與翁特（W. Wundt）。後來則有保爾遜（F. Paulsen）。又如厄時萊（R. Eisler）亦是近於此派的人。總之，這一派以意志說明精神，以為心的本質就是意志。而又以精神說明宇宙，以為宇宙的本質是精神。所以結論便自然而至於主張宇宙的本體是意志。

第十二，與主意論派相近而主張精神生活的是倭伊鏗（R. Eucken）。他的思想很流傳到英美，所以他的著述幾乎可以說都有英文譯本。他名其學說為 noölogy。頗有人採用其說以入教育學的原理中。所以他在思想界亦成為一大派。

第十三，此外有一派是主張人格是最後實在的。這一派是許透恩（Wilhelm Stern）。其人研究兒童心理有素。他的代表著述是 Person und Sache 三冊。

於是我們又須述至實在論方面了。

第十四，建立批判的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人是寇爾魄（Oswald Külpe）。他的大著是 Die Realisierung 三冊。此派主張大半根據科學，其要點與英美的新實在論相似，但與美國所謂批判的實在論不同。寇爾魄死後，現有梅珊爾（August Messer）而耶路撒冷（Wilhelm Jerusalem）雖偏於生物學方面，亦與此派相近。其所著哲學概論有中文譯本。（可惜譯得不十分好。）

第十五，論到實在論我們不能不推曼儂（Alexius von Meinong）。

不過他是奧地利人，不是純屬於德國學派內。他的學說名曰「對象說」(Gegenstandstheorie)。其說雖先以心理爲出發點而結果則歸於實在論。他先以心的經驗來分類，於是在心的經驗中覓得所謂「對象」（objects）。這個對象並不是具體的事物，乃是抽象的必然性。這種抽象而普遍的必然性能左右思想。所以這些對象雖發現於思想中，認識中，但卻不是倚靠思想而始爲存在。我們的認識只是直觀於這些對象，並不能把對象從無中生有地創造出來。他這一派的學說很有獨到的地方。

第十六，與曼儂相類而自成一大派的是呼塞爾（Edmund Husserl）他的大著中較早的是名學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他後來自名其學說曰「現象學」（Phänomenologie）。並且集合同調的青年學者創立所謂現象學年報（Jahrbuch für philosophisch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迄今尙繼續出版，未嘗終止。他的學說自然是受了曼儂的影響，但於自心理學分析經驗內容爲出發點，亦是受了伯朗泰諾（Brentano）的影響。他的學說是在我們的經驗中除去感覺的對象以外另覓一種條理或方式的對象。康德雖是如此，不過康德認這些方式是主觀所先天本有的格律。而呼塞爾則不然。他以爲這些方式是自存的實在。我們有一種直觀的能力。所以能直接認知這些方式。他名這些方式爲 Wesen（卽 essence）。他這種見地和英美新實在論者主張有 subsistents 大抵相同。他的貢獻似乎在方法論方面爲多。他名他的新方法爲「現象學的方法」。須知他的所謂「現象學」和黑格兒的完全不同。卽「現象」一辭亦與康德的不同。他這一派現在頗有勢力，有許多青年學者追隨他。例如 Heidegger, Honecker, Geiger, Linke, Ingarden, Becker 等等。而其中尤以新近逝世的席萊爾（Max Scheler）爲有特別貢獻，可算是一個特出的人。他研究的方面是倫理學與美學——以現象學方法研究之。

於是我們須接着述實證論（positivism）的各派了。

第十七，實證論的各派不能不以馬哈（Ernst Mach）爲翹楚。他以爲只有純粹經驗沒有別的——卽既無心又無物，而所謂純粹經驗又只是感觀。所以他是唯感覺論。和英國的羅素把感覺爲中立的根本材料，一切由此組成，頗有相似之處。不過他仍是以心理爲出發點。此派的人有 Boltzmann, Gomperz 等。

第十八，與馬哈同一見地而趨於極端的是阿梵那流斯（Richard Avenarius）。他美其名曰純粹經驗之哲學。不知者往往誤會，以爲與美國的傑姆斯（W. James）的極端經驗論相同。殊不知他的學說乃是變化一元論（Monism of Becoming）中的唯物論。他雖然只講現象，而其實無異於物質。可以說他是新式的唯物論，因爲這種唯物論把本體本質（substance）完全拋棄而只講現象的變化。比他稍偏於感覺的是倍索爾特（Petzoldt）。其主張似稍近於中立一元論。

德國哲學思潮的分野大概如此。此外自曼儂以對象論來研究價值，於是又起了一派價值論的哲學。其中代表是哀林斐爾斯(Ehrenfels)魏泰山克（Witasek）等。茲因不屬於純正哲學，故不詳述。但於此以外尚有潘拉格伊（M. Palagyi）其人，他是從研究空間時間入手，亦認爲是一個他亦頗有學徒。

五

法國的哲學不像英美的哲學那樣側重於經驗方面，又不像德國的哲學那樣側重於方式方面。我們可以拿近代哲學始祖的笛卡兒作法國哲學趨勢的決定者。他一方面趨向科學，尤其是數學。他以爲惟有數學可得最清楚最確實的理。但他另一方面又不肯捨去神祕的「神」。後來法國的哲學總不能脫了這個趨勢。換言之，即總是向最確實的數理方面同時又向最神祕的自由方面而進。於是到了現代，我們可以說法國哲學可分三大類。一類是專向「最清楚的觀念」(此笛卡兒語)方面發揮。就是所謂批評派。他們所批評的便是科學。所以亦可以說是批評科學派。另一類是形而上學類。其中有若干派，而大抵都是唯心論。因爲他們的中心問題離不了「自由」。此外便是所謂實證論一類了。現在我們爲便利起見，請先述實證論派。

第一，實證論中要推杜克漢姆（Émile Durkheim）。他本人是一個社會學家，他用社會學方法研究宗教，因而指示人以實證論的態度對付思想問題。和他同樣的社會學者是愛斯披那斯(Espinas)。我們因爲不是直接與哲學有關係，所以不必多說。今且說根據這種見地而向哲學與倫理學發揮的人們。第一可說是藍梵、伯魯爾（L. Levy-Bruhl）。他研究原人心理。他用社會學來竄食倫理學。比他更急進的是濮伊甫（Boyef）。

第二，此外從歷史方面來研究史的哲學有皮亞（Henri Berr）與拉康伯（Paul Lacombe）。他們都以爲歷史與自然科學差不多——即以科學上定命論的態度視文化的歷史。

其次我們須說到批評科學的一類。

第三，批評科學的人首先當推伯那德（Claude Bernard）。他的大著是討論醫學上的實驗。他以爲一切實驗必先有「假設」(hypothesis)。並且假設的建立是有關於直觀。所以他可以說是第一個攻擊經驗論的人。其次便是唐奈萊（J. Tannery）。他是一個數學家。與他同時的是大名鼎鼎的彭因卡萊（Henri Poincaré）。他們都是反對實證論與經驗論的。他們以爲科學只是人類致用的工具，所得的眞理不過一種 convention 而已。再其次要推杜黑姆（Pierre Duhem）。他是一個物理學家。他很偏向於康德派，以爲必有心的固有格律不能對於物界有所認識。再其次就是孔都拉（Louis Couturat）他是一個符號名學家。還有密爾浩（Gaston Milhaud）。

第四，批評科學的人見於上述的都已經逝世了，現在的則有二個人，

都是我們須特別重視的。一個是曼治遜（Emile Meyerson）。他的最初大著是同一與實在（Identité et Réalité 此書新近有英譯本）後來他還有討論相對論的著述。他以為一切知識，其本性都是求最後本體的。所以他說「知識」的本性是形而上學的。另外一個人比他著述更豐富，則是伯龍企維克（Léon Brunschvicy）。他比較上是一個哲學家——不像彭凶卡萊等都是科學家，他比較上很注重主觀所具有的思想格律，以為認知乃是以主觀的格律去開拓客觀的礦產。此外尚有魄維第（Dominique Parodi）是在倫理學方面發揮，而批評所謂科學的倫理學。

最後我們應說到形而上學的各派了。

第五，法國唯心論者專向自然界尋求自由的首先當推拉凡遜（Félix Ravaisson）。他真是祖述比倫（Biran）的。他以為一切自然現象皆由習慣而成。而習慣即是自由而表現於必然中的。其次便是拉企里（Jules Lachelier）他亦是注重於自由意志，不過他卻亦很受康德批評哲學的影響。他們兩人都早已逝世了。

第六，與上述一派相同而專從自然界的偶然性上發見自由的乃是鮑特魯（Emile Boutroux）。他的最初大著是自然法則中之偶然性（De la Contingence des Lois de la Nature 此書有英譯本）。他是新近死去（一九二一年）。

第七比鮑特魯稍前而從心理方面研究觀念作用而發見自由的是佛依里（Alfred Fouillée）。他的學說的特點在主張觀念就是一種力量，所謂觀念力（idées-forces）是也。他與鮑特魯不僅是自己創造新思想，並且對於哲學史上的哲學家都有研究。

第八，我們當然要說到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是既受拉凡遜的影響又受鮑特魯的影響。對於佛依里亦有受影響的地方。我們這在東方一聞柏格森的高論，便以為是絕大發明，而其實法國早有若干哲學家開其先河了。並且柏格森的哲學始終是一個在機械的自然界中求發見自由。這乃是法國傳統的問題。不過他的思想頗足以風靡一世。即在法國就有多數的信徒。例如 Ed. Le Roy,（但此人亦可歸於批評科學一類中）J. Wilbois, Georges Sorel 此外還有 Segond, Chide, M. Pradines 等人。

第九，我們於柏格森生命哲學以外尚有蓋育（J. M. Guyon）的生命的倫理。他的主張雖與英國斯賓塞（H. Spencer）相同，但更富於活潑的生氣。可以說另有特色。

第十，最後我們須回到認識論上康德派的唯心論者。法國當代之重鎮是新近逝世的哈發林（Octave Hamelin）。原來開創批評的唯心論派則早有黎奴伯（Renouvier）與杭乃勤（A. Hannequin）。黎奴伯是開創者，而哈發林集其大成。他不僅祖述康德，且兼收黑格兒。

法國的哲學大概已如上述，此外尚有馬里登（J. Maritain）與吉爾遜（Etienne Gilson）是研究中古哲學的，可以名曰新的托馬斯

派（New Thomism）。

六

意大利的哲學亦有一個特色，就是比較上偏於唯心論。茲分述其大要。

第一，意大利的實證論者可推阿第果（L. Ardigo）。他是死了沒有幾年（一九二〇年死。）但他的根本概念在「律動」（rhythm），以此說明萬物與精神。所以他尙不能算眞正的實證論者。

第二，意大利的唯心論派中常推新康德派。這一派的人可以馬斯西（F. Masci）爲代表。而其中有偏於內在論的則是馬丁尼蒂（P. Martinetti）。

第三，唯心論中具有絕對論趨向且有黑格兒色彩的則是吉柏蒂（V. Gioberti）。其前則有費拉（A. Vera）而最足以代表此派的則是斯潘文泰（B. Spaventa）。

第四，意大利的黑格兒派健將是大名鼎鼎的克洛企（B. Croce）。他的主要著述大概都有英文譯本。他的思想是側重於黑格兒的歷史哲學。他以爲歷史的開展卽是本體。他的貢獻又在美學方面——這亦和黑格兒一樣。他可以算是意大利當代的第一大思想家。他還辦了一種雜誌名曰批評（La Critica）。

第五，第二個大思想家要算是嗔第來（G. Gentile），他把「心」純認爲一種「動」（act）。其說頗似費虛旦（Fichte）的 Tadhandlung (deed-process)。他的著述甚多，就中有英譯的是 Theory of Mind as Pure Act。他曾任教育總長，在法西斯特（Fascist）黨執政時代頗有關於文化與教育上的貢獻。他以唯心論重建教育學說——這一點亦頗似費虛旦。

第六，此外還有一個新黑格兒派的人物，就是傳蓋羅（G. de Ruggiero）。他比較上是更忠於黑格兒。

第七，從另外一面而達到唯心論的是梵立斯柯（B. Varisco）。他的著述有 The Great Problem 與 Know Thyself（皆英譯本）。他是唯心論中的實在論者，與人格主義有些相近。

第八，從科學的批評入手而偏向於多元論的是阿劉泰（A. Aliotta）。他的最初著述 La Reazione Idealistica contro la Scienza 有英譯本，內述現代哲學甚詳盡。

第九，從心理方面研究以記憶來說明遺傳而證明人不是機器的是黎格那諾（E. Rignano）。他的著述有推理之心理學（英譯本）。其主要的是 Biological Memory（英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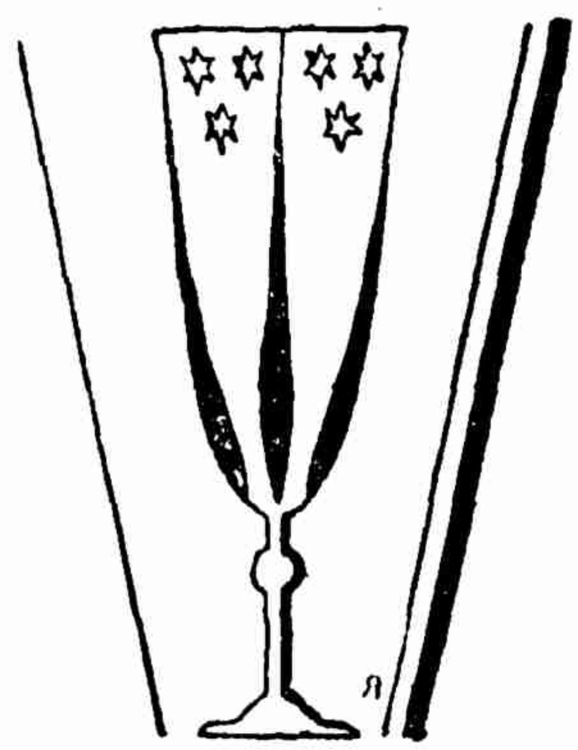
此外偏於唯用主義的有潘批尼（Papini）；批評科學而偏於實證論的有英黎寇斯（Enriques）；偏於中古經院哲學的有斯托梭（M. Sturzo）。

七

英、美、德、法、意五國的哲學界現狀已經大略說完了。若有人自一九三〇年倒推上去而要編一部「最近五十年西洋哲學史」，則至少須有下列的幾點：

一、美國的新黑格兒派；
二、英國多元唯心論派；
三、英美的唯用論派；
四、英國羅素一流的中立論派（英國新實在論附之；）
五、英國穆亞一流的實在論派；
六、英國懷特海一流的通體論派；
七、英國穆耿一流的層創進化論派；
八、美國的批評的實在論派；
九、美國的人格主義哲學派；
十、德國西南學派的新康德派；
十一、德國馬堡學派的新康德派；
十二、德國內在論派；
十三、德國新佛里斯派；
十四、德國精神文化學派；
十五、對象論與現象學派；
十六、純粹經驗的實證論派；
十七、價值論上的實在論派；
十八、法國的柏格森哲學；
十九、法國批評科學的各種學說；
二十、意大利的新唯心論各派。

說起來，似乎太可憐了。中國不但是在哲學思想界上沒有創造，並且從來沒有忠實的介紹。本來我們東方要想對於西洋哲學上有一些貢獻，加入於他們的創造中，這眞是談何容易呢！例如日本，吸收西方思想以來迄今五六十年，亦尙未曾出有特創的哲學家。雖有一個西田幾多郎，他想把德國黎卡特與法國柏格森調和而組成他自己的哲學系統。在我看來，恐怕他並沒有調和成功。所以我們中國在今天實是够不上言創造，只要好好地介紹就行了。我相信西方的科學要輸入中國，必須把西方的哲學亦同時進來。因爲在思想上哲學始終站在與科學合作的地位。雖有時矯正科學而與科學家爭吵，卻並不是想要打倒科學。至於有人主張中國現在可以只要科學而不要哲學，這未免太不知哲學的性質了。我們只須一讀科學史，便見有許多哲學家的姓名是見於科學史上的，可見哲學往往作科學的領導。因此我以爲居今天而介紹西方哲學思想，對於中國前途決不是無益的事。



桓寬鹽鐵論經濟學說今解

唐慶增

我國歷代典籍，向乏關於經濟學之專書；四庫全書，雖有書籍三千餘種之多，然其中除賈思勰之齊民要術，徐光啓之農政全書等農書十餘種而外，其專論經濟事物之書籍，屈指可數。蓋我國往昔之經濟思想，皆散漫而無系統，此項學說，恆散見於名家他種專著之中，吾人搜集此種材料，有如淘沙得金，手續非常困難。以愚所知，漢桓寬氏所著之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述各家經濟之言，至爲精到；其說且多與西洋經濟學理相脗合，特遜其詳盡耳。侯官嚴幾道氏爲清季致力於經濟學之一人，於該書推崇備至，嘗云：

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註一)

吾人雖不能據嚴氏之說，遽認鹽鐵論一書之價值，與斯密所著原富相埒，其爲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之一部重要專著，蓋無可疑義者也。愚披讀該書者屢，深歎書中所陳述之各家學說，於精義多埋沒勿彰，因爲之擇要表出，加以解釋，一切務求其眞，不敢削足就履，或有所牽強附會，致失學說之眞面目，海內宏達，幸指正焉。

一　桓寬傳略與鹽鐵論一書之性質

桓寬，汝南人，字次公，生平致力於公羊春秋者甚深；漢宣帝時，舉爲郎官，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著書數萬言，後世通稱爲鹽鐵論，爲子書中鉅著。所謂鹽鐵議者，蓋自昭帝起，曾徵賢良文學，詢以國家治亂及人民痛苦之由，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以爲抑末而不與天下爭利，始能興教化；對方與之相詰難者爲御史大夫桑弘羊，桑氏力主鹽鐵爲國家大業，不可廢卻，故所言多與賢良文學之持論相反。桓寬乃推衍增廣，著爲是書。馬端臨氏文獻通考記鹽鐵始末云

武帝元狩元年，(西曆紀元前一二二年)置鹽鐵官，元封元年，(西

曆紀元前一一〇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凡四十郡。……昭帝始元六年，（紀元前八十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毋得與天下爭利，視以儉勤；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註二）

此書係問答體，其篇名如下：（一）本議，（二）力耕，（三）通有，（四）錯幣，（五）禁耕，（六）復古，（七）非鞅，（八）晁錯，（九）刺權，（十）刺復，（十一）論儒，（十二）憂邊，（十三）園池，（十四）輕重，（十五）未通，（十六）地廣，（十七）貧富，（十八）毀學，（十九）褒賢，（二十）相刺，（二十一）殊路，（二十二）頌賢，（二十三）遵道，（二十四）論誹，（二十五）孝養，（二十六）刺議，（二十七）利議，（二十八）國疾，（二十九）散不足，（三十）散匱，（三十一）鹽鐵箴石，（三十二）除狹，（三十三）疾貪，（三十四）後刑，（三十五）授時，（三十六）水旱，（三十七）崇禮，（三十八）備胡，（三十九）執務，（四十）能言，（四十一）鹽鐵取下，（四十二）擊之，（四十三）結胡，（四十四）誅秦，（四十五）伐功，（四十六）西域，（四十七）世務，（四十八）和親，（四十九）繇役，（五十）險固，（五十一）論勇，（五十二）論功，（五十三）論鄒，（五十四）論菑，（五十五）刑德，（五十六）申韓，（五十七）周秦，（五十八）諸聖，（五十九）大論，（六十）雜論。

此書體裁頗似柏拉圖之共和國（Plato: Republic）一書，惟材料較爲繁瑣耳。書中之所謂御史大夫，即桑弘羊氏，所闡發者，均係法家經濟原理，賢良文學之言，則代表儒家經濟學說；此書包括有兩方面之經濟思想，其結論則傾向於儒家一面，所述理論，以關於孔孟者爲多，於法家言，亦能擷其精華，作一扼要之記載，非支離不完，或曲加附會者可比。又此書雖以鹽鐵爲名，實則雙方所爭執之要點尚多，學者可藉是書以窺見儒法二家經濟思想之異同，不僅爲國家專利一問題已也。

二　鹽鐵論版本之種類

鹽鐵論一書，版本種類至多，以明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楨所翻宋嘉泰本，最爲藏家所重，今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影印者，即涂氏本也。嘉靖間，雲間張之象曾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甚多，爲有識所譏。清盧文弨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至光緒間，長沙王先謙，嘗取張敦仁本，以拾補考證，及其鄉人王啓源胡元常之說，散入正文之下，以便觀覽，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校勘小識一卷，附於卷末，而後是書闕誤，始什去其九。其書爲長沙思賢講舍所刻，讀鹽鐵論者，當以是本爲最善矣。

三　經濟學說今解

文學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

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舉，而風俗可移也。……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可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本議第一）

此言政府之一切經濟設施，其目標首在便民，而不在牟利，實爲儒家經濟思想之基本觀念。近代歐美各國政府所設立之公衆事業，亦每以便民爲急務，其目的固不在增加政府之收入也。如鐵道郵政等機關，皆其例證，（政府壟斷 government monopoly 如法蘭西之鹽政，以及戰時一切設施，俱爲例外）此爲公衆企業(public enterprise)與私人企業(private enterprise)絕大不同之處。近世英國財政學泰斗拔斯脫倍爾（C. F. Bastable）氏於其財政學（Public Finance）一書中，論此點甚詳，拔氏之言曰：

私人經濟與公共經濟，不但在其動作範圍之限制上，有所區別，其工作之目標，亦迥不相同。私人經濟活動，其目的在獲得贏利(profit)，質言之，在求有剩餘(surplus)，故個人或一公司，在年終結核賬目時，倘其收入僅足與支出相抵，不能謂之發達。……須求其剩餘之多，則其結果方爲成功。若政府理財，竟有極大之贏餘，則反係一惡現象，等於個人賬目之有虧空也！（註三）

儒家向主藏貨於民之理，深以政府與人民爭利爲大戒，鹽鐵事業，即係今日之工業國有辦法，其目的在爲君「充府庫」，儒家斥之爲民賊，宜賢良文學之反對也。司馬遷貨殖列傳有云：「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亦係發揮此理耳。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本議第一）

按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語，可作二種解釋：（一）此處之多寡字樣，係指人民付稅後政府所獲收入之多少而言，言其收入之多寡，非爲最重要之問題，所宜注意者，在國民納稅之擔負是否均平，如有不平等現象，實爲大害。（亞丹斯密 Adam Smith 亦列均平 equality 於四大稅綱之首。）（二）吾人又可從產業一方面以解釋此語，謂人民所擁有之財產，不患其少，若社會貧富階級懸殊過甚，斯爲大患。依第一種解釋，則孔子所言爲財政問題，依第二種法釋之，則屬分配問題。儒家之經濟思想，頗着重一均字，準之下句「不患貧而患不安」語義，可知以第二種解釋爲妥。蓋一國貧富現象愈懸殊，則社會愈不穩固，將有不安之狀態發生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本議第一）

近世經濟學家承認製造界對於經濟組織上之重要，在能供給資本，資本爲生產程序中所不可缺之一種工具（instrument），吾人可藉此項工具之力量，再行生產他物。管子所謂國有沃野之饒，

而民不足於食，其原因自由於缺乏農業資本，致廣沃之土地，無由開闢也。商人亦屬生產階級，以某處多餘無用之物，轉移至需求該物之地，化無用爲有用，其能創造利用（utility）與農夫等，管子所謂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因缺乏商人以運送該項貨物於消耗者固感不便，而貨物本身，乃亦絕無地點利用可言（place utility），至於工人，其本分在改變原料爲能消耗之物品（consumable goods），以不能直接消耗之天然物品，經一度製造，使人類可以直接使用之，故國中如缺乏工人，無論天然物產，如何富饒，人民財用，必仍嫌不足，以其不能直接消耗此項物產也。工商之重要既如此，則傳載『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說之悖謬，自無待論。法家承認農工商三者爲並重，以爲國中無商賈工人，則農夫亦將陷於貧困之境，鹽鐵論中御史大夫又云：『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甚能洞見工商業之眞性質，實不磨之要論也。

> 大夫曰，……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易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織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驘驢馲駝，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國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力耕第二）

此項經濟理論，試細爲解剖之，實卽十七世紀英國盛行之重商主義（mercantilism）也。重商派經濟家，以爲一國之財富，以金銀爲主，其來源出自對外貿易，故執政者之要務，在增加本國之出口貨額，減少入口貨額；彼等又多深信一國貿易上所得，必爲他國之所損失者。鹽鐵論中所謂以末易本，以虛易實，卽「以少許貨物易多量貨物」之謂，「利不外泄」實爲一般重商派所希望之目的；所不同者，重商派希冀金銀之向內流，而御史大夫所言，乃指貨物，此種計劃如實行後，充其所極，必有禁止貨幣出口，嚴禁貨物入口等等限制發生也。又重商派之經濟思想，全以國家觀念爲基礎，而管子之言，亦專自齊國方面立論，是又一相同之點也。

十七世紀德國學術界中，有所謂計臣學派者，（Kameralists 一稱德國重商派）其學說在該國甚風行，領袖爲漢尼氏（P. W. von Hornig），著有奧國祇須自願卽能富強（Oesterrich über Alles, wann es nur will）一書，於促進奧國富強之各項必要條件，多所論列；其第八條云：『政府對於國內所有之各項工業，當講求如何將剩餘之完工物件，輸運出口，以與他國之金銀相易；更當循此目標，以推廣其貿易，至於地球之盡端爲止。』（註四）亦與我國法家之主張，完全無二致也。

法家儒家，其經濟思想皆帶有重農之色彩，此點上雙方意見相一致，惟法家者流，更主張利用國外貿易，以實行其侵略他國之政策，

此則爲儒家所無也。

大夫曰，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通有第三）

此言地點之重要，近世商業學於商店之營業地點問題，極加注意；至於土地，其近市與否，尤有研究之價值，英儒李嘉圖（David Ricardo）以爲地租之所以能產生，不僅由於人口之增加與土壤優劣之區別，其地位便利與否，亦大有左右地租之能力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衞梁宋，採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通有第三）

按尚書洪範列食貨二者於八政之首，寶寓深意；我國往昔學者，於食貨二政，最爲注重，於食求其多，於貨求其通，商業之唯一効用，即在通有無，商人之職務，在使貨物之流通。漢書謂『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釋意曰；『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是商業之功效，係使甲地之財貨運至乙地，乙地所缺乏者，亦可取諸甲地，所謂通有無也；近世經濟學家，亦皆謂商人係生產者及消耗者二階級之居間人物（middleman），商業發展後，則生產者所有之貨物，能藉此得以廣爲推銷，其在消耗者一方面，欲覓得合宜之用品，亦較前爲易；此處御史大夫之所謂多寡不調，及財不散者，蓋謂貨物停滯於生產者之手中，故人民之財用乏，可知貨物流通（circulation of goods）之重要，我國先儒固未嘗忽略也。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強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錯幣第四）

此爲我國歷代沿用之一種經濟政策，亦爲我國經濟思想之一大特點。上文所言，蓋謂人君當調劑國民之貧富階級，毋使社會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在昔執政者皆視此爲經濟政策中之最要者。就事實而論，儒家所稱頌之井田制度，其目的在屏除富豪兼併之情形，使人民之貧富情狀不致懸殊過甚，井田制之利益，雖不止此一端，然確以此點爲最要；（註五）其後商鞅廢井田，開阡陌，用意在打破土地之界限，使貧富二階級之納稅擔負，得以均平，仍係均富之一種設施，即桑弘羊本人施行之均輸辦法，其目標仍在均富也。就理論而言，儒法二家於均富之重要，亦皆無異議，孔子云：『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均無貧，安無傾，』其後董仲舒釋之云：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

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註六）

此點在鹽鐵論本議篇中曾述及之，儒家之論調既如此，再觀法家所云：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註七）

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註八）

可知均富之主張，至爲普偏，持此說以與西儒所言者相比擬，則與希臘大哲柏拉圖（Plato）之言適相脗合。經濟思想史家屈拉佛氏（A. A. Trever）嘗批評柏氏對於政府處理民產之方法曰：

柏氏對於人民產業權限制如此之嚴厲，其目的則專在使人民過富或過貧之一種情形，不致發生，須設法減少不平等現象至於最低限度，俾人民能和諧合作。（註九）

我國及外邦之治哲學者，每以柏拉圖與孔子並稱，今專就經濟思想而言，二人議論相同之處亦甚多也。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尙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禁耕第五）

此卽近世保護自然界出產物（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之說也。自然界之利有限，而人類之慾望無窮，故國家之利源，當由政府以保藏之，設專官以闢之，設由人民經營，則政府不妨示以限制，藉免耗費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園池第十三）

我國儒家之經濟思想，有二大特點：其一爲節用，孔孟荀諸人皆以爲政府如能求其支出之減少，卽無異於收入之增加；奢靡有一大弊，蓋政府支出浩繁，則其結果必致入不敷出，不能不增加人民之擔負，以爲彌補，有悖於「取諸民有制」一原理，周易中有『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以及『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等語，亦皆在闡明斯理，孔孟而外，如老子墨子晏子等人，殆無一不有類似之論調。法家經濟思想與儒家學說雖多背道而馳，而論及節用一點，亦多一致，細觀管子一書可知，卽歷代君臣亦無不以奢侈爲大戒，如堯舜之土階茅茨，大禹卑宮室而菲飲食，漢景帝官輸物不過十箇，隋文用享不過一肉，其例至多，不勝枚舉。此在西洋各

國之思想界中，亦有同樣主張，如在十八世紀，法蘭西之重農經濟學派（physiocrats）除主張政府之活動應與限制外，更謂政府有極力節儉之必要，即其例也。（註十）

第二點曰足民，儒家以為政府財庫之充足與否，視國民之貧富為準，政府收入之多寡當與民食之足否，成一正比例，民富則政府亦富，故理財以富民為先；孔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法國重農派經濟家所謂『農民貧則政府貧，政府貧則國君貧，』（poor peasants, poor kingdom; poor kingdom, poor king）可互資印證。即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亦嘗謂求政府收入之增加，須先增加人民之所得，氏在原富（Wealth of Nations）論殖民地一章中，痛論十八世紀英政府設立公司，壟斷印度商利之失，其言曰：

世間無論何國，其國君所得之收入，皆取諸於人民，其人民之收入愈大，其土地與人工逐年之出產品愈增，則其能捐助於國君者愈多，故人民之出產品務求其多。……為國君者當先為本國人民之出產品闢一廣大之市場，使貿易有完全之自由。……國君用此方法，則出產品之數量及其價值，皆能由此增加，其己身所應享有之一部份，即其本人之收入，亦即加增。（註十一）

因民富為君富之張本，故儒家主張薄斂，惟節用始能達薄斂之目的，鹽鐵論中文學賢良譏秦失政，即在此點，在園池篇中有未盡之義，皆在未通篇敘述也。

大夫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盧文弨云疑西）方獨苦與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張敦仁云國字當衍）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地廣第十六）

按人口分配之不均，亦屬國中經濟建設之大患，目下我國之人口，有集中江浙二省之趨勢，新疆西藏蒙古等處，所謂邊境者，人口稀少，竟至百業俱廢。鹽鐵論此段所云，切中現今我國之時弊，即篇中下文儒家所言邊境「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亦切合目前情形。為今之計，須將國中人口重行分配，使一部分人民至邊境開墾土地，振興實業，振作內部，兼可抵禦外邦勢力之侵入，實為刻不容緩之事。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闔爭鹽鐵，亦非為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國病第二十八）

按西方人士之眼光，每較國人為遠，其論事物之利害，恆側重於目前與將來。我國往昔學者，批評一切經濟制度，每囿於過去情形，僅知謳歌堯舜稱頌禹湯，不知目前及將來所需要者為何，此為國人通病，蓋中老子學說之流毒也；老子之理想社會，為一「鄰國相望，

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國家，僅知復古不知現存制度與未來狀況之可貴，我國經濟思想進步之遲緩，未始不由於此；若舉事實言之，如井田制度，往昔固曾盛行一時者，此制自亦有其本身之價值，其後社會人口增加，經界慢亂，致此制流弊叢生，商鞅乃毅然將此制廢卻，蓋應時勢之需求，有不得不然者也，而漢以後我國儒者，不察井田制所以當廢之理，出倡論立說，務以恢復爲制爲號召，就中以胡翰方孝孺黃宗羲氏爲最，(註十二)一若古代曾經施行之制度，爲具有萬能性質者，法家評之曰，「堅任古術而非今，」誠不磨之論也。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之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授時第三十五)

古代學者每喜以教育問題與經濟問題並列，孔子先富後教之說，既已膾炙人口，即孟子之哲學，亦不外富與教二字而已。故一則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二則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荀子亦云「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經濟與教育二者每每相連，是儒家經濟思想之又一特點也。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水旱第三十六)

按天時之不正，農事之饑穰，西洋經濟學家，常引據之以解釋經濟循環(economic cycles)一種現象。英國算術經濟家及泛斯(W. S. Jevons)嘗謂一國商業之茂盛，每與農業收穫之豐盛，同時發生，此說名爲太陽黑點理論(sun-spot theory)時間則以十年爲期云(註十三)較及泛斯時代略晚之卻潑曼(S. G. Chapman)氏(註十四)則又謂經濟循環占時多至十二載，少則每在七年中，亦能有一來復。愚不敢謂二千年前之中國學者已能了解經濟循環之至理，但足以證明農業之盈虧，爲具有來復性的，此點古人未嘗不知之，惜於農業之饑穰，與商業有何關係一層，未曾述及耳。又鹽鐵論中所云，可與司馬遷貨殖列傳中記計然之言相比較，所謂；「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尤較爲精密也。

文學曰，……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崇禮第三十七)

此言人選對於理財之重要也。我國往昔之論財政者，極以人材爲重，其說甚早，周易家人卦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亦指此而言。

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險阻，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王之圍宋，秦師敗崤，嶔崟是也。故曰，天時地利，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變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爲強吳之所悔也。（險固第五十）

法家之經濟理論以天時地利民力三者爲並重，管子八觀篇曰，『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小問篇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七法篇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舉凡天時之重要，地利與國家貧富之關係，利用民力之方法等等，書中俱一一詳述之，而儒家則深信『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之說，故其結果，法家與魚鹽之利以興齊，儒家則於開發利源一點，貢獻甚少也。

文學曰，……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任，而執政何責也；……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周秦第五十七）

我國周秦思想家中，儒家道家主張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而法家則主張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儒家以爲政府對於人民之工商業，宜任其自然發展，道家所主張爲極端之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老子篤信無爲而治之說，故有『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等語，此項個人主義，擴充之卽爲極端的放任政策也。法國當十八世紀之上葉，重農主義（physiocracy）盛極一時，經濟家如凱納（F. Quesnay）透葛（A. R. J. Turgot）諸氏，皆深信自然法，提倡個人主義，謂國民之經濟活動，自能遵循自然律而行，不宜受外界之干涉，此說開經濟學鼻祖亞丹斯密放任主義之先河，實爲十八世紀西洋經濟思想史中之根本問題。我國儒家釋「惠而不費」四字之意義，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利字包括井田薄斂等經濟政策，其意蓋謂政府發小惠，導民固有之福利，以收莫大之效果也，其反對干涉政策，實躍躍而易見；法家態度適與相反，若管子主張鹽筴國有，商君興農以重實利，皆傾向於干涉政策一方面，持論甚激烈，如云：『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務在弱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皆其例也。總之我國儒家與法重農派，殆皆認政府之經濟職務，宜受相當之限制，而法家論調，乃近乎現代之社會主義，假定個人之利益，有時與國家或社會之利益，趨向不一致，故私人之經濟活動，須由政府加以限制，此二種學說，內容乃大相逕庭也。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張之象本作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抏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大論第

五十九）

管子商子，皆重法治，且以爲法制之內容，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易。故管子正世篇有云：『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也，期於利民而立，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商子且分古史爲上世中世下世三時期，壹言篇云：『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制，度俗而爲之法。』緣每一時代有其本時代之社會情形，故適用於昔日之法律，未必合用於今日，而目前盛行之經濟制度，將來或將失其効用，商鞅之毅然廢卻井田制度，爲我國經濟史上之一大關鍵，亦根據於此種精神，鹽鐵論此段所云，卽在闡發此理也。

在十九世紀上葉，德國法理學鉅子薩維格納氏（F. K. von Savigny），嘗著書立說，敍述法律進化之原理，謂法律係社會組織之出產品，社會組織，既不能永無變化，則法律之成效，自無恆久不變之理，故制定法律當視該時期之社會情形酌量定奪。此說影響於德國經濟學界者甚深，其後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倡論謂經濟原理，乃爲環境時間地點三者所支配，歷史之研究，爲經濟家必要之工作，蓋過去事實，能指示我人在何種情形之下，適用何種原理也；該派領袖休穆勒（G. Schmoller 爲四十年來德國經濟學界之泰斗，歐戰時期病歿，）曾將國家之經濟發展，劃分爲：（一）鄉村經濟，（二）城市經濟，（三）領土經濟，（四）國家經濟等多種(註十五)同派中之步休（K. Bücher）則分經濟進化爲三時期，卽（一）獨立的家庭經濟時期，（二）城市經濟時期，（三）國家經濟時期，以爲在此不同之時期中，各有其應用之原理在，(註十六)其說一新世人耳目，傳誦一時，實則襲自薩維格納之陳說，並非創見，在中國流行尤早也。按管子商子等書，縱爲僞書，卽假定爲周末作品，亦較薩氏之說早出千餘年，鹽鐵論中所云，重述法家之言，與歷史學派理論，皆重相對觀念（relivitism），而否認絕對觀念（absolutism），頗具至理，惜漢後腐儒不能將此類精審之學說，發揮而光大之，治國精義，埋沒不彰，惜哉！

(註一)見原富譯事例言。

(註二)卷五征榷考，參漢書食貨志。

(註三)原書第四十六頁。

(註四)見莽祿所編之古代經濟思想史，第二百二十六頁。(A. E. Monro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page 226)

(註五)參閱公羊傳，宣十五年何注。

(註六)春秋繁露調均篇。

(註七)管子修靡篇。

(註八)商子去彊篇。

(註九)見氏所著之希臘經濟思想史，第六十頁。(History of Greek Economic Thought, page 60)

(註十)見勃洛克 (C. G. Bullock) 所著之財政學研究一文，載在氏所編之財政學讀本中第七頁。(Selected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 page 7)

(註十一)譯自原富，第四卷第七節第三部。(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 Chap. VII, Part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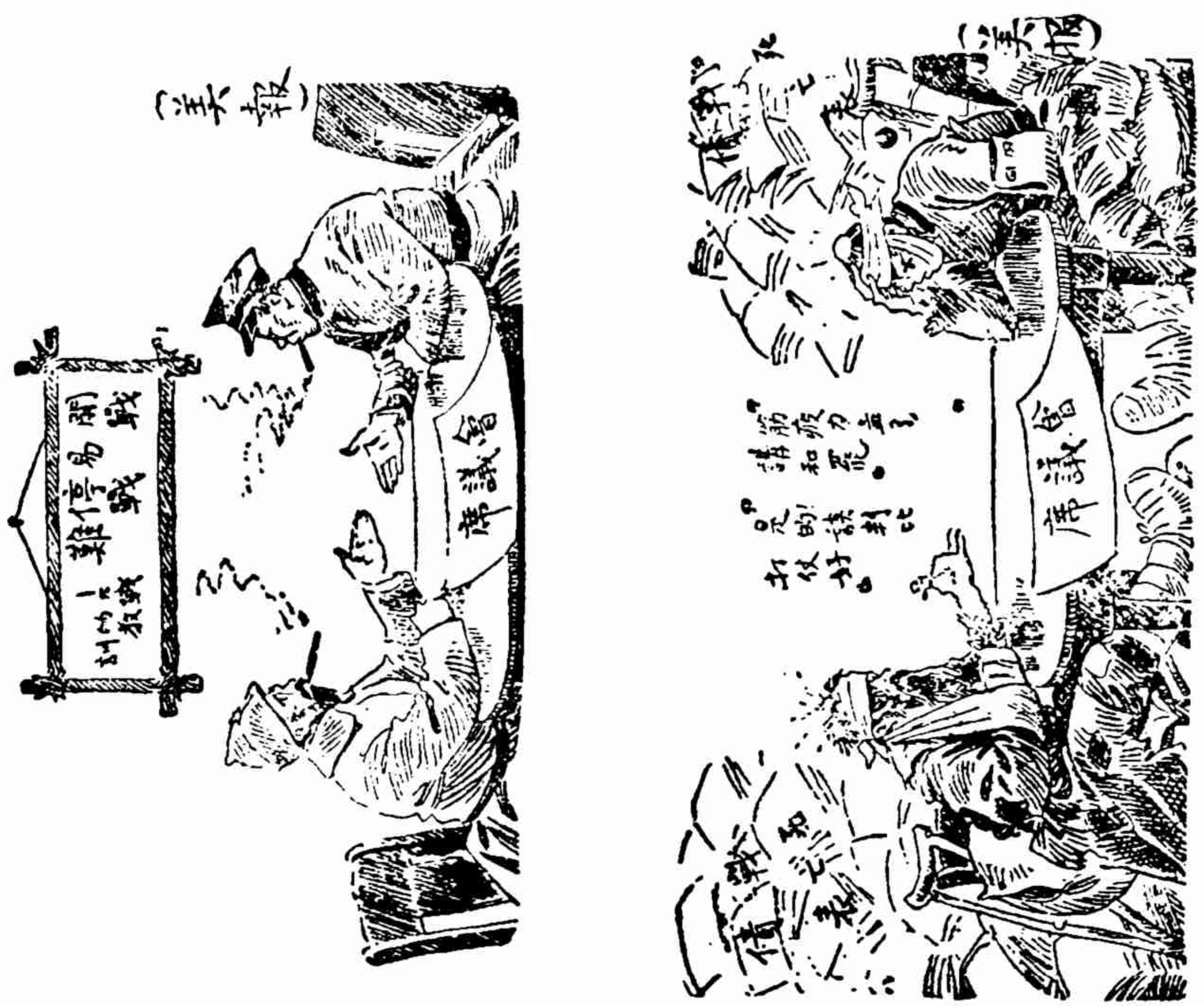
(註十二)明夷待訪錄，田制篇。

(註十三)見潑拉斯所著之英國經濟學史，第一百七十一頁。(L. L. Pric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 page 71)

(註十四)其重要著作爲經濟學綱要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書。

(註十五)見氏所著之重商主義與其歷史上之重要，第三頁。(Mercantilism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page 3)

(註十六)見所著之工業進化論，第八十九頁。(Industrial Evolution. page 89)



蘇俄與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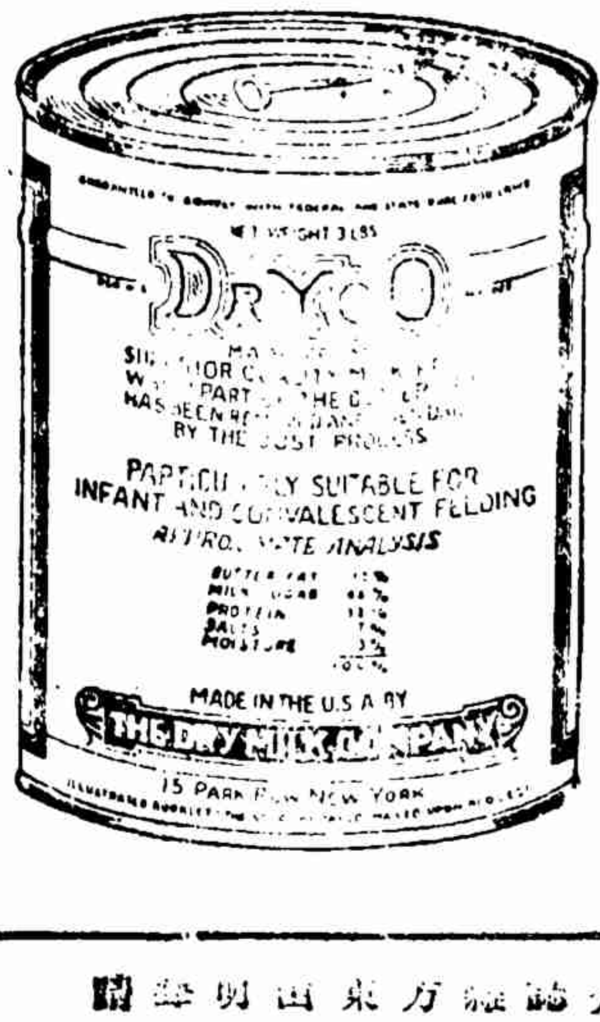


「大力果」乾牛奶爲最有益於嬰孩之食料不論純用以代乳或參用以補充人乳之不足咸極相宜

各大藥房大商店均有出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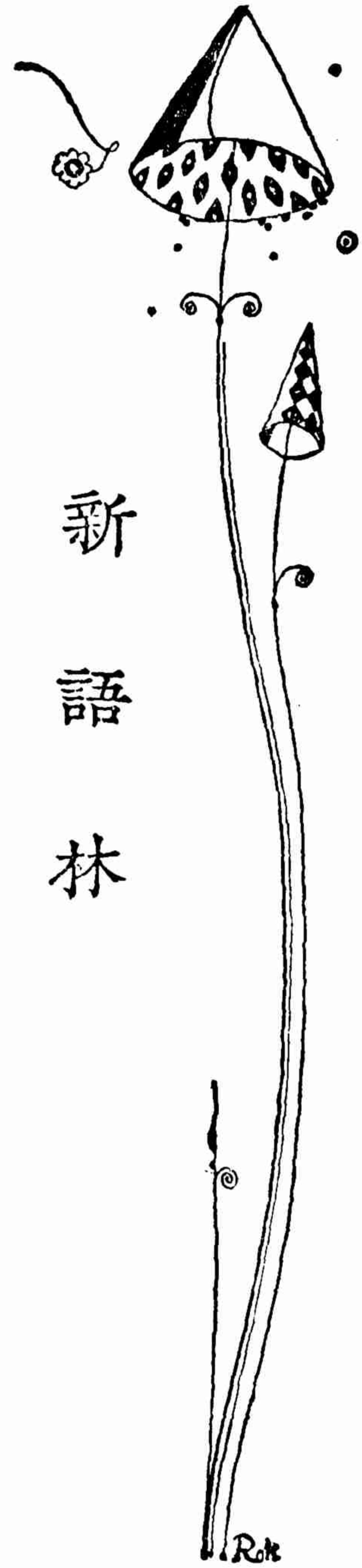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第九號

茂和公司藥品部經理



(二)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新語林

歐洲大陸上的間諜案

哲生

國際間諜的制度，當歐洲大戰時，是很流行的。其中以德國的間諜，最爲著名。這制度到了今日距歐戰終結已逾十年，可是還存在着，而且最活動的場所，仍在歐洲大陸。報章記載間諜拘獲，間諜審詢的事，是常有所見的。

最近就有三四件關於間諜的事件發生。一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國由軍事法庭判處一個捷國大佐以十九年的監禁，因爲他以捷國軍事祕密，售給德國的偵查部。一件在比利時，是一個軍官，以同樣過犯，而被審詢。一件在匈牙利，是匈政府拘獲了一個捷克間諜，卽認捷克新派的路員，爲來探取匈牙利祕密的，結果使捷匈兩國邦交，頻於破裂。一件是柏林之審訊俄人奧爾羅夫，也分明顯露了德俄兩方暗中存在的政治的間諜制度。

戰後的間諜工作，與戰前所取的途徑，有點不同。戰前的間諜工作，完全是軍事性質，卽偵視者的職務，在詗知別國軍事準備之事實。戰後，則間諜事業，分爲兩歧：一爲政治的，一爲經濟的。歐戰終結以來，戰術大有變動，一國陸軍的參謀本部，既須知敵國動員之祕密計劃，又須知其在化學試驗室中有何作戰品的新發明。

這些二國所嚴密持守的祕密，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則不妨設一譬喻的例子，以爲說明。設有一個歐洲的國家，她的參謀本部的工作，是準備確實戰事的發生，由此而不得不定出種種發動軍隊的計劃，祕密地建築防守的礮壘，試驗新式的槍械，同時又想詗知假想中的敵方的種種準備。

如一旦消息傳來，說鄰國某境，增設鐵道橋，其地位顯然是爲了軍事的準備，則偵知其實情，便可推知敵方動員之計劃。此外如敵方的新槍械，新礮台的圖樣，如能購求而得則自己便得爲相應之改變和準備了。

同時又須防敵國來暗探，於是又不得不有暗中偵察別國間諜的制度，卽所謂反間諜制(Counter-espionage)，這樣便使全歐有了

兩重的間諜網了。

間諜工作中最難的，是設立間諜中心。中心設定以後，則分派受有專門訓練的間諜人才，前往間諜，更雇用下手，傳遞消息於參謀本部。

最好而最自然的間諜者，無過於卽在敵方軍隊中服務的人；他們最能得有價值的祕密。往往間諜者跟住一個負債需款的軍官，終於能使他成一賣國者；或竟有不爭氣的軍官，自己來出賣國家的祕密。但由此而得的報告，每須加以印證和改正。

更有趣味的，是間諜者不能知道這位出賣本國祕密的軍官，是否是該國中所謂反間諜中的人物，以他的假祕密來偵知境內間諜的機關。據說那兩邊都得了錢，以出賣兩邊的祕密，是常有的事。

最近十年中的間諜工作，又聰明得多了。行間諜者，不必爲受有軍事教育的軍官，多數且是女人。波蘭的反間諜者偵知一個漂亮的女間諜，她是替捷國行間諜的。她要知道一個新的營堡的地點，卽留心波蘭各種報紙上關於官方的佈告，由此按之軍用地圖，認定營堡的所在，便傳遞消息給主持人。

最有名的一件間諜案件，是關於曾爲捷克斯洛伐克陸軍大員的茄達將軍的事體。在他的案子內，據說有兩個神祕的女子作中間人，傳遞消息於茄達將軍和俄國間諜之間。茄達將軍之被發覺，且非出於捷克國反間諜者的工作，而是出於法國的告誡。法國反間諜者跟蹤這兩位俄國婦人，而發見當茄達將軍在法蘭西軍事學院爲學生時，她們便與他接近了。

茄達既爲捷克的軍事重要領袖，而捷克是法國的同盟者，自然深知法國準備作戰時的新計劃和新槍械。這些祕密，有許多由他流入於俄國間諜之手。茄達的案件在捷京柏拉格審詢，極爲祕密，其詳外間自不得而知，事後僅見到茄達的忽然去職而已。

歐戰中也有一件有名的女間諜事件，是一個爪哇舞女名馬太哈利的。關於這位女間諜的故事，當時頗有過甚其詞的傳說，實在她的最大的工作，是在使德國的間諜部，步步知道協約方面軍隊的調動。由於與軍官們多次的接近，她自然能知道軍隊重行集團的詳細情形。她既有所知，便將消息傳遞給德國。例如她一告知德國的間諜者，說某軍團已被命令開赴亞貢納了，則德國方面卽知該軍隊在邊境出現之時間，且由此推知敵方已準備新的襲擊。

別種她所傳遞給德國的消息，是關於船隻的開動。她仍是從她的朋友處，知道某船滿載軍隊，離開了突尼斯，可於某日到達托倫港了。她只消將這消息，告知當時散駐在巴黎的任何德國間諜，由這個德國間諜以電話告知那在法蘭西和西班牙交界間的另一間諜，再由這間諜，報告於在山賽巴顚地方的德國間諜中心。由此中心，乃以無線電通知地中海上的潛艇指揮者。那些潛艇，便等候這船到來，以便攻擊。馬太哈利最後一回，想詷知一件新軍器，卽所謂坦克的性質時，卻被覺察了，她就因此被處了死刑。

最近動人聽聞的一件案子，就是上逃捷克

斯洛伐克陸軍參謀部退職人員福洛大尉的被控為通德間諜，而判處徒刑十九年的事。福洛既係陸軍要員，所以他得深知所謂祕密的文件。此項文件，多關於動員的計劃，和軍部給斯可達軍械廠的命令，都是關於對德作戰準備中的種種新式槍械和軍事計劃的。

福洛的行動起先是須親自到柏林去完成交易的，後來則只消以公文的抄本交給一個舞女。這舞女常以旅行於柏拉格和柏林之間，隨身攜帶此項文件的抄本。且此項抄本，多係以不顯字的化學墨水所寫。這次案件的破獲，純係出於偶然。即福洛近由捷京乘載客飛機前往德國脫萊斯登，一時疏忽，將其小箱一個，遺留於捷京停車站中。經人檢查，則發見其中所藏的，皆是與捷克國防有關之文件，因此福洛一返捷京，即被拘留。且福洛一案又與一著名之國際女間諜假名華爾芬的有關。

大抵歐洲各國，每年為了間諜活動，總要費去幾百萬金洋。這所費的數目，大部係供給職業的間諜的。所謂職業的間諜者，便是那些以間諜為終身職業的男女們。做職業的間諜者之資格，是要有國際的連絡，要精通幾國語言文字，要有探取消息的能力。他們不僅得一國的金錢，大都是同時接受幾國的供給。他們的工作，實在是相互間消息的交換。

歐洲的政治和經濟間諜的最重要的中心，是維也納。分佈於世界的許多蘇俄的間諜者，即以此為聚集之所。蘇俄的間諜，又與別國不同。他們的目的，不僅偵取政治上的祕密，而且順便做鼓動風潮的活動。

有蘇俄的間諜，便有反蘇俄的間諜。兩方的密謀計劃都很周密，如近來奧爾羅夫案，便是其中的一件。奧氏是一個偽造公文及間諜的組織中的中心人物，於維也納，立茄，巴黎，倫敦等處都設有機關。奧氏自己曾為舊俄密探中的人員，革命後投降了鮑爾希維克政府，但不久又背叛出來，逃往德國，專從事於反鮑爾希維克的組織，而暗中主持一偽造文件的工廠。警察在他的住所中尋得三大箱，裏邊滿是偽造的橡皮印章，及蘇俄的公文用件。

維也納是各國遁逃人物的聚集之所。一個間諜，隨時可以碰到種種人物，如西班牙的遁客，美國的共產黨員，巴爾幹諸國中少數黨的祕密特派員等等都有。在維也納有幾所加非店，是全世界的暗探間諜聚會之所，其中且有買賣偽造文件的交易所。

售賣偽造文件，真是一樁好生意。有斯脫拉斯諾這人的，歐洲各大都會的警察，都知道他。幾年以前，他以許多文件有關於一個新的鮑爾希維克密黨的情形的，兜售於各國。他先兜匈牙利政府，匈牙利不要。後來從德國售得了二五〇〇金元，從法國售得了一八〇〇金元，而且宣布這個偽造文件的交易的，後來還是斯氏自己。他在維也納報紙上，詳細地給那事發表了。

真的間諜者的所得，往往不是事實的全部。於一件新軍器或一個新計劃上，間諜所能偵知的，每只有幾個細小之點。間諜自己不能確知其意義和價值，而經軍事專家，推斷解釋以後，便能全部明瞭，而這些細小之點，乃含有甚

大的價値。

因國際間的猜疑，而有間諜與反間諜制度的存在；因有此制度存在，而國際間猜忌益甚。因此有幾國甚至非十分可信的人，不許與無線電接受機，而攜信之鴿子，往往受到槍擊。因恐所攜的是間諜之秘密報告，這眞有疑神疑鬼捉影捕風的情形。

中亞細亞考古探險者斯坦因

哲生

西人對於東方古物學的研究探討上負有盛名，最爲中國人耳熟的，是那發見流沙墜簡殷虛龜甲的法人沙畹，但英國之東方古物學者奧萊爾斯坦因 (Sir Anrel Stein) 於千佛岩唐代珍藏的發見，及其在新疆一帶的發掘也曾震動一時，不過其名略遜於沙畹罷了。近期小說月報上，插圖貴婦與侍女，即是一幅唐代絹畫，是斯坦因在發掘高昌遺址上的古墳場中獲得的，當爲隋唐間(公元第七世紀)漢人殉葬之物。

古物學者所注意的發掘的中心，最先是埃及，次是美索波達迷亞，這兩處是埃及古文明和巴比侖古文明的遺迹積集之所。再次是沿地中海的小亞細亞一帶，乃是荷馬詩史中的古迹，再次是中亞細亞，乃是在求古典的西方，和東部亞洲交通的遺迹了。

斯坦因氏的興趣，即在古代歐亞交通遺迹的探究，這自然饒有古代世界史的意趣，其可貴也正在這一點，雖對象是已經有文字紀錄的歷史的遺迹了。

近代古物學上的發掘，須有經濟和計劃，最要是發掘者致身學問，邁往不撓的志願。譬如發掘小亞細亞發見脫羅埃 (Tray) 以印證荷馬詩史的希利曼 (Heinrich Schliemann)，他幼時讀了荷馬的書而深信有脫羅埃這處地方和這場戰爭，便立志要發掘小亞細亞，以尋覓這個古城。壯年以後，因營商而積有財產，乃於一八七〇年開始發掘，終於在那地方掘得了九層古迹，在第六層上，看出以梅沁那爲中心的當時希臘的文明。有他的發掘，使歷史學家對於希臘史的斷代，提早了三千年。斯坦因少年便有希利曼這樣的志願，且深以希利曼的事業爲法，幸而他的畢生成就，並不有愧於他。

斯坦因已是一個最有名的東方古物學者了。凡是歐洲各國政府及學會所能給與的榮譽，他都受到了。英國及大陸的學者都推崇他。

他之榮譽所在，是因爲他替古物學研究上，開了一個新領域。在他以前，古物學的活動地域，是在地中海沿岸，以搜求西方文明之古代根源的。斯坦因則自少年時代治學之始，便轉其注意於中亞細亞，就決心致力於此方面的探索，他終於畢生照了這計劃進行。

斯坦因的主意，粗看頗不易明白。中央亞細亞或依斯氏的定名所謂塞林第亞 (Serindia) 是一個高的無宜洩的地帶，其延展經亞細亞之中心，即克什米爾之北，和西藏西面，從帕米爾高原起，東迄太平洋近域。這地帶圍繞

是山，沒有大氣的濕度，牠是一片大沙漠，只間或有幾帶小小的綠洲，受山水的灌溉，這地域包含了新疆及甘肅西部。

斯坦因之所以感興趣於這段地帶，是因爲當歐亞間海上交通未能平安便利之時，這地帶實在是中國印度和羅馬帝國下的西方相互交通的大道。東方的絲織物及珠寶等類，由此以駱駝隊運入羅馬。中世紀時的巡謁者和商販，由此而見所謂契丹 (Cathay) 之大。古代歐亞間有這樣交通的事實，在理應早爲學者注意，但因爲十一世紀左右，薩拉森人起而侵犯歐洲，斷了這條大道，所遺迹象，漸多毀滅。直至十九世紀末年，始有人想到古昔所遺，必有存在，而斯坦因則已先這一班人注意到這點。當他在奧地利，日耳曼，英格蘭各大學求學之時，他便已循着所定終生學問的計劃，研究各種東方語言及東方古物。他到印度從事於教育事業，初爲拉霍萊 (Lahore) 地方東方學院的院長，繼爲潘耶勃大學的註冊長，每當暑假，則在克什米爾作古物學的探險，但於探險中望見帕米爾高原一帶積雪的高山，輕易不能逾越，他雖有遠大的學問上的企圖，終因無鉅款以爲費用而不能實現。

一八九七年，他在東土耳斯坦(卽新疆)的和闐 (Khotan) 近處，尋得幾片赤楊木皮，其上書有 Kharosthi 文字，這證明是最早的印度人的書契。印度政府，乃卽被引起注意，而開始從事於中央亞細亞古物的搜集。這些搜集品，是從土人手裏買來的，而土人的探掘，當然要損及物品。斯坦因乃乘此機會，起而請求印度政府命他負於和闐附近古物探險的特別責任。一九〇〇年春日，斯坦因乃得出發，計駱駝十六匹，馬數匹，組成爲一隊。預定探險時期爲一年。此行成績既佳，又經費時期，都合預算，因此斯坦因得繼續擔任古物探險工作。此後生活，全是在長期的探險中。他更須以較長的時期，寫他工作的結果，而這些寫作的工作，則多成於克什米爾的幕帳中。

在沙漠中探險，只於冬季可能。因爲其他季候，酷熱而多風暴。斯坦因氏探險中夏期的生活，則在山中從事於地理的工作，和這工作附帶來的，便須有很困苦的爬山，而斯坦因的爬山能力又很不差。他的同伴，往往爬得奄奄欲病，不能再爬的時候，他還是能爬。有一回他因凍瘡凍脫了右脚的指頭。但在沙漠裏的工作，則比爬山還要苦。在一種特殊的氣候中，日裏是在冰點，夜裏則在零下十度，斯坦因進行繁重而小心的發掘工作，常常須以幾日的工夫，進向沙漠。且這又含有糧食上的困難，因爲他們的食和水，——所謂水者乃是幾塊冰——不得不攜帶着走，而所攜的又當然不能多。沙漠中又尋不到燃燒的木料，以在夜間生火取暖，斯坦因往往手僵得不能寫字，也不能讀書。一天走了路，便不得不設法就睡，以在被中保暖。偶有小病卽如牙痛等類，也沒有方法想，大病更不消說了。

斯坦因則深以所得的成績足抵消所受的困苦爲幸。據斯坦因的發見，推知數世紀來，沙漠逐漸圍侵可栽培的地面，浮沙繼續掩蓋了繁茂的綠洲。斯坦因的發掘，正在這些被掩沒

的地方。在那裏，凡爲浮沙所掩覆的，都得被保存着。如用具傢具藝術品書契——書契的日期大抵自公元前三世紀起至公元後第八世紀爲止。這些東西，都不甚損壞。從這些東西上，可以重行建立一個那時候住在那裏的人的社會組織和藝術的歷史。由於印度遺物的充牣，而知道印度人曾於公元前二世紀時，由 Punjab 侵入，這事實是一般史家所不知道的。又希臘勢力之流入，也可以看出，因爲有許多書契，上以泥封，泥上印有印者 Pallas Athene 字樣。

還有許多品物，是在那些夾在綠洲間的沙漠地中掘得的，也是重要的發掘。這些沙漠地，是古昔駝隊經由之處。斯坦因尋得須多泉幣和別項物品，就中最可驚喜的一件，是一捆黃綢，牠是緊緊地捲着的一捆，沒有用過。推想起來，必定是駝隊運東方貨物到羅馬去的時候在該地經過時遺失下來的。

斯坦因幾次旅行，就中最有興趣的一點，是他循武了前人旅行的踪迹，處處使他與古人印證。如馬可孛羅卽經過這一片沙漠。斯氏以爲馬可孛羅對於該處地形學的敍述，是很可靠的。又玄奘西行時斯氏也以爲曾經過是處。

其他的重要的發見，如中國古代某邊城的一段的尋得，——建於公元前三世紀——這邊城是久被忘卻了的。還有戍邊兵卒所寫的信的斷片，還有在千佛岩中的一個佛龕，也由他破壞封壁，發見了許多書籍及圖畫，從此所得，他寄到不列顛博物院去的凡三十大箱。

他的旅行中，又曾有一件十分困難的偶值。就是有一回，他和他的同伴，經過沙漠中最荒寂的處所時，竟尋不到他們所恃爲飲源的一條河。當時他的同伴正與哥侖布的同伴於經久不見陸地以後，要向哥侖布爲難的情形一樣。因爲尋不着水，幾乎大要和斯坦因爲難。幸而當於所攜飲料窮竭，一切希望全無之際，竟找見了那條水道，斯坦因一行人總算得免於難。

近年以來，斯坦因又換了探險的地點。現在他所搜索的中心是上 Swat 和俾路支了。二者中以前者爲更有興趣，因爲在那裏的派山部落非常利害，外人不容易進去。近年來因首領頗容許人進去，斯坦因乃得乘機而入。

在 Swat，斯坦因的目的是循索亞歷山大大王當時東來的徑路。亞歷山大大王之侵入印度，卽經由 Swat。當時隨從亞歷山大的史家亞力安曾遺有詳細的敍述。斯坦因能歷歷以亞立安的敍述與現在的實情印證希臘神話。說火神宙斯的兒子，赫寇爾斯周遊古國，尋覓怪物的時候，有一塊岩石叫做阿奧諾斯石（Rock of Aornos）的他不能牽動，而亞歷山大曾以重兵取得了牠。這斯坦因以爲卽是現在 Swat 地方的一塊巉巖的海岬，計高凡一九、〇〇〇尺，與亞力安的敍述極相符合。

現在斯坦因氏已是近七十歲的人了，也許還要出而探險，也未可知。他在過去三十年中的工作，不但成績驚人，卽勞苦操作，也是值得紀載的。講古代歐亞交通史的人，不能不奉他爲一個權威。

蕭伯訥箴工黨黨員

頌華

今年八月五日，英國名人蕭伯訥應工黨暑期學校之請，到該校演講。聞是日聽講的人，非常之多，因為仰慕蕭伯訥之名而去旁聽者亦不少。大報館的外勤記者於是日特攜照相機到校攝影。蕭伯訥的受人歡迎，於此可見。

他那天所講的題目是"Window-dressing"。直譯之就是「飾窗」，含有標榜的意思。在英文裏這辭亦為金融界上的習語，因為如果銀行收回貸款，以增加其報告書上庫裏所存現金金額的數目，使其報告生色，對外有信用，亦叫"Window-dressing"。他這次演講中，有很多是箴工黨內閣和工黨黨員的話。所以他用這辭作題目是有意思的。

他上了講台，一開口便說『我是中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茅立思，列甯，脫洛斯基一樣。』他說『我現在覺得很自在，因為我的聽衆，亦都是中產階級中人。』何以他說他的聽衆亦都是中產階級中人呢？因為聽衆之中雖有許許多多女工和男工，但他們都穿得很整齊，女的都着絲襪，男的多帶雪白的領的緣故。

他說他在幼時，他的父親不許他與小商人的兒子一同玩耍，所以他後來與工人接近，非他父親始料所及。聽衆聽了他的開場白，都大笑起來了。但他還說一句笑話：『我現在學到一件事，就是一個人是會變的。我今年七十三歲了，但我自己不敢擔保我到了七十五歲的時候，不變為一個保守主義者。』

隨後他就說到政治了。他說政治上有一件悲觀的事情，就是一般民衆往往不拿政績來評論政治家。在選舉的時候，他們只是感情用事。所以"Window-dressing"便成為政治家的所要注意的問題了。鮑爾特溫內閣的倒，就是因為他不善用 Window-dressing 的方法。但用什麼「階級戰爭」「革命」等動人的名詞，亦不為智者所取，因為平民大都並不要戰爭和革命。共產黨如果專門談論或夢想勞工革命，那是要失望的。馬克思是個君子人，他用他的智慧寫他的著作，使世界上的人的觀感改變，確有可驚的天才。他是一個研究學問的人。他至死研究學問，但不善於做一個實際的政治家。

他說工黨得到總選舉的勝利，不是因為工黨得人望，乃是因為工黨是一個尚沒有失人望的政黨。工黨黨員如果以為多數的選民是社會主義者，那就根本錯誤了。他說工黨的基礎是在工會。但工會主義是偏於國家主義的，保護貿易主義的；而社會主義是國際主義的，自由貿易主義的。工黨黨員要記着工黨內閣有賴於非社會主義者的工會會員的贊助是很殷的。工作最要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不能不對你們說，你們要不斷的工作，懶惰是不能容忍的。你對社會一定要做相當的工作，否則你便是一個奴隸。此外，每週工作四天的一種理想，亦有宣傳的必要，因為這也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一種辦法。

講到資本主義的問題，他說欲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並不一定專恃社會主義者的力量，因爲社會主義的要點有時倒很容易由非社會主義者去貫澈的。「自由競爭」「自由契約」的觀念早已過去了。現在到了一個由國家補助的資本主義的時代了。譬如英國的煤礦，在前內閣時代受國家的補助，就是一個眼前的實例。生產是最要注意的。一個穩定而興旺的國家實以分配均勻爲基礎。這雖老生之常談，大家仍應注意。

講到金融問題，他說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應該使銀行歸國有，以增進平民的利益與便宜。禁止資本出口也是很重要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不能允許一鎊的資金流到國外去，除非這一鎊錢的流出，確於本國社會有益。

他警告現內閣云「麥唐納的地位是公開競爭的，誰能做得好，誰卽可以上台。」他還說工黨內閣的政策，要像支票能兌現。工黨領袖們要注意於 Window-dressing。他們總要小心翼翼，做些能給大家看得出的改革的事宜。假使做了許多時候的事，大家覺不到有什麼變化，那便有些錯誤了。所以『決不要使人家得到一個印象，覺得事情並不在那裏革新！』

他說「記着前內閣的覆轍，留心做些能夠留人紀念的事情！國民渴望工黨內閣切實做些事情，——如果能夠，不妨做些動人感情的事情，——至少總要幹點革新事業。一個黨不要僅僅使得大家覺得牠是一個穩當的合乎憲政運動的黨，而且應切實做事。」這幾句話，工黨的刊物新領袖報 (New Leader) 稱爲「金科玉律」（a golden rule）云。

關於愛因斯坦

湯德衡

我昔日在柏林時，曾聽過愛氏的講授，其實我非研究物理數學諸科的人，與其說是去聽課，不若老實說是因爲久聞愛因斯坦之名而欲一覩其風采。那時我知道許多關於愛氏的事。近來讀了本誌二五卷二三號及二六卷五號中兩篇關於愛因斯坦的文後，腦中又想起愛氏的事了，玆將我所知而尙未遺忘者，拉雜寫下來。

阿爾倍爾特．愛因斯坦 (Prof. Cr. Albert Einstein) 生於多惱 (Donau) 河邊的烏爾姆 (Ulm) 地方，父乃商人，愛氏幼年卽居於瑞士，曾在阿羅 (Aarau) 入學，後進翠里喜 (Zürich) 大學。他的大成就雖大半是因於天資聰慧，但得益於教育方面亦不能說淺鮮，尤其是在翠里喜大學聽大數學家胡爾維次 (Hurrwitz) 及物理學家威倍爾 (H. F. Weber) 的課時獲益獨厚。大學畢業後，他曾任私家教員之職，主人對之也非常滿意。然而不久他就辭退教職而赴瑞京伯納 (Bern) 的瑞士專利局辦事，專理物理上的專利品事務。同時，他開始作他的名著相對論 (Relativitätstheorie) 的頭一節，那著作名叫運動體的電動力 (Zur Elektrodynamik bewegter Körper)，該著作出版後，翠里喜大學就

聘他爲教授，他正式入科學界乃始於此時。

愛氏雖因其著作而能少年入了科學界，然而他當時在科學界裏毫無威信，他的學理祇有極少數的學者加以注意。及至一九〇八年德意志的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在科倫 Köln）開大學者聚集會時，有一位葛汀根(Göttingen) 的數學家米柯夫施基 (Mikowski，按此人已去世，）獨具隻眼而在演說中提及愛氏之學理并表示十分讚歎之意，那次米氏的演說深得科學家的好評，於是愛氏的相對論學說亦因那著名的演說引起了一般學者的注意，這位著名的葛汀根物理家也因之與愛氏成爲莫逆交而互相合作一切。

一九一一年愛氏受聘爲潑拉葛 (Prag) 大學的教授，後來仍返翠里喜城，任翠城高等工業大學（Technische Hochschule）的教授之職，當彼任高工教職時，又出版名著，名叫一般相對論（"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我們都知道，世界上研究牛頓 (Newton) 的學理的人很多，但在過去之二百年間無人能將牛頓之學理作一解釋，而愛氏在此著作中竟將牛氏之學理作一解釋，而且做更進一步之精究，這不能不說是很難得的了——至今普通人士都誤解以爲愛氏之學理乃推翻牛氏之學理，其實愛氏並非推翻牛氏之學理，乃是欲補牛氏之不足而加以證實的。

他的學理竟在一九一九年完全證實無誤，於是不僅物理界數學界對之敬佩，即普通的男女也非常注意愛氏的學理。當時驚動了全球，各種書籍中無不述及愛氏，各種圖報中無不爭載愛氏的照像，各種報紙無不著文論說愛氏之學理。據此可知他的學理雖極深奧難解，然仍不能阻止一般普通人士的興趣，自此以後，愛氏就成了世界的大學者，他的學理也成了世界的學理，他在科學界上開闢了偉大的新途徑！

柏林大學早知愛氏是冠羣之材，所以一九一四年時，就請他爲教授，同時任彼管理柏林的德皇威廉學院（Kaiser Wilhelm Institut）。他曾得諾貝爾獎金，被邀入許多大學院，又得到日內瓦，羅斯督克 (Rostock)，布宜諾斯—亞利斯（Buenos-Aires），馬德利，曼澈斯德 (Manchester)，牛津，劍橋等大學恭送的名譽博士之學位。

愛氏是一位純粹的理論家，除相對論之外，對於其他的學科也很有供獻。愛氏不是單用心於物理數學，他對於美術，哲學，教育，政治諸問題也很留意。因爲研究哲學之故，尤其是在愛倫斯特、馬赫斯（Ernst Machs）的哲學中，使相對論得到不少的助益。

愛氏在政治上也很有力量，雖然他并不是直接從事政治。當歐戰時，有許多沉醉於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者，恨他刺骨，但是愛氏至終還是得到了勝利。世界各國那一國不歡迎愛氏？在法蘭西，英吉利，美利堅，日本等國，各大學者無不聽過愛氏的課。尤其使人奇怪的是那位前法蘭西國務總理，任陸軍部長的班樂衛（Painlevé），因和愛氏在法國的學院中共同研究學理而成相識的好友。愛氏爲國際聯

盟會中德國的科學代表，他的學識間接增加了德意志不少的榮光。

現在來談談愛氏的生活。請問愛氏今年幾十歲了？我想大多數人必答道『很老了，他老人家最少也須六十多歲！』錯了，回答錯了。他是一八七九年三月十四日生的，去年只四十九歲，現在是五十歲多一點兒。倘若今年各界不恭祝愛氏五十大慶的話，恐連德人也不相信他祇五十歲呢。這原因很簡單，因爲愛氏出名比別位大學者特別早的緣故。按愛氏住在柏林已十六年了，他又是世界僅有的大學者之一，照理柏林的居民應該人人都見過他了，可是事實正相反，有時初從美洲到柏林的美國人問德人道：Do you know Professor Einstein？德人中百分之九十九常搖搖頭回答說：Nein, ich habe ihn noch nicht gesehen！（不，我尚未見過他！）愛氏很愛觀劇而性喜音樂，所以常到劇院和音樂場去的，何以看見過他的人這樣少，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其實也很簡單，原來愛氏雖負盛名，但是一點不因之而驕，他赴劇院或樂場時，穿了清潔整齊而不惹人注意的衣服，靜靜地在劇院或樂場坐下，所以無人知道這位來客就是大名頂頂的愛因斯坦。尤其好笑的是有時看客在休息時間內高談闊論愛氏的學理，表示深願一見之意，那知身旁坐的看客就是他渴望一見的人，而他還在夢中呢。

愛氏平常很不願接見新聞記者等人，他不願接見他們的理由是：他本人的身體和生活與公衆及報紙毫無關係。他的住址知者很少，或者也是因此之故罷。

有一次，愛氏因爲便於靜默研究他的新學說 Feltheorie 起見，向房主商妥將他住居的最高層的兩間小室租下，因光亮缺乏之所以又將那屋頂小室的天窗改大，以便工作。誰知那窗正將完工時，Schöneberg 區——愛氏所住之柏林的一區——的建築警察對之大加反對，反對的原因是爲了該窗放大，與房屋外觀的全部有損，後來經愛氏親自寫信致建築警察局，說明係因研究學理而放大天窗，警局始不加阻止。

每天愛氏早起用完晨餐，奏一會音樂後，就往那兩間屋頂小室裏去工作。不過他工作時有點與衆不同，桌上一本參考書也不需，一件儀器亦不要，單是靜坐默思，然後將默思時之所得記錄下來。總計他平時的工作用品有三樣，一是記錄册，一是手中的筆，還有一件就是他口中啣的已熄之烟管而已。當他工作時非但不許家人去擾亂，并且拒絕在屋頂小室中接見外客，誰能在這小室中與他會見的話，那眞是無上之榮幸了。

他的事情很忙，但是因爲善於分配時間，所以除工作，奏樂之外，還有空時來流覽各種新出版的名著，不論藝術，文學等類的著作，他都喜讀，平時和人談話也非常和氣，不搭什麼架子。

歐戰後不久的時候，竟有人要謀害這位名震全球的大學者，在一九二二——二四年之間，差不多每天都有恐嚇信投到這位大學者幽靜的家中。這眞是德意志的大幸，也是全世

界的大幸，因爲那種恐嚇信至終仍是恐嚇，未成事實。

大哲學家康德（Kant）說：「人之最大事業在知爲人之應當如何，庶幾不愧爲人。」（"Die Grösste Angelegenheit des Menschen ist zu wissen, was man sein muss, um ein Mensch zu sein."）誰要了解這句話，祇要去接近愛因斯坦，反言之，越接近愛氏的人，越能了解這句康德的話。

今年三月十四日是愛氏的五十大慶，世界各國都有賀電拍致愛氏，各界紛贈禮物，表示熱烈慶賀之意，柏林市政府亦送愛氏住宅一所，供彼終身的居住，表示敬仰及優待大學者。但是後來據報紙上說，那住宅的地皮雖屬柏林市政府，然而上面的住宅乃是私人的，並且那地皮的租期尙未滿，愛氏縱使願自費鉅款在該地建屋，亦須俟該宅的地皮租期滿後始可舉行，何況那期限相去尙遠呢？德與各報因市政府此舉實似兒戲，太不合理，所以譏笑市政府說：「市政府送與愛因斯坦的住宅原來是築於空氣中的呀！」這眞太可笑了。還有一層，未免也引起我們不平之感；蓋德總統與登堡（V. Hindenburg）對愛氏的五十大慶，連賀信也不寫一封，大約因爲愛氏是猶太種，與氏是保守派，保守派排猶素著，加之愛氏和與氏的意見又相殊，因之連賀信也不去一封；這未免太量狹而有點不合理了。於此可見那號稱敬視科學家的歐洲人，其中之一部份至今仍視種族較科學爲重呢。其實這種事不足爲愛氏之恥，愛氏已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證明，那證明就是：一個人要眞是天資豐富，學識精博，那怕手裏只拿了一枝筆，也能震動全球，傳名萬世，不必一定要學拿破崙那樣流血幾千里，伏屍數十萬，況且一則有益世界，一乃遺害人類，兩相比較，前者不知要強幾千倍呢！

滔基——有聲影片的流行問題

微知

與開映電影同時，使其發聲，舉凡語言音聲一一使與幕中人物之動作形態完全相應，這叫做有聲電影。有聲電影在現在已有了一個專名就叫「滔基」（Talky）。其發達之速，殊足驚人。僅就美國一國而論，去年所製作之長短影片據說共有一千三百種。製作費達三萬萬元。實占全世界「滔基」的百分之九十。「滔基」的發明雖早在二十年前，但其興行實尙以去年春季爲始，一年之內竟達到這樣的數量，豈不很可驚異嗎？

美國「滔基」的風行，實始於一九二六年，那年夏季在紐約有「爵茲（Jazz）歌手」和「紐約之燈」二種有聲影片發現，於是美國各大攝影館相繼而起，計畫滔基的設備，製作。所發明的有聲影片攝製機，計有三十餘種。而如狐狸影片公司竟投下數百萬元的資本，設立一滔基專門攝影所。全美國十五萬影戲館中，主要的三千又不惜出巨大的費用設置新的裝置，並改良建築，以謀音響學的改善。

此外英國約有二百處的主要影戲館，已設

備發聲裝置。德國爲了滔基成立了一個組合，製作許多有聲影片，如世界的美羅弟，牧神的結婚，雪侯德，從十月祭的歸者，前後之詠等，正在着着進行中。法國俄國亦無不竭力研究。日本據新聞所載，日本維克透社準備設立一百萬元的有聲影片機及攝影機的製作工場，而得三菱作友的後援。

有聲電影機的發聲方法，自從聖路易斯博覽會出品以來，直至今日有「滔基」專門名詞爲止，約有十種。但最普遍切用的，則不外二種方法：一爲用留聲機者，係華泰兄弟公司所創成，所謂「華泰風」（Vitaphone）便是。這是把影片與留聲機連絡起來，使兩者的速度適相均一。一是先把音波變成光波，而在攝製影片時，卽於影片邊緣攝進由音波所變成的光波，這叫做「聲片」（Phono-firm 或 Move-tone）這二種的方法各有其利弊。華泰風的長處，在於設備簡單，成本低廉，無論何種影戲機都可配合。且影片縱已陳舊，留聲機片還很新鮮可以適用。牠的短處在於音聲與畫面不容易使其一致而重複煩雜的音聲，不容易記入，在編輯上又不能自由剪裁。至於「聲片」是將影片邊緣所記錄的音聲濃淡形像，以光電池使轉變爲電流，藉此電流之強弱通過放聲器（Laud speaker）而再現聲音。這是理想的方法。華泰風的成功，寧可說是留聲機的成功，但聲片的成功，卻實是滔基本身的成功。用這方法則光音配合不費苦心，裁剪又極自由而且隨處隨地都可攝製。便利固屬很多。不過牠也有缺點：就是轉出的音聲沒有像留聲機一般良好，機械裝置又極複雜，攝影雖很簡單而技術上卻極麻煩又加影片稍損，音聲亦受影響等等不一而足。

因爲這二種方法都有缺點，所以滔基在今日雖甚爲風行，但不能說已完全成功。現在一般人對於滔基分有贊美反對兩派。贊美者以爲影片需要音聲，其說是理論的要求，不如說是自然的要求。滔基除滿足人們視的興味以外，更能滿足聽的興味。必須有聲有色的影片始能達成娛樂民衆的目的。這派人預料在三年以後，無聲影片決不能再存在於世。反對者的說法卻是很多。他們說滔基比較一般影片，速度遲鈍，時間拍子上更有不便，手法既不自由，製作費設備費又大，所以觀衆的負擔必因而增加。而滔基因爲要遷就聲音的攝取，於是幕景的轉變，人物的行動，事件的發展，都不能不有所顧忌，乃使觀者覺到不自然的情景。更且滔基之所謂聲，是極強烈的喁喁情話表現出來，會變成獅吼虎嘯。尙有一般主張式樣的戲曲家，主張純藝術性的美術家以及論沈默交感的哲學家，更多所反對。又如影戲明星卓別林則說『滔基是冒瀆世界最古最可尊重的默劇藝術的怪物』『滔基傷害由沈默所得之美，』又說『滔基失卻一般影片所特有很可誇的世界共同性。』至滔基何以會失卻世界共通性，這話說得很詳。他說人們看了外國影片，也會覺得「深切人情」試想生活狀況不同，趣味不同，國民性不同的人們看了外來的影片而能感動者其故安在，要不過是影片中的人物不知不覺間圍繞於自己周圍

的緣故。我們在路上偶爾遇到外人，便會起「他是外國人」的意識，但在影片中竟不會有這種意識發生，其主要原因便是因為影片中的人物是不作聲的。牠是只以白黑表現出來的。認不出棕髮碧眼的。今一旦發聲，其聲乃為不能懂得的言語，於是觀衆的心理與幕中人物便不得親近，其想像力與同化力便急切地受着制限，不會感動了。

以上贊美反對二派，所持各有理由，不過反對方面的理由，除了所謂失卻世界共通性以外，餘所指摘的，卻並不是滔基自身的問題而是目下滔基製作者是否成功的問題。將來製作改良，技術精進，種種缺點，定可除去。除了機械的改造以外，最要的是演劇的人必須有音聲學的研究，使音聲與表情動作完全調和。吃吶音訛，尤須改正。監督配置的人也必須對於音學有相當的研究。攝影的人因為在攝的人物動作以外，又須攝收音聲，所以應格外留意。苟能如此，逐漸的規畫進步，則滔基的發達定可預卜。至於所謂失卻世界共通性一層，則將來亦定有方法可以補救。因為失卻共通性的唯一理由，是言語不通，如能設法採用一種相當的語言使各國人民都能了解，則此問題也自然解決了。現聞美國狐狸影片公司頗有主張於滔基中採用國際語即世界語者（Esperanto）。世界語聲韻優美，語法勻整，果能採用，則最後一個問題也不難解決了。

總之，有聲影片為現代人們自然的要求，雖目下尚未達到完美之域，但以各國研究之熱烈，必能次第臻於完善，將來牠必能開拓一獨立的境地，確立一新藝術的領域，這是可以預料的。

箸的使用

我們中國飯具裏「箸」的使用，始於何時？至何時始為一般平民個個人所使用？似亦有研究的必要。按傳說猴無尾巴的故事裏，每敘述着「金筷銀碗」，但「金筷銀碗」是特殊階級的飯具，傳說是否可靠？又是一個問題。而景梅九先生謂古文「夬」字，就是箸的形狀，日本所用筷子，今猶如「夬」字形。按日本有文字很晚，日本的筷子如像「夬」形，亦不能證明筷子使用很古。至至何時始為人人所通用？茲為研究便利上起見，分為書籍與經驗兩項敘述於左：

（一）書籍上所記載的箸

書籍上記載「箸」的故事，最古一段話，首推史記宋微子世家如：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

按此是箕子歎紂以象爲「箸」爲奢侈漸但這「箸」是不是就是筷子。（史記索隱說「箸」是壺尊一類。）是個問題。其次爲留侯世家：

『漢王方食，……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

這也只能證明「箸」爲飯具，不能證明「箸」是否爲人人所必用？最好的是絳侯周勃世家記載着一條，如：

『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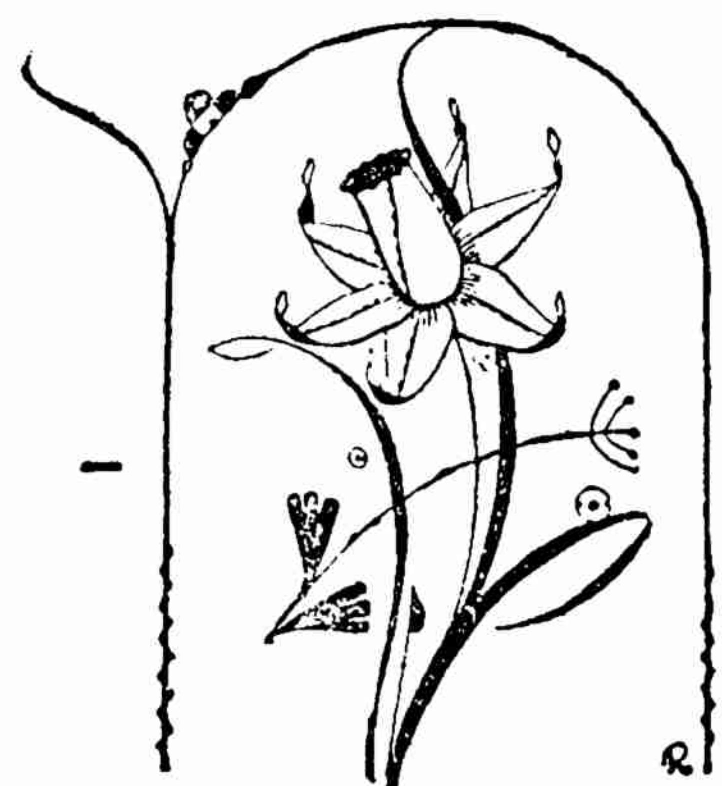
按『無切肉，又不置櫡』換句話說，要是已切的肉，就無用櫡的必要。再按『此非不足君所乎？』一語口氣，足證有櫡無櫡均是能吃東西的。又項羽本紀有：

『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

此段雖說是一個例外，亦足見沒有用「箸」，還能吃東西的。朝廷以上燕會中間，尚屬如此，箸的使用上習慣，未能普及於一般平民，就可想而知了。

（二）古明器瓦竈上無「箸」

我近數年來，曾由晉而陝而豫而蘇所見出土瓦器約數千件，而瓦竈亦數十具。最有研究的兩具上，以食物論，有魚有鼈；以飯具論，有碗有杯有盤，並且有鈎有叉，就是沒有「箸」的形迹；鈎叉亦係微物，而明器上卻一見再見，惟「箸」卻是不見。按現在西洋吃飯用的是刀叉沒有筷子，西洋人的吃飯和飯具沒有中國人進化的快，以此例推，中國在上古沒有筷子，到了中古秦漢時貴族始有筷子，至於一般平民有筷子當在近古之世。究竟將來西洋人進化一步是用筷子呢？還是中國進化一步拋棄了筷子用刀叉呢？還是另有一種發明可以替代二者之缺呢？這件小事也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

瓶花

鶴君

六月七日（金曜日）

今天的天氣突然變得非常之冷，有如冬天一樣。

天氣只要不熱，傷風病便覺得好些了，惟是鼻孔內還是梗塞不通，喉管也時時要咳嗽吐痰，頭也有些昏暈。

* * * * *

俊姑娘故意不和我見面，由今天的事實與回念看來，顯然是已經證實了。

我到南墅別莊晞勤處談到連日俊姑娘避面的事實，令我覺得莫明其妙，我幾次問過荔子，都含混答覆我，便連室中數日來的花瓶也空空的無所承受了，花瓶的繁榮與虛空正如我一般呢！

「未必知道了甚麼能？或者我有開罪她的？——」

我說了，更想到我落寞的出來和歸去，有時只得荔子樣來送迎了，那半夜猶守候着門而出迎的情況與今相比，眞令我念到事實內容的可以感傷了。

「在國內便爲着這個而煩悶不堪了，到了異國又是那樣，唉，唉，但願不是爲的我罷。

「啊，……前兒她本身有大痛苦，幾要和父親爭鬧了，尚且同我細細商量，并不覺有了不得的事件，今兒是爲的甚麼呢？……

「縱然怎樣，我沒有負她的地方吧？因爲我是除了友情之外……

「女人的心和感情誰能知道呢？奇怪之極咧！

「不是有笑着說李樣的美麗和催促我結婚的事嗎？雖是我笑着否認了，然而是笑着的，這便很明瞭。啊，但是她也笑着催促的呢。而今我更明瞭了，是要的強烈之否認的證據吧？……」

我此刻又感覺到我不能在那裏長住下去了，連此刻要說歸到那裏去也像作難。終於晞勤同我一路歸來。

「回來了！」我推開了門叫着寂然，人聲也沒有，卽到脫完靴上來，雖

然嘗見俊姑娘，態度是不自然得很厲害。

晞勤在下面應酬很久，我在樓上看書，晞勤上樓來又爲着要問英文報上所載日本第一美人的 Miss Fujiko Suzuki 幾個日本漢字，我同着一路再下去了。

她母親叫了她，她纔遲遲的出來，像是在感傷的呢，在門口立着看了我一下，低微的嗟嘆了一聲，我幾乎不敢望她。啊，這顯然是在爲我的關係而感傷了吧？

『是鈴木藤子？鈴木富士子？』她低着頭伏在地席上，顯然是勉強掩着她異乎常日的態度而寫着這些名字。

『是叫藤子的吧？』我說。

『…………』

『…………』

『…………』

俊姑娘終於又低微的嘆了一口氣坐到火爐側的後邊去了。

『是很久沒有會見你了。』她對着我苦笑的說了。我幾乎聽不見說了甚麼，但明白後也只苦笑了一下。

這其後便是我取了中國電影雜誌來給她們看，掩飾了不少彼此皆爲難的痕跡。我是連連的抱着小美子玩。

* * * * *

讀着菊池寬氏的結婚二重奏：

『無論何時戀愛都是感傷的，無論那一個人都要變成感傷的！爲着了那樣戀愛是必要的也未可知啊。』

鄰居咖啡館的鋼琴像正奏着春的歌曲吧？但吹到我心上來，已是秋涼的氣候了。

——俊姑娘，我祝福你此刻的惡夢美化了罷！我實是無可以愛的人呀！

此時四圍寂然，我兩手抱着頭想要大哭一場。

——我願接受任何虐待，上帝！我頗願有一次失戀的事實，使我深深的受些責罰，庶幾我精神上反可無這樣的刺痛了。

六月八日（土曜日）

今天是六月八日了。

起牀得很早，早就醒了的，若怕想着了無味的事體而破壞了優美之晨興，於是一腳跌開被蓋起來。天是淒晴得可怕，我怕有甚麼可怕的事要發生啊，或者是地震之類吧？

在迴廊上看起書來，我具着懺悔甚麼的心情，想於此等長晝來恭寫佛經……

荔子送早餐上來，我看着被褥還未收拾，自家過去收拾了。我便想着要是俊姑娘來的話，早就拾過去叠捲去了。

——任何時你都讓我給你收拾，能請你以後准許了我罷！

這樣便等不到我覺察後自己去收拾。

——你是終不了解我的心啊!

彷彿是傻姑娘在耳邊凄咽的向我說。我醒覺一看，早餐還擺着，快涼了，匆匆的吃罷!別事都不用想了。

如何吃得下去?

凄暗的早晨過去了，繼續而來的午前仍是凄暗，這不僅只是凄暗的淸秋節，而是寒冬之現象了，我已加上紅毛絨背心——這紅毛絨的背心!——還穿上故國的長袍大褂。

這樣的長晝如何可以度下去?啊，啊，又是我的文學時代了!

＊　＊　＊　＊　＊

——若是她果眞愛我，我就應該諒解我。在我午前十一時出門時，忍不住幾次要這樣的說了。

到了竹君處仍無何等快感，仍是愁雲落在眉頭上。

『說不定我卽便死了，這就成了遺墨了!』我在隨筆塗寫着雪萊的譯詩『孤鳥棲寒枝，悲鳴爲其曹;河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萬籟盡寂寥，唯聞喧桔橰。』等語，竹君要阻止我說這等話。

『唉，要是死了，不是大家都還悲傷的追念着嗎?存在時終將爲大家所怨恨不置啊!

『異性終不能作朋友嗎?此是天道吧?是一個自然的定律。』我這樣無聊的隨筆寫着，連竹也爲我凄然了!

這究竟爲的甚麼呢?

同竹一路向神樂坂方面搭電車去牛込館看菊池寬氏的結婚二重奏和東京行進曲的電影片，看的人很多，我後來發現那位於去夏同船歸故國的女同胞了，是××學校的學生，今年她仍要回去的吧?

電影看畢出來，已經在晚間八時，送竹至飯田橋搭到早稻田終點的電車回去了。我一個人好像變成了神經質者，糊糊塗塗的追上省線車的月台上去，剛看見的車已經開動來不及了，坐上後來的一列車。頭倚在窗前，江戶川上那些秉燭夜遊的瓜皮艇在水上蕩着，風搖動我的頭髮，我茫然的擺動着，同車的人似均特別注視我。在新宿換車，在高田馬場還要換車，大概時間已遲，車廂中的人有些都要渴睡沉沉似的。

在新井藥師前驛我下車來，走到車線時，幷不曾知道車頭在嗚嗚的叫着，我剛過車線，車已虎似的在背後飛擦過去。

——是危險的嗎?旁人的眼線射過來似這樣惡意的問我。

看見由藥師寺那條路上行人甚多，大概又有了廟會，於是暫不歸家，跑了去趁熱鬧，但卻又厭煩了，買了許多零星，幷特意買了洗澡的帕子及皂物等到沐浴處去。今夜的浴堂在我眼中彷彿是一個肉海，或者是陰司十殿中的佈景了。

怕歸來終於又歸來，在門前遇見荔子和雪枝。

『剛歸來嗎?又去沐浴了嗎?』荔子樣說。

『剛歸來。用具都是在外邊新購置的了。』

『雪枝姑娘!』

雪枝聽着我叫她，仍是素常羞澀的逃去了。

「雪枝姑娘是在嫌厭我啊！」我在自語着。

荔子送上茶水來。

「姐様呢？」我又忍捺不住問。

「同母親沐浴去了。」

「雪枝姑娘是嫌厭我呀！任何人也都在嫌厭我的了。」

「那兒來的話？誰也不是很想親近你的麼？」

「是嗎？假話！假話！」

「大家都稱揚你是最偉大的！便是父親也常說的。」

「喔呀呀，那卻不敢承當了。」

默然了罷，又怕有了誤解呢。

我是這樣遲的纔歸來，記起俊姑娘常阻止我出去的情形。

「今天又要出門吧？不出門不好嗎？務必不出門務必不出門！出門又要病的啊！」

但我終於不能不出門，惟出門後便即早歸來的。啊，今天是怎遲了，她一定在猜想着我是故意以此與她作戰的。

六月九日（日曜日）

因爲是日曜日，上午出去有事，倒不覺得甚麼了，不過搭車時應該向西頭的大塚方面去的，乃乘着車向東頭國分寺方面走得很遠，幸遇着了晞勤，乃知道弄得一個南轅北轍。

——這人如何弄得這樣的糊塗！

午後和晞勤去看竹君，竹君不在，晞勤要暫往同鄉那裏有事，我又不願意歸去，眞的不願歸去哪！到大學校園去。

冷清清無人的學校園，蓋掩着夏日的陽光，有些炎熱之味。由紅葉山上去，再轉至園後樹林下的草茵上睡下，剛睡下不及兩分鐘，兩隻手都着花蚊子咬起兩個肉包，癢痛得眞厲害，我是在被小蚊蟲都排擠起來了。

園地上已飛着稀少的白蝴蝶，我慢慢的踱上地藏山，只得就地藏王尊者全身之側的長凳上躺下，陽光由林縫中移到我臉上來了。我不知在何時已疲勞得酣然睡去。

原說晞勤要來的，醒後仰望大禮堂的鐘樓，快到五點了，晞勤還是不來，乃走向園門，哦，園門已上鎖了！守門的下女已不在了，幸好我尋到大禮堂後門找着一個矮竹籬翻過去，這總得逃走。

在高田馬場大道上走着，雖覺十分清爽，總感得無力的負着煩愁的重載。

歸來聽說晞勤來過，且送了我今天穿出去的紅背心來。

晚上無聊的譯讀着外國小說，誰知已經又很深夜了。

六月十日（月曜日）

約莫午後五點鐘的光景，太陽已經傾斜在屋根下，我握了一本書和稿紙決心出去散步去。俊姑娘在爲我準備晚餐，因知我午時不曾吃飯，

所以提早了，她立在門後囑咐荔子轉告我卽刻吃飯，不要出去；但我已決心要出去她又只得在門後囑咐荔子告訴我請早些轉來了。

我由藥師寺背後小徑走過車的鐵道，到達了沼袋的地境。那裏有一個丘山高聳的神宇，周圍風景甚佳，由神宇步過去，有不少的新築西式的貸間和貸家，我想於下午移此住下去了。步到沼袋驛再轉到丘林下來，在石上寫了這樣一篇東西叫『寫給——』的詩：

我忍受不了感傷，
我禁不住凄涼；
姑娘！
我何能遭遇你背臉相向！
你怕不知道我的衷情，
你怕不曾知道我的已往；
然而，我怎能向你傾吐，
傾吐，傾吐我的衷腸！
我確不曾知道你在愛我，
我更不知你愛我至於如是的激昂；
我設若早知道，姑娘！
我常使你不會極端的悵惘。
而今這個傷痕宛然顯露，
誰能予你以美滿的期望？
我卽向你懺悔，姑娘！
你怕更增加無盡的悽愴！
姑娘！你不願見我，
卽偶爾遭遇也給我以背向；
我眞忍受不住，姑娘，
我是否還能向你一白心腸？

仍然覺得腦子很緊張的。

復在一個荒丘叢林之下的板橋上，見溪水滑滑的流得很暢適，我手中正折有一朵未開的芝草花，乃拋置上流，花便隨水下激灘了，但下了之後，我以爲便將追尋不見的了，但那是迴水處吧？花幾次冲上來又下去，彷彿是落在大海中的一人，在飄浮掙扎的求救啊！我迷離的覺得橋和岸均在轉動，這是我心神不定的緣故吧。

轉歸藥師寺的後園中，已近黃昏的時候，我坐在樹下看那領着小孩散步的母親，母親嘴中唱着歌，不到兩歲的小小孩兒能，也能點頭幌腦的奏合着拍子。我以爲這種母教最好，幼孩靈性的撫養是最重要不過

的，主張公育的先生們，你能以公育保母之下的兒童來相比擬嗎？

* * * * * *

晚間快要十點鐘的時候了，在迴廊上看書，似聞衕下吱吱格格的有人走路和說話的聲音，這是俊枝和荔子了。但我仍看我的書不曾向外望去，不久荔子送來一朵花插在我桌上的一個瓶子內，但瓶內已無水了，荔子便取開水壺的冷開水要灌下去。

『要不得呵，花要死的！』

『沒有關係，可以的。』

『眞要不得呵，無生機的水如何能養活花呢？』

『沒法子就將就了罷，明天再盛淸水。』荔子已強行其所是。

『但明天花就要死了！』這是我對於事實反抗無效的尾音。

『這是姐樣摘來的啊。』

『是嗎？那就謝謝了！』

『姐樣由樓下抛上來我接住的。』

『謝謝了！幷請代謝謝姐樣。』

荔子掩着嘴笑笑下去了。

六月十一日（火曜日）

早晨坐上書桌面前突然呈現昨晚的那一朵花了。

——哦，可惜花已染些泥土了！

我想是大概因昨夜抛置的關係，落在地上又拾起來的吧？……

在洗臉處遇着俊姑娘，雖是不得不然的彼此道一聲『早安』，但她不甚如前數日躲避之甚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心上雖一面覺得稍安，或有表白心事的時候，但她不是因我連日的神情而有些懷疑到傳言事實之僞，因而略示了解了罷，果然如此，那又是魔障了。這如何是好呢？唉，這如何是好呢？或者她是感到此次在精神上獲得勝利了吧？我眞的是在精神上是受了蹂躪而屈服着！

* * * * * *

當我外出的時候，俊姑娘站在室內問道，『出去的嗎？』我也就答了一個『是』字，我結上了靴帶推門時，她也站出室外門道上來說一聲『請早歸來』的例語，但我走了兩步時，似還聽見她加補了一句『再見啊』的話。

友人鄭君約我午後一時半到大岡山，雖然天氣炎熱得令人悶在車裏，彷彿要馬上睡覺纔好似的，但終於支持着在目黑驛換了「大岡山行」的車而到了大岡山。鄭君伴我遊那負有名氣的洗足池，此時的遊船男女已經不少了，沿着池邊步行，看着許多幽逸的「太公望」（日人稱釣魚的人）池邊有所謂水上俱樂部的，大概就是管理船隻的處所了。還有一個小憩園，奏着悠揚的音樂，我以爲在池的對面且走且行的聽着是極暢快的事。池水淸澈明綠，林木亦深蔭掩映，倒是一個夏日黃昏前的最好去處，沿池走了一遍再去訪問附近居住的孫君，孫君請我吃角黍，幷說今天是端陽節。哦，原來是古曆的五月初五日，就是日本

人所謂「五月之節句」了！端午！端午！我們客中人眞把甚麼也忘了。

孫君當晚留下我在那裏吃晚餐，純粹的中華料理館子，而且還是北方味；又吃着所謂炸醬麵了，這也許可以紀念我的端午節，我有一個端午節是在北京的獄裏過去的。

歸來之後，收到潔鈞由蓉城寄來的信，說他在教書餬口，且在甚麼省政府做科員，這樣一位朋友本非作官之人，現在如此眞是白絮墜泥土，弄了一身的不乾淨。其次則有欽之由美國寄來他的近影兩張，說是不在密息根大學而已轉入哥侖比亞了。

六月十二日

淸晨荔子來望我桌上的花說：

『花已經枯萎了，是我用冷開水的錯啊，母親也說是不行的呀！』

『那是自然的。一個人若是用無情的態度來對付人，那是叫人不甚愉快的；若用無生機的水來養花，那是不能使花鮮茂的。』

『啊，慚愧之至咧！那只有請原諒罷！』

『……』我望着她那無邪氣的後背走了。

我想這正用得着『止水不波』的一句成語，或者可以說若是一個飽經過了愛的生活以後，或是已經爲愛而死了心之後，那是不能有法子愛女人的了，要想在此時再來過「初春之夢」已是無望的了。

天氣陰暗起來，寒氣便也逼起人來，不曾怎樣勞苦已經感到疲倦，遂在地氈上仰臥着假睡。

昨天忽然弄壞手指上那個金戒指的事想起來了，戒指是竹的，於是感到極端的不愉快。

* * * * *

到竹君處，濟毗也在那裏，說是北京的××現在和一個不很可靠的男子戀愛得正濃，親近的友人在旁發愁得很厲害，怕她要受人騙，然而本人是非常安然的前進着。這有甚麼法子呢？有幾個戀愛者不是一半過着盲目的日子呢？我這樣想着。

今天收到上海報看見登有留東女學生情死事件，說是姓黃的女醫專學生，江西人，住在中華女生宿舍的。她來此二年，去秋與一姓龔的男同鄉來往甚密，龔有十八歲，不甚勤學，屢考學校都失敗了，但與黃已發生肉體關係，幷已懷胎，龔漸情淡，且私下託家人在鄉中與黃之姪女訂婚，黃知此事，隱忍不發，卒赴小田原投海而死，時已懷胎六月，據說這個消息不久已在東京各報上登載過，不知何故，我確不曾見着，竹君濟毗說確有此事，姓黃的女生還是一個勤學而可愛的女孩子咧。

晚間歸來，當荔子和豐一送晚飯上來時，俊姑娘也送茶來了。我笑笑的說：

『久違了！』

俊姑娘也笑笑的，只是不曾答話。趨向桌旁及龕間取去枯敗的花草。

『哎，花葉都死得很久了！』

俊姑娘發着感嘆，取着枯花之尸下樓去了。

飯後散步，走到藥師寺前的夜市上，瞧着一個暗角處蹲下一個賣螢的人，覺得螢火甚是有趣便購了一籠。當面遇見俊姑娘姊妹及豐一來了，俊姑娘手中持了一束薔薇花，說是特別出來爲我買的，我默着想不出甚麼答她的話來。

荔子將螢給我擲在迴廊角上，說是要吸風露，否則，便要死的。俊姑娘般勤的將幾個花瓶拿去洗了插着薔薇花拿了來，白的和淡紅的擺在書架上，桌上小瓶的是一朵血紅的薔薇。

「眞眞是與此地久違了！」

俊姑娘此時纔說出這句話，弄得我又答不出甚麼來，也只有笑了。因爲有荔子，甚麼話也不能說的，自然說不到解釋和表白的上面來，荔子反而催促着俊姑娘要下去。

「早咧，爲甚麼這末忙呢？」

「姐樣病了，不能不早眠。」荔子答我。

「病了？甚麼？」我略驚咤的注視到俊姑娘。

「脚病罷了。」俊姑娘輕輕的說。

「脚病？有溼氣；那是怎樣得的？還在吃飯嗎？」

「不吃飯，豈不要死了？」荔子說。

「脚病大概是水氣的關係，飯的水分最多，所以愈壞了。頂好吃麵包之類罷。」

「醫生也是如此說，但是仍吃飯的。」俊姑娘說。

「那不糟嗎？不要吃飯了。不要吃，若再要吃飯的話——」

我話尙未說完，俊姑娘接着說

「若再要吃飯的話，請你斥責着我罷！」

我聽這樣親切關連的話，心上反急了一下，然又說：

「若再要吃飯的話，脚漸漸腫得很大，那是最危險的了。」

「那就離死期不遠了！」荔子譏諷似的說。

俊姑娘看了荔子一眼，心中似深有感觸似的，復對我說：

「每晨五時，我卽起身了，便在園子內散步約二十分鐘之久，醫生說不必吃藥，這就可治病了。」

「有恆的吧？但是不愈怕水氣嗎？」

「不會怎樣……」

我和我們就站在樓口上絮絮不休的已很久了，荔子不知何故總催着俊姑娘要去，我看害着脚病的俊姑娘也已立得不能支持了，乃說：

「裏邊坐坐好。」

「我們要睡了。」荔子說。

「要睡的了，因爲要早起身喲！」

「那只好請罷，不好久留了！」

「請你也早些睡了！」俊姑娘扶着荔子的背，一步一步的移着脚下樓梯去了。

* * * * *

「媚態的薔薇花，時時散射她處女氣味的尊榮；　　罷，
懸在廊角的螢呀，明滅的玩弄牠們生命之燈！」
有些日人俳句的氣味兒了，我寫來奉納給誰呢？便用以報酬贈花的人

民國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於東京中野。

愛迪生老當益壯之言

哲

英國某著作家曾說：人到了三十六歲時，便得準備爲雜屑堆中之物。發明家愛迪生今年已八十二歲了，且近患肺炎新愈，常人已是既衰且病，風燭堪慮的時候，他卻還是不承認英國某作家的說法。

愛迪生的祕書米陀克拉夫氏在某雜誌上發表一文，論述愛迪生之爲人說：

「年達三十六歲的人，正是開始把建築在訛誤學說上的知覺拋棄掉，爲了這些僞學說錯誤的教導和無知使他成了一個無用的人。」

「在三十六歲時，他開始定着於事業。如果他眞是一個值價的人，他此時已經過了磨難百結的時期。有爲的青年人，決不會過的是容易有蔭蔽無磨難而無震驚的生活，到了三十六歲時，他應起而準備對付眞實了。此時以後，直到六十歲，他應以繼續增進的效率來對付眞實。」

可是愛迪生假定這樣的一個人，須是不曾爲縱慾的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的。

「所以，如果他不曾以不衞生的生活損害了他的身體，他總可以繼續地增進其效率，直到八十歲，或者竟可至九十歲。」

另一文中，米陀克拉夫又述愛迪生之語，是說他的耳聾對於他生活的影響的。「無疑地，我的神經是更強而更好，因爲那些常人所聽到的無謂而愚蠢的聲音可不聽到了。」

CHEVROLET

中國最獲利之貨車

雪佛蘭

雪佛蘭貨車。不但時間工資與費用。均極經濟。其成績之佳。獲利之豐與夫營業之廣。亦早已膾炙人口。中國今日正在提倡汽車運輸。雪佛蘭實爲不可缺之貨車。目下江西河南各省購置雪佛蘭者。無不獲利倍蓰。乘客主顧。亦皆異常滿意。由此可知。雪佛蘭者。費用省壽命長之運輸利器。請與就近經理接洽。一經採購。必可獲利。

印有精美說明歡迎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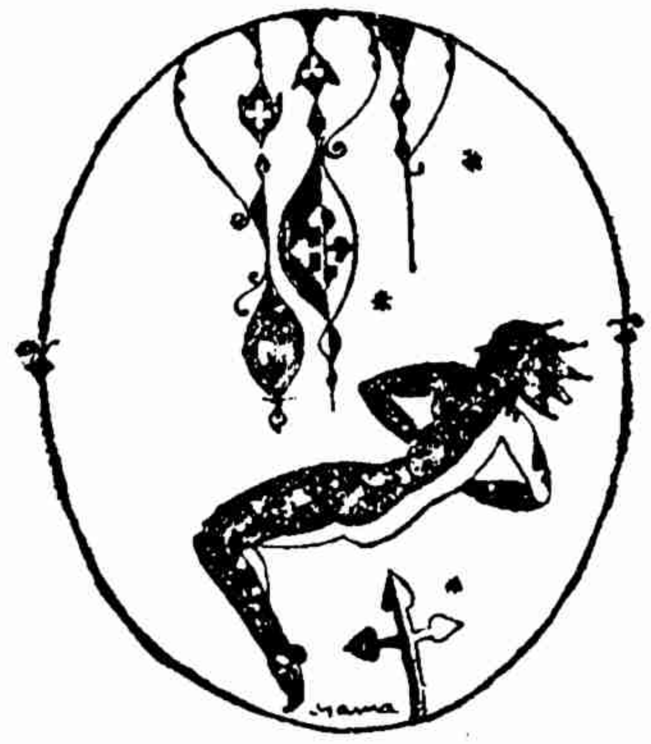
請祇向經理處購眞正通用零件

中國經理

上海：亞德洋行
南京：國民汽車公司
杭州：南洋汽車五金行
蕪湖：與華汽車公司
南昌：新南汽車公司
漢口：開封：安利洋行
鄭州：長沙：
成都：重慶：飛輪公司
福州：交通汽車公司
煙台：和記洋行
青島：濟南：匯昌洋行
天津：提隆洋行
北平：寶隆汽車公司
大連：遼東汽車公司
瀋陽：聯璧汽車公司
哈爾濱：中美汽車洋行



雪佛蘭爲美國通用汽車製造總廠出品



復讎以上(三幕劇)

菊池寬作

胡宜閑譯

人物

中川三郎兵衛　在淺草田原町有着住宅的,「旗下」的士。約五十歲。

中川實之助　他的兒子。嫡子。在第一幕四五歲。在第三幕二十六七歲。

市九郎　在第一幕,是中川家的家僕。在第二幕做強盜。在第三幕做和尚。

弓娘　在第一幕是三郎兵衛的愛妾。在第二幕是市九郎的妻。

旅行中的年青夫妻。

馬士權作。

石工,鄉民,及鄉婦等。

時代

江戶時代從安永到延享中間所發生的事。

場所

第一幕——江戶。第二幕——木曾山中。第三幕——耶馬溪(用後代的稱呼)

服裝和傢具——温雅而不大耀眼的服裝和傢具。

第一幕

江戶田原町中川三郎兵衛的邸宅。安永三年秋初,明月的晚上。

最初在開幕的當兒有「畜生!混帳東西!」這一種激厲的怒號和大刀出鞘的聲音,和拍達拍達的脚步聲從幕後出來。幕開,是中川三郎兵衛家的隔離的閣房。左首有竹垣,在共上可以望見略遠的正屋。前面的園裏生着秋草。閣房左首和前面由迴廊繞着。靠左有床間,床間內置鎧櫃。床間的橫頭,置着茶簞。茶簞的右面置着二折屏風。幕開時,臉色蒼白的三郎兵衛揮着大刀,正要將市九郎斫的一刀兩斷。市九郎借廊柱掩護自身,竭力逃命。姬妾弓娘悄悄地開了屏後的門,像是想從那路逃走模樣。

市九郎　(以帶着命在旦夕似的驚顫的聲音。)饒命饒命。老爺饒命。我沒有忘恩負義啦。忘恩負義的事情,一點也沒有幹啦。(在抗辯時尋求着逃路,但天井四周遶着籬垣,看來向那路逃去反要給對手以

揮動大刀的自由了，於是繼續惶急地借廊柱掩身。

三郎兵衛　以沉痛而狠心的聲音。嘖！嘖！到現在你要討命了。混帳東西。

市九郎　寃枉啦。寃枉啦。大大的寃枉啦。

三郎兵衛　不寃枉的！

撲向前，避開了廊柱斫去。市九郎向右躲避。三郎兵衛拉回大刀往右面斬去。市九郎向左躲避。

三郎兵衛　激怒。不要臉的！

遶柱而走。市九郎跟了他遶三四周後，因爲被追緊了，遶離開廊柱。到天井裏兜了一個圈子。但是籬垣的柴門鎖着。倘若他停下來開門，那是從後面大刀飛來，一定要給他斫倒的，因此，他又復回轉身來，衛過了三郎兵衛的身邊，跳進到閣房裏，正要從邊門逃出的時候，他的手忽然撞中了那里擺着的燭台。他將那燭台抓起來，擦痛了他的肩膀。

市九郎　呃呃！悲鳴起來。不經意地捏住了燭台揮動。燭熄滅了。周圍只有月光照着灰色朦朧。

三郎兵衛　畜生！要擎起手來打你主子麼！混帳東西！比先前更暴烈地向他斫去。他們鬭了數合。市九郎被追急了。非常的危險。三郎兵衛的大刀終於擦傷了市九郎的髮際。

市九郎　呃呃！悲鳴起家。現出決死的臉色。開始兇猛地應戰了。第一步他將燭台向對手擲去。燭台的尖端打中了三郎兵衛的面部。三郎兵衛便搖搖擺擺了。趁這當兒，市九郎拔出佩在腰間的刀來。無言的拼命的決鬭開始了。三郎兵衛的大刀時時掠着承塵，因此蒙了不利。鬭了一陣，兩人漸近迴廊。先到廊邊的市九郎不小心滑了一個膝蓋便屈了下去。三郎兵衛趁此舉起刀來斫去，然而斫的太急了，他錯了手勢，便深深地斫進那垂於廊邊和閣房中間的椽子裏了。一膝還屈着的市九郎，喜得天助，便將刀向敵的脅間橫斫過去。三郎兵衛一聲悲鳴，倒在地上。

市九郎喪魂落魄似的仆倒廊下，在那裏只是發着低低的呻聲。

二三分鐘之間，除了市九郎和垂死的三郎兵衛的呻呼可以聽聞之外，舞台上沒有什麼動作。市九郎漸漸抬起頭來，看着他的主人的抽搐着的死體。當其完全停止活動時，他忽然好像爲悔恨的心情所驅使似的，再往腰間拔刀，要自己剖腹了。其時屋角的屏風動處，弓娘出現了。她臉色蒼白而身體微顫，却竭力遮隱着她的內心的恐怖。

弓娘　從眼角瞥見市九郎快要自殺的模樣。剛纔想起要怎樣的了局，眞是擔心呵！我屏了息站在屏風後面，心想你給他一刀斬殺，就要輪到我了。本來打算逃跑的，可是看你險到這樣子，我却有些不放心。現在你總算拾到一條命了。我們的運命可還沒有到了盡頭呢？事情到這步田地，一刻也不好擱了。我們就得趕緊來收拾一下，搜羅一些現錢纔是。他們在正屋裏一些風聲也還沒有得到，現在預備起來，正是時候了。你過來，我們尋尋看，可有多少錢。

市九郎　當她說話時，就拋棄了自殺的念頭了。但仍然是茫然失措的模樣。唉唉，幹了多麼可怕的事呀。竟至昧盡天良殺了主人了。

弓娘　不顧他所說的話。哥呀，沒有時間可以牽扯什麼了。這是太沒丈夫氣了呵！還是鎮定心思罷。我要收拾東西了。請你尋尋錢看。

市九郎　唉！唉！好不可怕呵！殺了主人了。殺了主人了。犯了該受磔刑的罪了。

弓娘　去拉他起來。你可不是爲活你的一條命纔決鬥的麼？怕什麼你得趕緊預備了。

市九郎像是爲她所操縱似的，站起身來。遠避了三郎兵衛的屍骸，走近茶箭邊，在其中搜索。桐木的白色的木紋上到處沾了血指的印跡。弓娘走進隔壁房間去，便卽帶了一包袱東西同來。

弓娘　有多少了。

市九郎　低聲。「二朱銀」的五兩包有一個。

弓娘　自己走近茶箭邊，在其中摸索。　這里沒有什麼了，如何是好。請你在鎧櫃裏瞧一下。在那里或者還有軍用之金類也說不定的。

市九郎　比先前略敏活些，開了鎧櫃，拿起鎧來，搖了一搖。這也空着。

弓娘　嗒然。他本來是有名的守財奴，大約將錢藏在瓶子，或是什麼東西裏埋在地下了。性急找是找不到的。我們還是趕緊預備起來，趁沒有人看見的時候逃走罷。

市九郎在面盆裏洗了血污的手，將腰帶束緊。

弓娘　忽然將眼轉向三郎兵衛的屍骸。這是我依靠了近兩年的主子呵，我來拜一拜再走路。站着，擎起一雙手來，鞠躬。

市九郎　默默地跪着，向屍骸合着兩手……兩人動身走。

弓娘　後門鑰匙有沒有？

市九郎　職司所在，還帶在我的腰間。

弓娘　你眞盡心呀！嫵媚地笑。

月光逐漸明亮起來。當他們開了鎖走出柴門時，聽到正屋這方面乳母的歌聲。「月姑娘，年紀輕。只有十三加七歲。買油去，買茶去！」一個小小的男孩子聲音反覆地歌唱。

市九郎　剛出柴門時，聽到男孩子的聲音而回頭。唉唉！那是男孩子呀。

弓娘　走出柴門。咕嚷着什麼？強拉了他的手。

兩人去了。在月光裏，正屋那方面歌聲繼續中，幕緩緩地下來。

第二幕

第一場

在木曾大道鳥居嶺市九郎和弓娘所開的茶店的前部。距第一幕兩三年之後。一所茅蓋的大屋，右首半邊是泥築地面。左首半邊是貓壁。壁端有門。在泥築地面上，擺着蓬蒿餅，豆羹柿乾出賣。那邊有兩條長凳「障子」上寫着「熱酒」字樣。背景是杉林。一株老櫻樹覆在屋上。樹上的蓓蕾方纔萌發。

幕開時，馬士權作已將馬拴於屋上的櫻樹，坐在凳上向店內說話。

權作　阿姐！你話也不要說的這麼厲害。賒帳是賒帳，做生意是做生意，可不是？趁春天的旺頭，一定積起些錢來淸還了就是。請你且不要咕嚕，好好兒賒一瓶酒給我喝。沒有回答。

權作　阿姐！你用不着裝什麼臉。就是欠了賬，也不會欠過一兩或是一兩二分的。旅客們稍微興盛些時候，豈不是辛苦兩三天就可以得到這一些錢麼？

弓娘　沒有露臉。如果你眞是賺了錢便誠誠實實地來歸還這里的賬的，我早就五兩十兩都賒給你，不和你計較了。但你可不是靠得住的傢伙，一有了兩分或兩朱的錢，不是往藪原去嫖便宜的婊子，就將錢去賭掉？

權作　忿忿地離開長凳。你用不着囉嗦了。你們這種惡黨的夫妻究竟仗了誰的勢，胆敢在青天白日之下過活呢？老實說，我還沒有忘記啦，在前年秋天「彼岸」的後一天，我聽得藪原的這一邊，出了一件命案，我跑去一看，便見死的人是六十歲光景的一個老旅客。好不可憐呵！他身上的衣服連同佩刀統統剝掉搶掉了，只有一個菸袋掉落在後面。這並非老頭子的菸袋啦，我走近一看，可就吃驚了。我覺得先前在什麼地方是見過這東西的。仔細察看了一下，的確是見過的。這原來是江戶細工的菸袋，在木曾山中是很少見的。

弓娘　仍然沒有露臉。你講這番話不知道喝了多少回酒了？你講你的話，我也有我的話可講哩。同你一樣，月日我是記不得了，總之是在去年夏天，香客最盛的時候。香客們帶了雨傘和拐杖不絕地走過這條路。有一晚，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哭着跑過，我們便留她進來，當我們問明了原委時候，好不吃驚呵！原來那姑娘上鳥居嶺來時，迎面有一個馬士將她打了一頓，並且將她隨身帶着的錢全數搶去了。問那馬士怎麼模樣，我們就知道他是生着毛蟲一般的濃眉毛的。

權作　苦笑。咥咥！你講你的話，我也有我的話可講哩。那個哭着跑過的小姑娘——誰是假裝着和善欺騙她，將她賣到福島的茶屋去做工的？

弓娘　你以為我該任你儘量地喝的麼？你會說乖巧的話，我還可以說出更乖巧的來。不過權作先生，『狐被獲了，狸也不安』這句諺語，你知道麼？我是常常這麼想着的。萬一誰得下獄了，總是多拉些伙伴的好。像你或是良井的辰藏這樣的人，一到那時候，總要拉我們做伴的可不是？

權作　起身欲去。不要恫嚇我。我就是受災，大不了終身監禁也罷。不至於像你們兩夫妻似的配殺頭的。憤憤然解馬而去。

弓娘　初次出現於泥築地面的房間，移過了權作所飲的茶碗。權作先生！你茶錢也付不出麼？

權作　厭煩似的。好多纏的婆娘！

馬鈴丁丁地響着，權作去了。他所歌唱的「木曾節」隱約可聞。弓娘沈靜地收拾茶具些時，從左面的入口，市九郎抑過着欠伸出來。帶着比第一幕更有些兇險的臉相，他那老舊的黃綢的「著物」上，束着三尺的帶。弓娘看見丈夫便暴烈地說。

弓娘　哪哪！已經是八點了。你懶的可還不夠麼？倘若再不振作一些，趕快做些什麼勾當，那是連一個錢也沒有剩了。

市九郎　略略沉鬱地回看弓娘。太陽這麼煖暖。真是春天呵！

弓娘　坐在凳上，開始吸煙。你說的眞是不懂事的話！過了長長的坐守的一冬，去年秋間撈得的五十兩已經剩得很少了。因為你我兩個人每天總要喝兩升光景的酒，所以錢用得這麼快也不是無理的。

市九郎　垂頭。這緣故不見得是對的。這一晌，非常的頭脹，頹喪得什麼事都不能做了。春天的和暖，恐怕於身體並不有益反而有害

也說不定罷？

弓娘 （不耐煩似的。）與其這樣地賭說，還不如靜心伺候好鳥兒來上圈套罷。

市九郎 給我吸一筒烟再說。

（弓娘將自己吃着的烟草和烟管遞給市九郎。市九郎背了入口橫頭的牆壁蹲坐吸着烟草。旅行中的一對年青夫妻走近來。）

年青的丈夫 咳咳，但願我們早些看見藪原的驛站呵。

年青的妻 據說就在山脚下，再走上一里，可以看見了。

年青的丈夫 你疲乏了沒有？

年青的妻 沒有。

年青的丈夫 有茶店了。我們去休息一會。

（弓娘看見兩人，便以滿面的笑容相迎。）

弓娘 請，請在這里坐一坐。你們一定是疲乏了。這條路全是山坡，你們文縐縐的走這種路一定覺得不便罷。

年青的丈夫 （和妻同坐在凳上。）這嶺是一路過來最險峻的地方了。大路可就是從這里下去的麼？

弓娘 是，是從這里下去的。看啦，那山谷開敞麥田擴展的地方你們看見沒有？

年青的丈夫 （踮了脚尖站着。）看見的。

弓娘 那正中的列松是通到藪原的大路。看啦，看啦，那映照在夕陽裏的大屋頂，看見了沒有？那就是妙本寺，在那驛站的進口。

年青的丈夫 是是，我看見的，不到兩里罷，可是？

弓娘 那里有兩里，不過一里多些路，就是你們好好兒休息一下，六點前趕到那邊也是容易的。

年青的丈夫 藪原的名物就是「六櫛」罷。到是我沒有記錯。

弓娘 正是。你們歸來時可以多買幾個用用。

（這當兒，弓娘倒了茶，搬出菓子來。年青的妻時刻不安心似的看望市九郎。）

弓娘 你們走多少路程呢？

年青的丈夫 哪，到了伊勢參宮之後，想再到京都去遊覽名勝，倘若天時好，我們還想繞路到大和去。

弓娘 要多少日數，多少費用都不管，這樣的打算總之是很好的打算，不過，便是這麼辦，怎麼不見你們帶着用人呢？

年青的丈夫 無論到那里，人們總是這麼驚異地說着。其實呢，我們動身時候，原是帶着體貼的男僕來的，但是我們到了松本的城下，他就害急病了。因為要雇用一個替代的男僕太費錢，我們便將他留在客棧裏，一路走來。

弓娘 其實呢，不帶用人倒反舒服些。

年青的丈夫 （回頭看他的妻，無意味地一笑。）現在休息了一會了。我們走罷。

弓娘 且寬心罷。太陽還高着。

年青的丈夫 早到宿棧也有便利的地方。叨擾的很。我把茶錢放在這里。（起身而走。）

弓娘 謝謝。回轉的時候也請在這里歇一歇。願你們一路平安。

（弓娘站着目送他們好一會。市九郎精神恍惚地只是吸烟。弓娘像是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跑進屋裏去，立即拿

丁市九郎的腰刀跑出來。

弓娘　將刀指向市九郎的肩邊。　哪哪！您！

市九郎　裝作不懂她的心意，沉鬱似的。　怎的，怎的！你要怎樣！

弓娘　語氣頗爲粗重。　不要假癡假呆，有生意了。現成有好好的生意了，可不是？

市九郎　露着厭煩的臉色。　什麼！那兩口兒麼！太沒良心了。站起來，像要趕過她似的。

弓娘！　是誰沒良心？沒良心的不就是你麼？剛纔我竭力設法，留他們多歇一會兒，你倒木頭一般坐在那里吸起煙來了。哪哪！不要閑蕩了。還是立刻趕上去罷。

市九郎　很用力。　阿阿！我不高興啦！這是要着對手的。那麼快活的夫婦，我若是要結果他們的性命，未免太罪過了呵。

弓娘　如果只是像你似的說着老年的不忍心，小孩子不忍心，夫妻兩口兒也動彈不得，那是還有什麼生意可做呢？菩薩心腸的盜賊是最討厭不過的。……你該仔細想一想纔是。我這個人在從前可也並不是誰都看不上的呵。那時在馬道小町，盛受聲譽的我，現在漂流到木曾的山裏，度着山猿一般的生活，你想究竟爲了誰？可不是因爲將你這個殺主的惡黨做了家主的緣故？

市九郎　俯了頭默然站着。……

弓娘　我對你有這樣的情義，你給我一日三餐之外，再給我喝些好酒該也不算罪過罷。

市九郎　微憤。　不用多講了。你有你的話，我也有我的話可講。我在中川先生的邸宅，誠誠懇懇地做滿了年期，原是可以領了養老金，享享福的，不知怎的却着了迷，弄得多麼可怕呵！那使我對主人叛逆的，你想究竟是誰呢？

弓娘　冷笑。　哼！什麼話！你爲了我着迷不着迷管我什麼事？這些陳舊的事情還是不追想的好。『吃毒藥吃到渣』可不是有這句話麼？你喝好酒可不是要喝了乾的？話也不必多講了，這把腰刀是你親手殺主人的，可不是？現在即使饒恕了一兩條性命，你的罪孽大約也不會減輕的，略加慰藉。况且，也用不着結果他們的性命？看那人的神情，是有錢人家的闊少爺，所以只要露出刀鋒來嚇一下，他全身的物事一定可以統統交出來。請你想一想！沒有閱歷的旅客，身邊藏着五十兩一百兩銀子，走過的總很少。我所要的是那女人身上細紋的縐綢！我要看一看那一種「著物」有多少軟滑。

市九郎　終於從弓娘處拿了腰刀。　鬼神當中，要說是有母夜叉的，你的惡業眞比母夜叉還加上兩三倍哩。沒有法，我去就是了。

弓娘　拍拍地叩市九郎的背而笑。　好人兒。你故意裝着困惱的樣子呵。

市九郎　拿酒來。冷的也好。

弓娘　你回來喝罷，我去燙一燙熱。

市九郎　你去拿來。

弓娘　走進裏間便沒精打采地帶了酒出來。　如果你想着這是可憐的，或者什麼，那是要誤事的哩。

市九郎　默不作聲從樽中咽咽地飲酒。　唉！這是苦酒。

拋樽於地，急忙出去。

弓娘　目送他。他們是游過伊勢之後，還要上京去的。五十兩一定有。忽然身顫。太陽剛落下，就這麽冷了。聽得山寺的鐘聲。阿阿，是六點鐘了。幕靜靜地下。

第二場

從前場過了一刻以後。和前場同一場所。同一人家。像是將前場的舞臺右轉了。茶店的裏間。左首是進口。戶外月光照着。弓娘一個人取出三絃來，舒泰地坐在那里，用指爪彈着。幕開時，絃線斷了，她將三絃暴躁地放開。掏了些烟草，嗒然吸烟。

市九郎登場。膈肢下挾着衣服進來。時時向後面張望。走近自己的家時，他喃喃地歎一口氣，在門檻上坐下來。

弓娘　以敏感的耳朵細聽。誰！是你麽！市九郎先生！

市九郎　默默地坐在那里，並不回答。……

弓娘　站起來。誰！誰開了「障子」。什麽！究竟是你不是你？不要在這地方發獃，快進屋子裏來。想不到你這麽快。

市九郎　走上去。默然不答。……

弓娘　怎麽樣？貨色多麽！取了市九郎所拿的衣服，看着。阿阿！沒有破損哩。你手段很好，可不是？眞美麗的縐綢！倘若不小心，惹了點血跡，那是不論質地怎麽好，我也不能着了。哪，你定一定心罷。酒是燉熱了，你喝一杯，講給我聽。

市九郎　顯着蒼白的顏色，默默地就座。……唉唉。疲乏了。——

弓娘　阿阿，你又發怔了。你終於殺了他們罷？這是直截爽快的辦法呵。

市九郎　沉重似的頻頻搖頭。唉唉，作了孽了。我本想追過去嚇一嚇他們的，但那個女人發起癲來，叫着『那是茶店裏的人啦』。這一來，沒有法子，就將他們結果了。唉唉，肚皮裏有些難熬起來了。倒一杯給我喝喝罷。

弓娘　阿，那麽貨色還多麽？

市九郎　從懷間，取出兩個肚兜以及男用的和女用的兩個錢囊。看來是他們提防着路上出什麽亂子，所以夫妻兩人分開藏着的。我還沒有點過數目哩。摸起來，總有四十兩。

弓娘　我來看一看。掏出錢來。有「小判」三十枚，「二分銀」二十枚，「二朱銀」三四十枚。差不多五十兩。多時沒有弄到這許多了。將衣服攤在膝上。而且這些衣裳是討喜的，可不是？這是紅縐綢的長內衣，條紋緞的晝夜帶。彷彿忽然想起什麽事似的。哪！哥！首飾怎麽樣？

市九郎　首飾麽？首飾什麽？

弓娘　是呵，首飾。那女人的首飾。

市九郎　默然不答。……

弓娘　穿着條紋縐綢的「著物」，紅色縐綢的長內衣，她的首飾總不會是假貨的櫛笄的。先刻那女人脫草帽時候，我偸偸地窺看了一眼。那些是眞玳瑁貨，一點不會錯。

市九郎　默然不答。……

弓娘　向他斜過身去。哪哪！你總不至於忘記拿來。是眞玳瑁，七兩八兩一定值得的。倘若你不取那麽貴重的東西就回來，那麽，你既不是外行的賊骨頭，殺人幹什麽呢？你謀殺衣裳那麽漂亮的女人，連首飾也沒有留心到，究竟你做買賣是什麽時候纔做起的？做獃事不也有個限度麽？你想怎麽樣？請你說。

市九郎　厭惡似的。你說的也太過分了？我剝了她身上的衣裳，單給她頭髮上剩留一些飾物，帶到陰世裏去，還要怪我什麼。

弓娘　啐！你不要說這種現成話。那麼樣捨棄在那里，那些東西可不是要落了鄉野的乞兒們的手，你還是當卽跑去取了來。

市九郎　對她起了深烈的憎惡。人們說女是女的同志。男是男的同志。你還是設身於那死的女人的地位想一想罷。你是女人，難道對於她一點也不覺到哀憐麼？

弓娘　嘲笑似的。呵呵！眞是所謂『鬼眼裏的眼淚』呵。如果她是這樣的可哀，你何苦用那血淋淋手巾絞死她呢？

市九郎　好像害怕似的，在自己的腰間取下手巾。唉唉！這一種生意，我是十分的厭惡了。

弓娘　這是因爲你做的不得當呵。不要囉囌了。當卽跑去罷。天夜了，路上連一匹小狗也不會跑過的。那些東西想必還在那里，你當卽跑去就是。可以到手的東西，遲疑着不去拿，豈不無謂麼？況且你也不是遲疑不決的人呢，可不是？

市九郎　默然不答。……

弓娘　阿阿！看來是因爲批評了你做事笨拙的緣故，你動了氣麼？我不願意多纏了，你的意思眞的是不去麼？你的意思可是任憑近十兩銀子的到手的東西捨棄了麼？

市九郎　默然不答。……

弓娘　不管我怎麼說，你總是不去麼？那麼，我自己去一趟就是了。就在原來的地方罷？

市九郎　吐出話來似的。不消說得呵。在藪原這邊的列松那里。

弓娘　站起身將衣裾摺納起來。我去一趟就是了。外邊月光也明亮……你眞是不長進的賊骨頭！走下到天井裏，穿了草鞋就走。

市九郎　轉過臉去睨視她。你眞的走過去麼？

弓娘　怎麼不去呢？

市九郎　便是做壞事也有個分寸的呵！

弓娘　出戶外。啐！你管你自己就是。唉唉！好一個月夜。小脚步走去。

市九郎　站起身。唉唉，她終於去了。出戶外。她跑過竹籬，不像是一個人類，倒像是跟住屍體的狠了。看望她好一會，待到她走遠了，纔踉踉蹌蹌地走進家裏。在托盤上取了酒瓶，一氣喝乾。唉唉，她的魔鬼呵，制住我的魔鬼呵！抱頭打噤。忽然看到房邊那件男衣便摸了一下，拿到燈邊去看。血呀。終究沾了血了。茫然注視前面。當縊住的時候，那兩隻白白的手像蛇或是什麼似的繞住我的臂膀哩！唉唉，受不住了。想甩開不快的記憶似的打噤。過了一會，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好了。趁她還沒有回來。站起身來，從櫥中取出兩三件衣服。急急地包在布包袱裏。忽然着眼到她放在托盤邊的盜來的錢囊。便將那錢囊塞入懷中。唉唉，百年的好合現在是完結了。急步走出戶外。忽然用手探入懷中。停住脚想一下。退後兩三步又想一下。終於憤憤地拿了出來。不乾淨的錢呵！暴躁地投入屋中，從錢囊飛出「銀子」來，燦然放光，散亂在一屋子裏。市九郎急快地走去。

——幕——

（全劇未完）

附錄

中比間關於比國交還天津比國租界協定 九月九日公布

比利時王國政府今爲增進中比間固有之睦誼起見，願自動將由一九零二年二月六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比專約所取得之天津比國租界，無抵償交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因此，兩國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如左：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條約委員會顧問凌冰。

內政部土地司科長趙光庭。

全權公使律師黃宗法。

天津特別第一區主任陳鴻鑫。

大比利時國王特派駐華公使館參議男爵紀佑穆。

兩方全權代表，業經互相校閱全權證書，均屬妥善，議定各條於左：

第一條　比國政府於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將由一九零二年二月六日（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比專約所取得之天津比國租界之行政，移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該項專約及有關係之合同，即失其效力。

第二條　該租界之比國臨時工部局，於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即行撤消。所有比國行政之案卷簿册，及其他一切文件，立即移交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此項移交，完全解除臨時工部局對於行政上之責任。

第三條　自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天津舊比國租界完全受中國法律章程之支配保護，並照繳一切中國現行稅捐。

第四條　所有比國租界公產，如河岸、碼頭、道路、鐵道、連同所佔地面，包括Q字b段地面如附圖所載以及比國工部局所有之機器、工具、傢具、醫裝等件，如附單所列，連同用工部局名義存放銀行之現款，均於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交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第五條　專辦天津比國租界公司之名義及章程，應按照現狀更改之。本協定第六條之規定，對於該公司亦適用之。

第六條　比國領事館所發比租界內私人地產之契據及憑單，應於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一個月內呈繳中國主管官廳，換領永租憑單。按畝繳納註册費銀一元。中國主管官廳，應在一個月內發給新憑單。

第七條　本協定應於最短期內批准之。自兩國政府互相通知業經批准之日起，即行發生效力。

第八條　本協定以中法英三文各繕兩份，遇有解釋不同時，以英文爲準。茲經兩方全權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西曆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訂於天津。凌冰、趙光庭、黃宗法、陳鴻鑫、紀佑穆、（簽名蓋章）。

附件一（換文）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全權代表爲照會事：關於本日簽訂之協定第三條所載，特爲聲明：舊比國租界內之有建築及無建築之地畝地稅，應將現徵數目維持至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頒佈普通地稅新法律之日爲止。相應照會貴代表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比利時王國全權代表紀。　凌冰、趙光庭、黃宗法、陳鴻鑫、

大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大比利時王國全權代表爲照覆事：接准本日來照內開：「關於本日簽訂之協定第三條所載，特爲聲明，舊比國租界內之有建築及無建築之地畝地稅，應將現徵數目維持至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頒佈普通地稅新法律之日爲止」等因，業

經閱悉本國政府對此完全同意相應照復即希查照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全權代表淩、趙、黃、陳。　紀佑穆。

西曆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二（聲明書）

天津舊比國租界內輸送電力之建設，即大小電力之木桿電線改電機及器具以及私家接引線及電錶，係由天津電車電燈公司，得比國租界臨時工部局之同意而設置者，係屬該公司獨有之產業；又天津電車電燈公司在舊比國租界內得繼續供給電流但擴充電線之時，應先得地方主管官廳之核准。特此聲明。　凌冰、趙光庭、黃宗法、陳鴻鑫、紀佑穆。

附件三（聲明書）

今議定如閩廣義園能滿意證明，曾在其地產上取地一段，以為建築一號路之用，則可在S字地段內，於該義園地產之左近，給與一面積相等之地段，並不收價，然如此項證據不能成立，則該義園之要求，即認為不合。特此聲明。　凌冰、趙光庭、黃宗法、陳鴻鑫、紀佑穆。

附件四（聲明書）

前比國租界工部局所負債務，津平銀九萬三千八百二十六兩四錢八分，中國政府於本日所簽訂關於交還上述租界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償還比國政府。　凌冰、趙光庭、黃宗法、陳鴻鑫、紀佑穆。

已嫁女子追溯繼承財產施行細則

民國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公布

第一條　依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一百八十一次會議，關於女子繼承財產權新解釋發生效力時期決議案，凡財產繼承開始在左列日期後者，雖已嫁之女子，亦有繼承財產權：

（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決議案經前司法行政委員會民國十五年十月通令各省到達之日；

（二）通令之日尚未隸屬國民政府各省其隸屬之日。

第二條　女子雖經確定判決因已嫁而不認其有繼承財產權者，該女子仍得享有之；但依其他法定原因應喪失繼承財產權者，不在此限。

第三條　已嫁女子應繼承之財產已經其他繼承人分析者，該女子得向原分析人請求重行分析。

前項請求，應於本細則施行後六個月內為之。

第四條　重行分析，應以原分析時之財產額為準。

第五條　重行分析時，其財產已較原分析時減少者，以現有之財產額為準但其減少由於受分人於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新解釋發生效力時期後之惡意行為者，仍依前條之規定。

原分析後其他繼承人之財產增加者，其增加之數，不在重行分析之列。

原分析後其他繼承人之財產增減不同時，分別依前二項之標準。

第六條　已嫁女子之粧奩費，重行分析時應於應得之數內扣除之；但已超過應得之數者，其他繼承人不得請求返還其超過額。

曾受特別贈與或遺贈者，其受贈之財產亦同。

第七條　重行分析時之財產雖非金錢，亦以金錢依時價計算。

第八條　對於已嫁女子之分析以金錢為之但有特別約定者，依其約定。

第九條　重行分析時，已嫁之女子不得因追溯之原因請求利息。

第十條　除本細則特別規定外，適用關於普通繼承財產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細則自公布日施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八年七月一日

⊙北平蔣閻二次晤談，蔣堅留閻勿遽出洋，除電請中央下令正式留閻外，並表示將來有機會時可同出洋。

⊙陳銘樞電國民政府辭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並向各方闢謠，謂彼與陳濟棠無隔閡。

⊙國民政府計劃擴充海軍，與英國政府訂約，由英派海軍專家來華襄助，並向英國定造巨艦數艘。

⊙中央常務會議議定嗣後中央常會及政治會議之議案除有即時公布之必要者外，一律須俟下次會議時校定後發表，未正式發表前，參與人員應嚴守祕密。革命紀念日簡明表，通過。

同　二日

⊙蔣閻第三、四次會晤後，閻忽以嘔血入病院，閻所備車，改供朱綬光回晉晤馮之用。

⊙中央常務委員及國民政府均發電留閻。

⊙何鍵之第四路軍攻柳州敗退後，曾請班師回湘，因中央未准，特再反攻桂林平樂。

⊙陳濟棠堅辭廣東省政府委員。蔡廷楷軍攻入閩之徐景唐殘部，除部遁入贛南，謀逃鄂境受張發奎收編。

⊙東南五省裁釐期限已屆滿，除福建外，均因辦理消費稅發生困難，未能如期實行。

同　三日

⊙蔣在北平發表關於黨政之宣言及談話，謂黨內不應有小組。國民政府之基礎已十分鞏固。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於本年十一月召集蒙古會議，十二月召集西藏會議。二中全會交議十案審查後交國民政府轉飭各部院會於七月底草訂各種訓政工作年表，再提出審定。任陳銘樞范其務許崇清鄧澤如孫希文林雲陔曾養李翼中金曾澄為廣東省政府委員，指定陳銘樞為主席。

⊙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陳果夫應蔣召抵北平，整理北方黨務。

⊙外交部對六月七日六國答復收回臨時法院照會，復以：本問題非局部性質，不宜委諸地方代表之審議，以由中央與關係國公使會商為妥。

同　四日

⊙國民政府令五院中未成立者限三個月內完成。

⊙西藏達賴喇嘛查覺親英派首相金筍涙工陰謀，即將其撤職，令反英派之龍蝦繼任。西康方面報告英人嗾使藏軍萬餘人佔西康四縣。

⊙外交部令廣州交涉員向香港當局交涉引渡徐景唐鄧世培等。

⊙江蘇省及上海特別市黨部請中央令法院對黨部檢舉土劣及反革命案件不得逕傳黨部委員使處原告或證人地位。司法院函中央黨部，認為與刑事訴訟法規定不合。

⊙中央常務會議，關於訓政時期縣黨部督促地方自治之工作範圍與工作進行方法之規定案，決定令訓練部擬定草案。中監會函告下級黨部辦理處分黨員案手續九條，決定即發通令。

⊙蔣在北平陸軍大學演講「我們為什麼要黨？我們為什麼要以黨治國？」

同　五日

⊙國民政府下令撤銷協緝馮玉祥案。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除通過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各案外，決定馮玉祥免予協緝拿辦。任朱紹陽為駐芬蘭國特命全權公使。禁止各省豫徵錢糧案，令行政院遵辦。公布縣保衞團法。

⊙中法越南陸路通商條約交涉第二十次會議，王正廷對法方新提案加以駁復，並另行提出意見，法代表允電巴黎請示。

⦿上海英軍當局宣布毆斃老虎灶主張學良之英兵滋賴司殺人部分罪成立，應監禁一年，解回英國陸軍監獄執行。

同　六日

⦿閻錫山之出洋，由何成濬方本仁斡旋，已表示可以從緩。閻主張在最短期內召集編遣會議，三個月內將二三集團軍編遣完竣。

⦿張學良入關抵天津，蔣派何成濬往迎。

⦿漢口日水兵礮車輾斃車夫水杏林案，由交涉員與日領事簽訂條件，正式解決。

⦿蔣令何健，攻桂湘軍停止進行。

同　七日

⦿張學良抵北平，即與蔣閻會晤。

⦿馮玉祥代表馬福祥鄧哲熙等抵北平，視閻疾並謁蔣有所報告。

⦿天津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總辭職，河北省黨部執行委員亦表示全體辭職。

同　八日

⦿閻錫山病愈出醫院，覆國民政府六日慰留電，聲明可於辦理編遣完竣，然後游歷，請求俞允，俾便遵行。

⦿何健下令，入桂各部湘軍開回原防。

⦿滬蓉航空路線中之京滬段正式開航。

⦿美國卡內奇國際和平基金會遣之記者團抵上海，鐵道部長孫科等設宴歡迎之。

同　九日

⦿蔣中正閻錫山張學良赴西山作一度會談後，即回北平，於外交大樓歡宴中提出(一)東北外交問題，(二)西北善後問題，(三)編遣問題……等，公開討論。

⦿北伐誓師三週紀念。

⦿攻桂湘軍回防，何健由永州回駐衡州。

⦿徐景唐部在贛南為粵軍蔡廷楷部包圍，被繳械者三千餘人。

同　十日

⦿東北電政監督蔣斌赴哈爾濱派員強制接收中東鐵路電信機關。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以搜查俄領事館案獲犯中有蘇聯國營機關人員及職工聯合會會員，令將蘇聯遠東貿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業聯合會查封，各職工會解散。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先准該路華副局長郭宗熙辭職，以范其光代理。即與副理事長齊爾金交涉規定局長權限，平均用人，併用華俄文字等。并令局長俄人葉穆善諾夫俄副局長艾斯孟特實行華俄局長會簽案，葉艾不遵令，即撤換監視，請行政當局驅令出國，以范其光代理局長。該路俄籍職員由東務處長，總務處長主動密謀抗令，被發覺，由警務處監視者五十九人，限令六小時內出國。

⦿外交部長王正廷駐俄代辦朱紹陽等被召抵北平，與蔣張協議東北外交。

⦿蔣中正閻錫山張學良均離北平。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接受「現役軍人不得兼任省政府委員，修改省政府組織法裁撤不兼廳之委員」之原則，另定辦法。

⦿韓復榘電辭河南省政府主席職。

同　十一日

⦿北平使團因北來之上海領袖領事克銀漢將南行，特召集非正式會議，交換關於領事裁判權，上海臨時法院及公共租界外築馬路事件等案之意見，並討論應付中國收回租界之辦法。會議中對於領事裁判機及臨時法院之交涉，認組織中外預備委員會之時期已到。

⦿中東鐵路路權之收回已告竣事。被開除俄職工之職務，均以華人補缺。呂榮寰宣布該路俄局長罪狀。俄方最後通牒為張景惠全部駁覆。

⦿中央常務會議議決准上海特別市黨部仍設民衆訓練委員會。又發表上次會議議決由國民政府於兩星期內召集教育部財政部江蘇省政府商定中央大學經費撥付方法後，即行停止試行中央大學區制。並限制各黨政軍機關非中央核准不得直接派員前往海外接洽及宣慰華僑。

⦿周西成部毛光翔反攻貴陽，據貴陽之李燊部戰敗退出。

⦿上海日報公會歡宴美記者團，到中美英法日記者多人。

同　十二日

⦿國民政府下令，全國軍隊除剿匪區域外，均應復員，取銷戰時準備。關於編遣事宜，着國軍編遣委員會依照議定原則，迅即分別編遣。

⦿廣州當局宣布徐景唐殘部已在信豐被圍投降。

⦿呂煥炎收編桂系舊軍已竣事，黃旭初伍廷颺兩部改編為一師兩獨立旅。

⦿楊樹莊抵廈門，指揮進勦朱毛軍事。

⦿外交部公布關於上海臨時法院交涉之往來公文。

⦿哈爾濱俄領事館通告中東路督辦，俄政府已派交通次長謝列布良闊夫來華談判一切。惟東路電信機關收回後俄哈通訊斷絕，形勢緊張。王正廷由北平派朱紹陽回京辦對俄

外交。

同　十三日

◎北平會議後之巨頭行動：蔣中正在徐州閱兵，召見韓復榘石友三唐生智方振武等。閻錫山在太原召集旅長以上軍官開編遣預備會議。張學良在北戴河休養。

◎孫科呈報國民政府，定紫金山麓爲中央行政中區。

◎胡若愚部乘龍雲用兵貴州，由四川暗襲雲南省城，與留守軍劇戰，雲南省城之火藥庫爆炸，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極大。

同　十四日

◎駐俄代辦夏維崧以俄外交當局加拉罕對中東鐵路事件之抗議長文報告外交部，該抗議文附有建議三端，(一)立時召集會議以處理與中東路有關問題，(二)華當局應立時取消關於中東路之一切斷然的命令；(三)釋放被拘俄人，停止處分俄民與俄國機關。——限三日答復。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回南京，與中央要人協商對俄問題。

◎遼寧民衆對日本於北寧路交涉中之態度表示憤慨，準備聯合作大規模運動。

◎何健電蔣自認急功輕敵，調度失宜，請嚴加處分。

◎全國民營電業公司聯合向政府請願，請明令規定在若干年內，各省市地方業經成立之商辦公用事業公司，政府不得收管，已收管者撤銷處分發還商辦。

同　十五日

◎中東路事件因莫斯科外交當局抗議之影響，形勢轉趨嚴重，該路貨車停駛，烏蘇里鐵橋爲俄艦隊破壞，赤衛軍且有以飛機隊示威及挖掘戰濠之事。吉黑軍隊分開五站滿洲里護路。

◎張景惠強制接收中東路地畝處及圖書館。

◎日使芳澤由北平被召回日。

◎農礦部召集之礦務會議開幕。

外國之部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

◎英國礦主工會晉見麥唐納討論礦業狀況。

◎阿富汗前王阿孟烏拉之部將納第汗有進攻開布爾戰敗薩高消息。

◎捷克發覺陸軍參謀部退職人員福洛大尉，爲德國間諜，判處徒刑。

◎萬國紅十字大會在日內瓦開幕。

同　二日

◎英新國會開幕。

◎日本濱口新內閣舉行親任式。

◎法衆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一決議案，贊成批准法英戰債協定，及法美戰債協定，但附以保留。

◎因匈牙利當道逮捕捷克路員認爲間諜，捷匈邦交不穩。

同　三日

◎對賠款會議，法國原意將會議分作兩次。先由各國總理與外長制定原則，俾財政專家商定最後計劃，然後再由各政府締結協約，包含楊格計劃與應行清理各政治問題。此意法國方面已自動取消。

◎祕魯及智利兩國爲塔克那及阿利卡兩地爭執，歷時甚久，近始簽定解決此案之條約，由兩國將該二地平分。

◎荷蘭內閣總辭職，大抵總選後，可望組一聯合內閣。

◎各地美國僑民舉行獨立紀念。

同　四日

◎山本南滿鐵路總裁向日政府提出辭職。

◎西班牙總理里夫拉將軍患痛病勢頗重。

◎英國港工發生罷工風潮，倫敦，利物浦，貝爾伐斯，蘇桑浦頓等處商船，皆受影響。

◎葡萄牙內閣總辭職。

◎蘇俄發動改用新曆運動。新曆紀元起自舊曆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每月三十日，每星期六日。

同　五日

◎日本新閣閣議決定預算方針，力求實現緊縮政策，展緩未着手新事業。

◎日本新內閣有解散議會說。因日衆院議員最近分野，野黨多七十餘席，新閣爲遂行政策計，不得不如是。

◎荷蘭總選舉結果，各派實力無變化。

◎日本首相濱口氏派員赴歐美考察政治。

同　六日

◎日本政友會幹部會決議與新黨俱樂部合併。

◎希臘與羅馬尼亞友好條約簽字。

◎英相赴賓漢參加礦工紀念節。

◎法衆院財政委員會對批准法美還債協定，決附以保留條件，即規定法國所付不得超過法國賠款之所入。內閣方面以爲此必不爲美國所容納，頗感困難。

同　七日

◎關於召集軍縮會議問題，日英美三國在倫敦繼續準備

一切。

⊙參唐納近作非正式提議，擬於七月二十二日左右召集日英美法意五國大使會議。

⊙西班牙新憲法草案在國會宣讀，計一百零四條，規定設立參政院。

⊙日本政新合黨開祝賀會。

⊙國際海上救生大會在法國國務院開幕。

⊙英皇在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行病愈謝恩禮。

⊙阿富汗舊王阿孟烏拉微服抵羅馬。

同　八日

⊙日本政友會又謀與憲政一新會合併，一新會態度未決。

⊙國際商會在亞姆斯德丹開會，中代表提出撤廢領判權問題，爲英美法日代表反對。

⊙蘇俄政府又厲行清黨，此次範圍推及于警界與司法界。

⊙非督台維斯抵馬尼利。

同　九日

⊙日本閣議決定發表關於施政方針聲明書，內容爲政治光明，思想善導，厲正綱紀，中日國交，縮少軍備，整理財政，整理國債，金輸出解禁，社會政策，振興教育等各項。

⊙羅馬尼亞軍人間有建立軍閥狄克推多制之陰謀，幸即爲當道發覺，逮捕高級軍官二十餘人。

⊙英法公使聯合向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進言，調處此兩國間之爭端。

同　十日

⊙葡萄牙新閣成立。

⊙關於國際賠款會議事，法政府覆牒致英外部，依允於八月五日開會，但主張開會地點應在瑞士。

⊙美參院關稅委員會主席聲稱，迄今向美國抗議增加進口稅案者有三十八國。

⊙英國海軍大臣報告新嘉坡築港經費，已付出八十五萬六千三百十二鎊。

⊙法西簽訂友好條約。

同　十一日

⊙英國內務大臣聲稱，政府決定不許脫洛斯基入境之請。

⊙法外長白里安將開始作建設歐洲經濟聯合之宣傳運動，以爲將來組織歐洲聯邦之先聲。

⊙以僞造文件充國際間諜之俄人奥而洛夫在柏林被捕，此人自承英國上屆工黨政府因以失敗之著名齊諾維夫一函，即係渠所造。

⊙莫斯科訊，蘇俄大注意對我邊界交通。在外蒙方面，建築鐵路三條，一由尼布楚至外蒙邊疆，一由上烏金斯克至庫倫，一由伊爾庫次克至恰克圖。在我國西境邊外，則有塔什干與新疆兩地間鐵路建設計劃。

同　十二日

⊙英國駐法大使告知法政府：英國之批准楊格計劃，將視法國能否無條件批准邱吉爾開祿之對英戰債協定，及法比有無早日償英撤退萊因駐兵之諒解以爲斷。

⊙法總理樸蔭開賚爲法國還債合同批准案，在衆院作長時間演說。

⊙日本批准非戰公約所附宣言書，得美國認可後轉達各關係國。

同　十三日

⊙德國杜尼爾公司試飛該公司所造世界最大之飛行艇杜克斯號。該機能載客百人。

⊙阿姆斯透丹萬國商會大會閉幕。

⊙德比兩國已協定辦法，解決德國前於大戰中佔取比境時所發鉅額紙幣之問題。依此議定書，德國允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底起，按楊格分年攤還賠款之辦法，分三十七年贖還紙幣。

⊙荷蘭總選結束後，女皇命天主教黨首領皮倫白洛克組織新政府。

同　十四日

⊙日政府爲解決金解禁問題，定政務官等全部出作街頭演說。

⊙日內閣議設之三大調查會即：（甲）社會政策確立調查會（乙）國際借貸改善調查會（丙）關稅改正調查會，三會官制已起草完竣。

⊙意大利國會提出推廣蠶桑案。

同　十五日

⊙新非島總督台維斯在非立法會作第一次主要宣言。

⊙美國之蘇俄經濟視察團抵俄。

⊙阿孟烏拉遜位後自稱阿富汗王之阿體阿赫美特汗爲薩高處決。

⊙英外相漢德森聲言已有函致俄政府請派負責代表赴倫敦，討論以最迅速手續解決各懸案。

⊙電氣技術大會在德國之愛拉沙不爾，荷京，奥京，捷京，四處開會，各用無線電交談，如處一室。